



迷宮案



迷 宫 案

《狄公传奇》之二



原著	[荷兰]古利克
翻译	陈来元 胡 明
改编	田 彩
绘画	钱定华 水 水

白云山扫描制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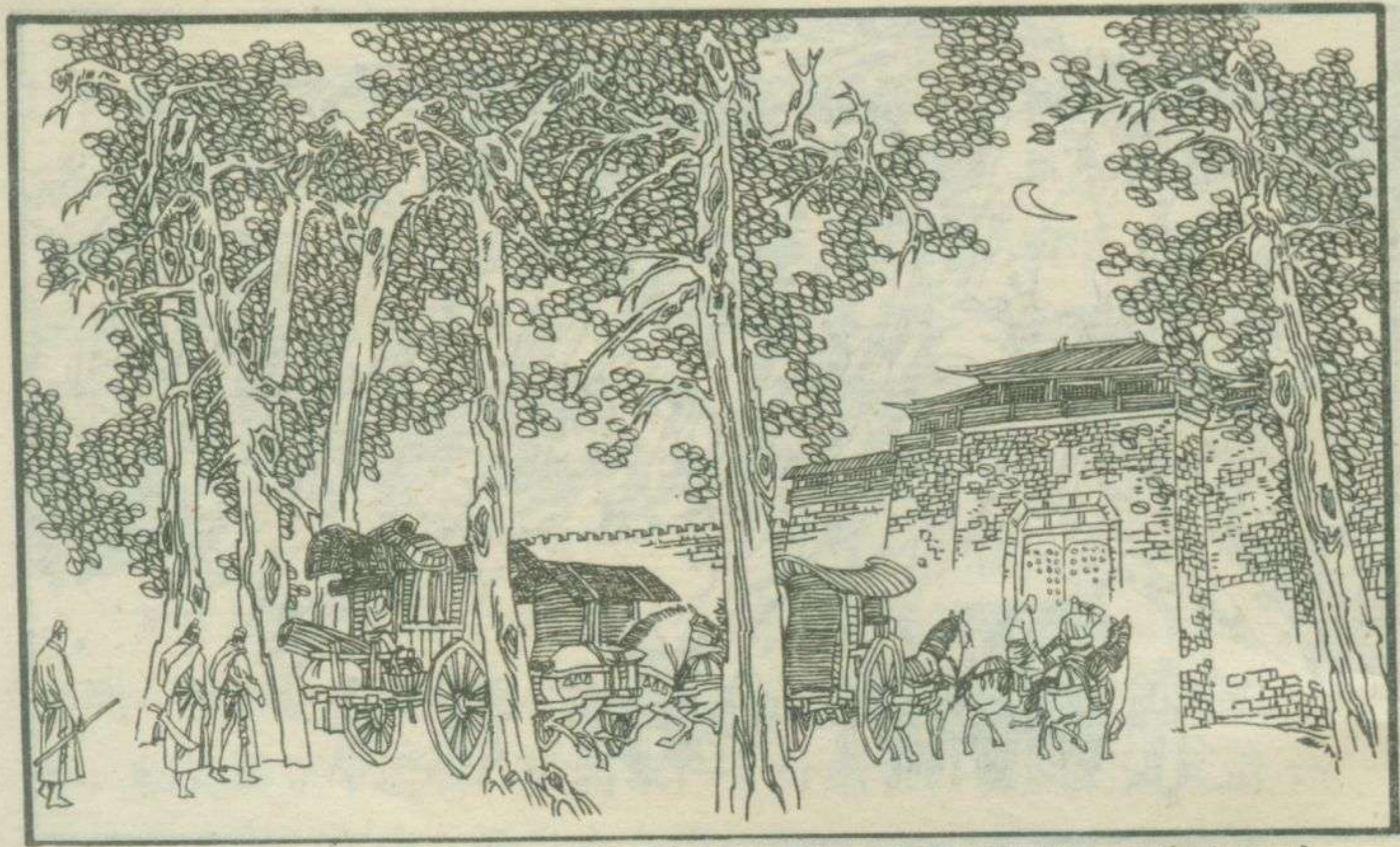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《狄公传奇》连环画选自荷兰人古利克所写的《狄公断狱大观》。故事描写唐朝宰相狄仁杰，早年任地方官时，遇到各种疑难案件。凭他的大智大勇、精明干练，深入破案第一线，以及深厚广博的刑事侦讯经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，最后都水落石出，案情大白。因此，狄公被人称为公正不阿、执法如山的法官，誉为中国古代的“福尔摩斯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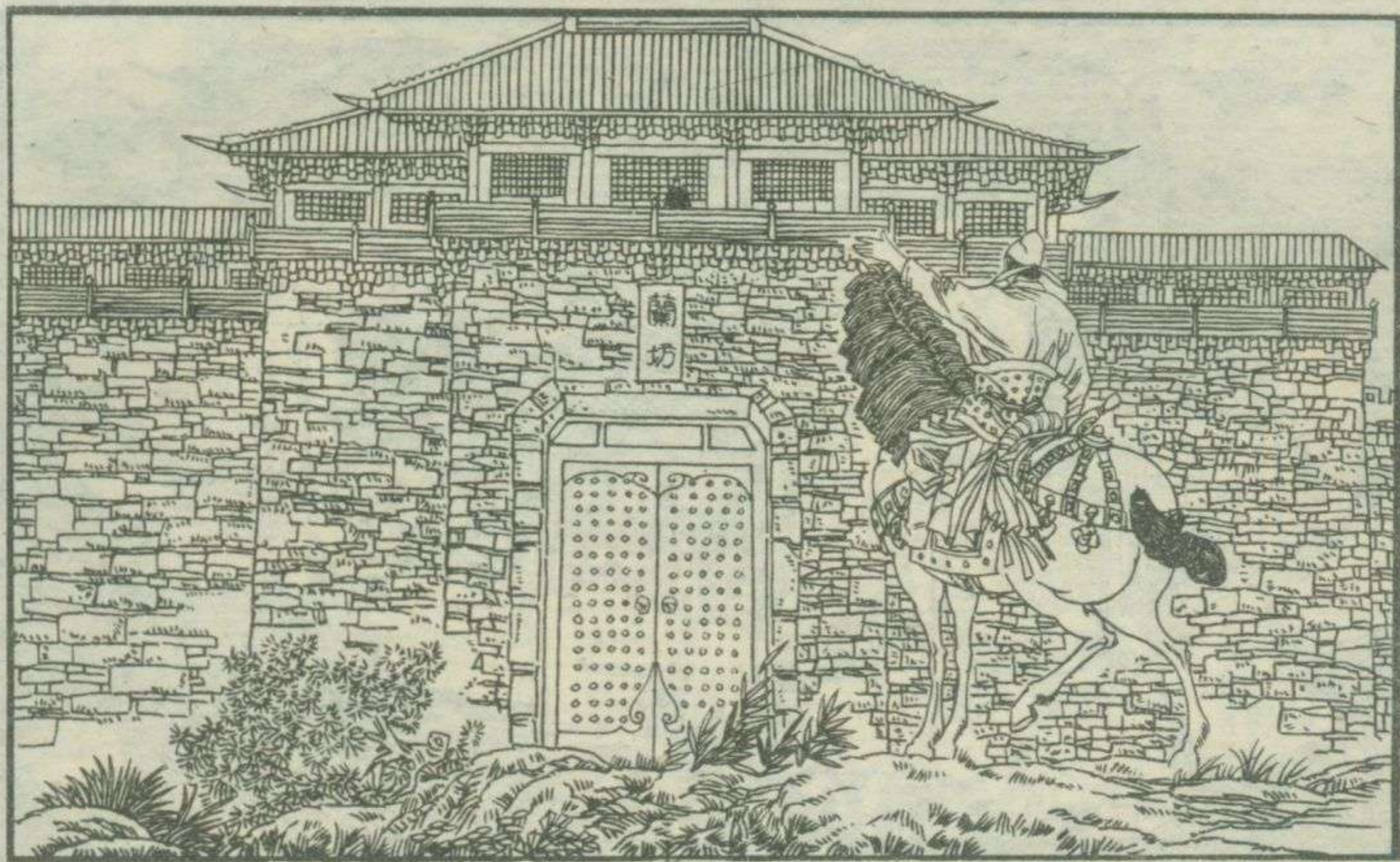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册《迷宫案》，叙述狄公任边陲城兰坊县令期间，遇到一桩棘手的疑难案件。宰相倪寿乾退職回兰坊安度晚年，临终前立下遗嘱，欲将家产平分给长、幼两子，又怕长子倪琦谋财害命，设计立下真遗嘱，安放在玄之又玄的迷宫内。狄公深入察访，识破了伪造遗嘱，亲临迷宫探得真遗嘱。同时破获了叛国之敌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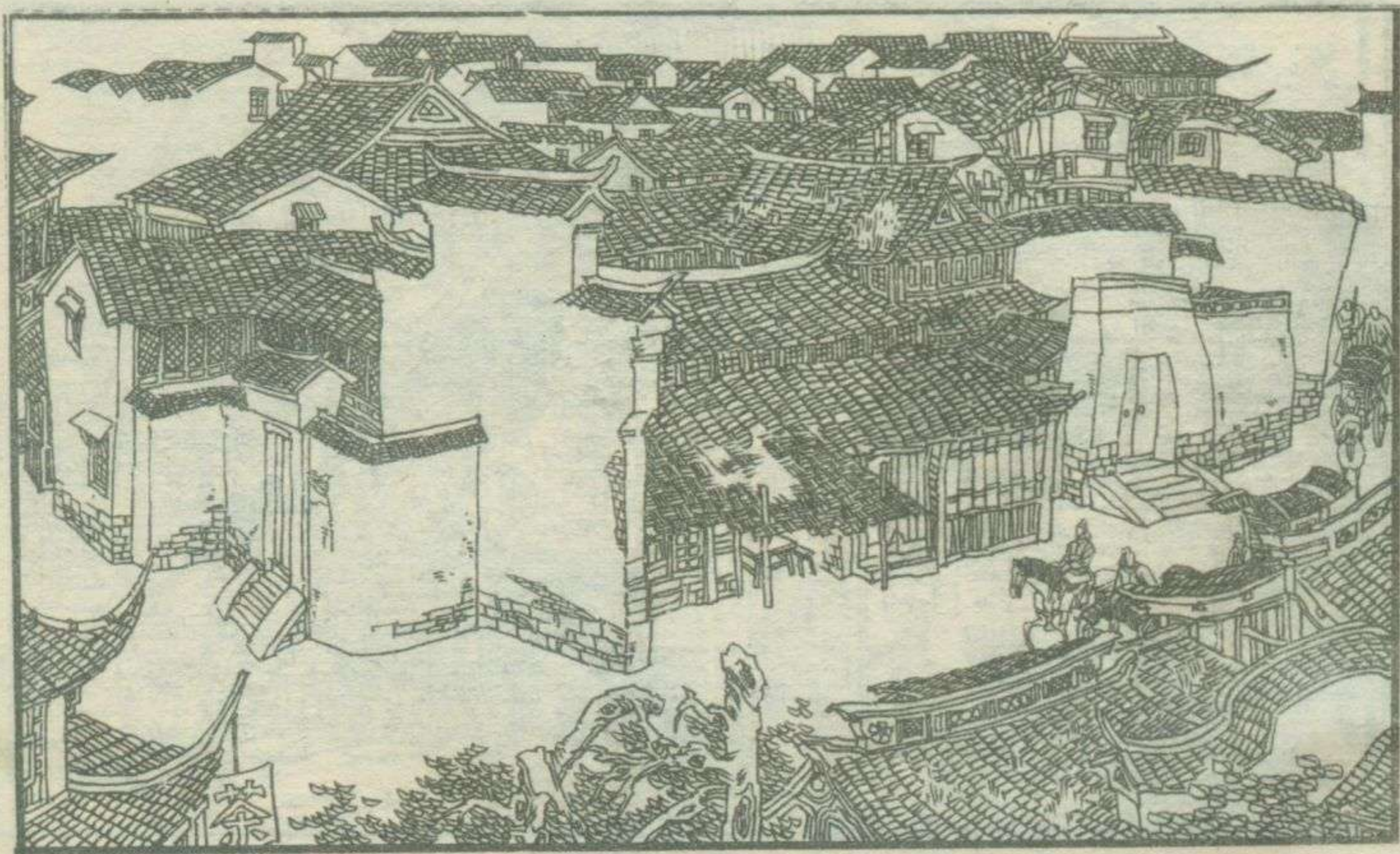
(1) 边陲重镇兰坊县新任县令狄仁杰随带老家人洪亮，以及亲随干办乔泰、马荣、陶甘，乘坐马车穿山越岭向城池方向缓缓迤迳而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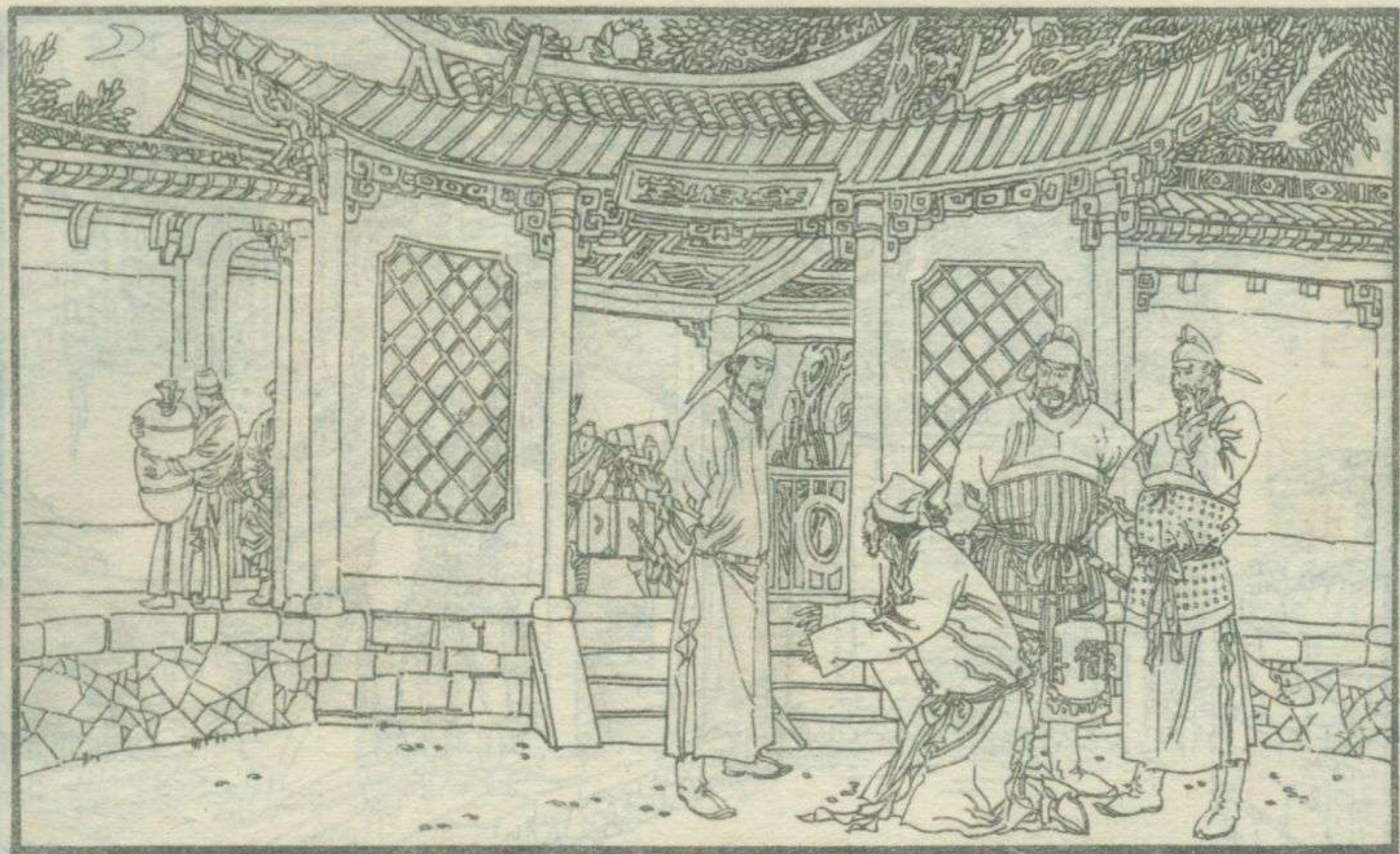
(2) 车仗一路南行，接官厅外不见宫灯彩棚，不见一个人影。来到兰坊北城门口，但见箭楼耸立云端，城门紧闭。狄公心想，兰坊乃要塞之地，不可不防！



(3) 乔泰走上前去，对箭楼上喝道：“县令大人到此，快开城门！”守卫问是哪位县令，乔泰又道：“是兰坊新任正堂狄大人。你们快快下楼恭迎！”



(4) 不久，沉重的大铁门开了，守兵恭请狄公一行进城。
来到街市中心，只见黑灯瞎火，一片凄凉景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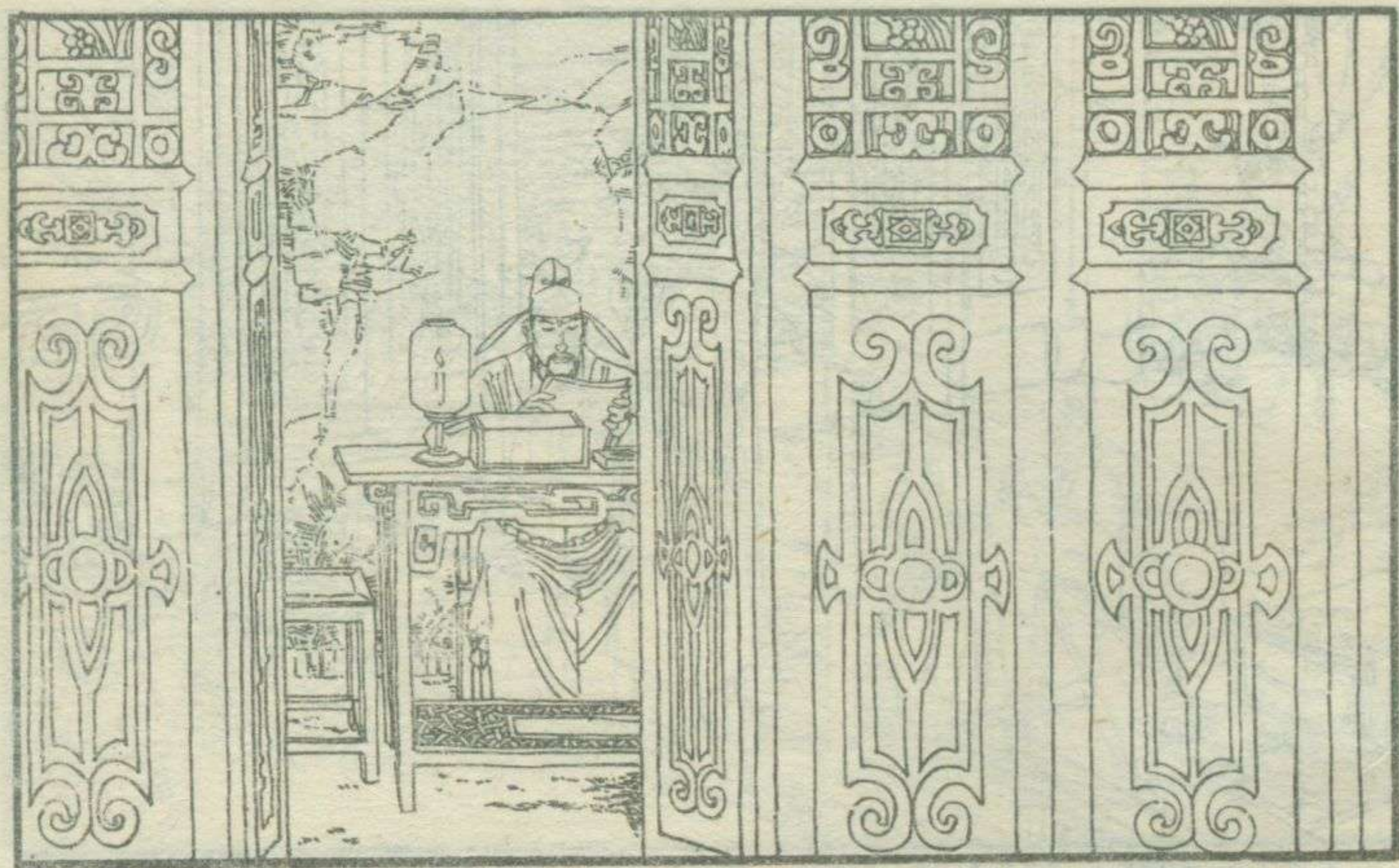
(5) 一行进入兰坊县衙，只有一名牢头禁子尚在衙内。禁子禀报说，县令邝大人今晨出南门离去了。狄公问起县衙官印现在何处，禁子回道：“小人思量一定放在衙厅什么地方，老爷去寻，一定能寻到。”



(6) 狄公又问他, 隶役、书差、巡兵等何在? 禁子答道: “回老爷, 缉捕上个月离去了, 刑房老书办二十日前就告了病假, 至今未归……”狄公有些恼火, 先将禁子押在牢中, 再作计较。



(7) 随后，狄公去大堂、衙厅各处看看。县令内衙书斋已是破旧不堪，公文案卷皮箱上都长了一层白醭。狄公不禁摇头叹道：“想不到竟糟蹋到这步田地！”



(8) 狄公拂去白醭，箱盖标签上竟是八年以前的日期。从箱内取出卷目，多半均属县衙庶务之类，但有一小卷写着“倪氏兄弟财产案”七个大字，狄公便开卷研读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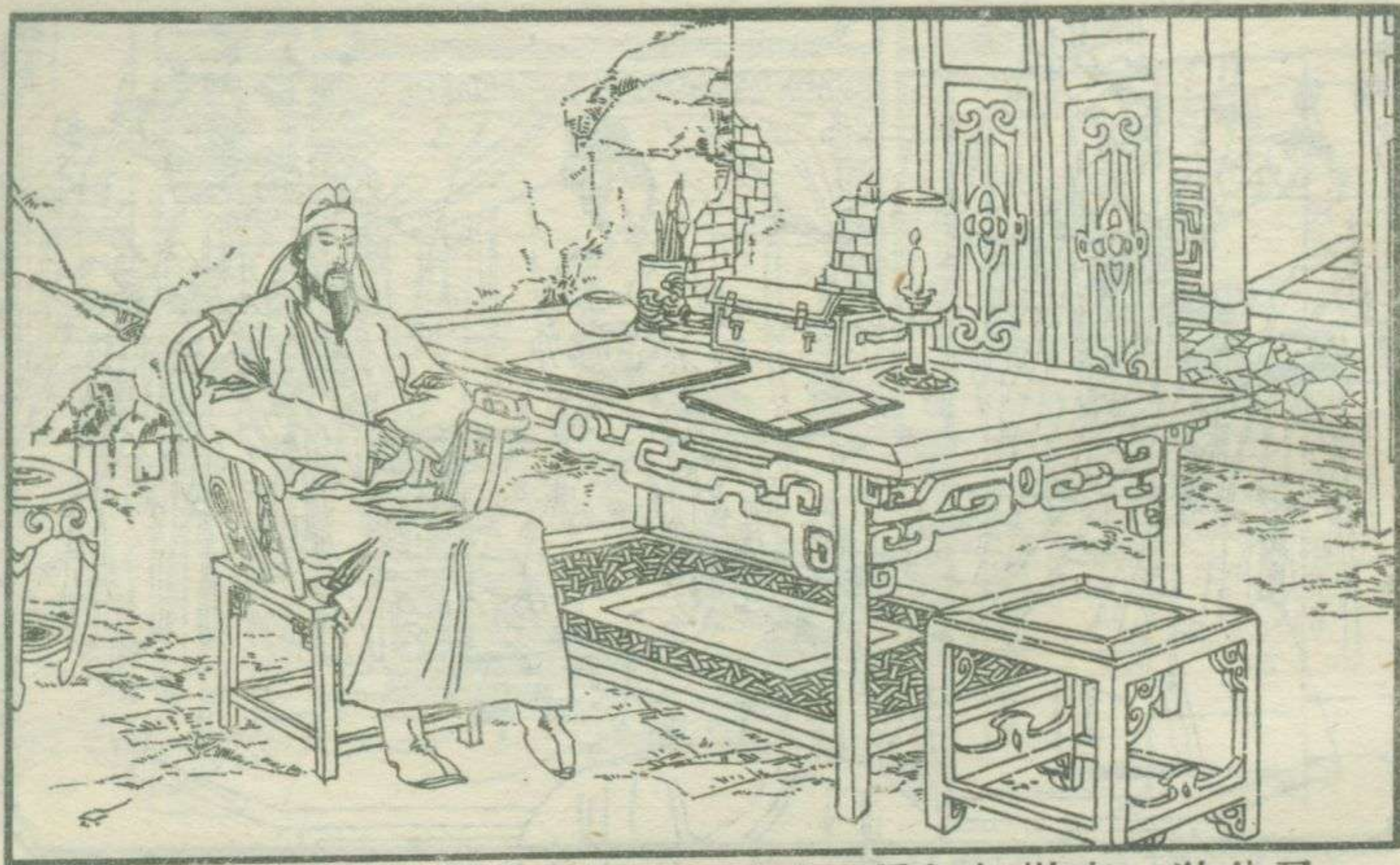
(9) 狄公将案卷从头至尾细阅一遍。原来，宰相倪寿乾退职回兰坊安度晚年时，膝下有一独子，名唤倪琦，三十一岁整。不久，倪寿乾娶了填房梅氏，年方十八，又生下一子，取名倪珊。



(10)九年前，倪寿乾一病不起，终前留下遗言：他亲手所作一帧山水风景画留给梅氏和幼子倪珊，其余家产由长子倪琦继承。交代完后事，便咽了气。



(11)倪寿乾下葬的第二天，倪琦就将梅氏母子逐出了家门。梅氏不服，一纸大状将倪琦告到衙门，后因故这件案子就拖延下来。



(12) 从种种迹象看来，这个案子值得仔细勘查。狄公又将公文箱细细翻查一遍，再没找出一份与此案有关的卷目，不免有些扫兴。



(13)次日晨,狄公头戴一顶黑弁帽,身穿一件素净青衫,与马荣并肩走到市场中央。这时,一渔人正与一后生吵骂,后生怒道:“你竟敢在斤两上做手脚!这世道真是奸小得逞,正义难张……”



(14) 话犹未了，一宽肩阔背大汉挤上前，对准后生面门就是一拳：“你竟敢指桑骂槐辱骂我们钱大人，今日先让你尝尝老拳的味道，下次碰着，割下你的舌头！”



(15) 后生见状，一声不吭，拭去嘴上血迹，低头自去。
狄公给马荣一个示意，两人便尾随后生跟踪而去。



(16) 进了一条僻静小巷，狄公大步赶到后生跟前，说道：“相公请留步！适才那泼皮虐待于你，你为何忍气吞声走了？”后生冷笑道：“你两人定是钱牟手下的人，我岂能两次自寻烦恼？”



(17)狄公见巷中无别人，便向后生讲明了自己的身份。后生一听，脸上渐渐漾开笑容，恭敬说道：“晚生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狄老爷恕罪！”



(18)后生这才告知狄公，兰坊县有个恶霸，名唤钱牟。他巧取豪夺，占去全县一半良田沃土，城中店铺商号，十家就有三家为他所开。此人独揽一县大权，鱼肉百姓，逍遙法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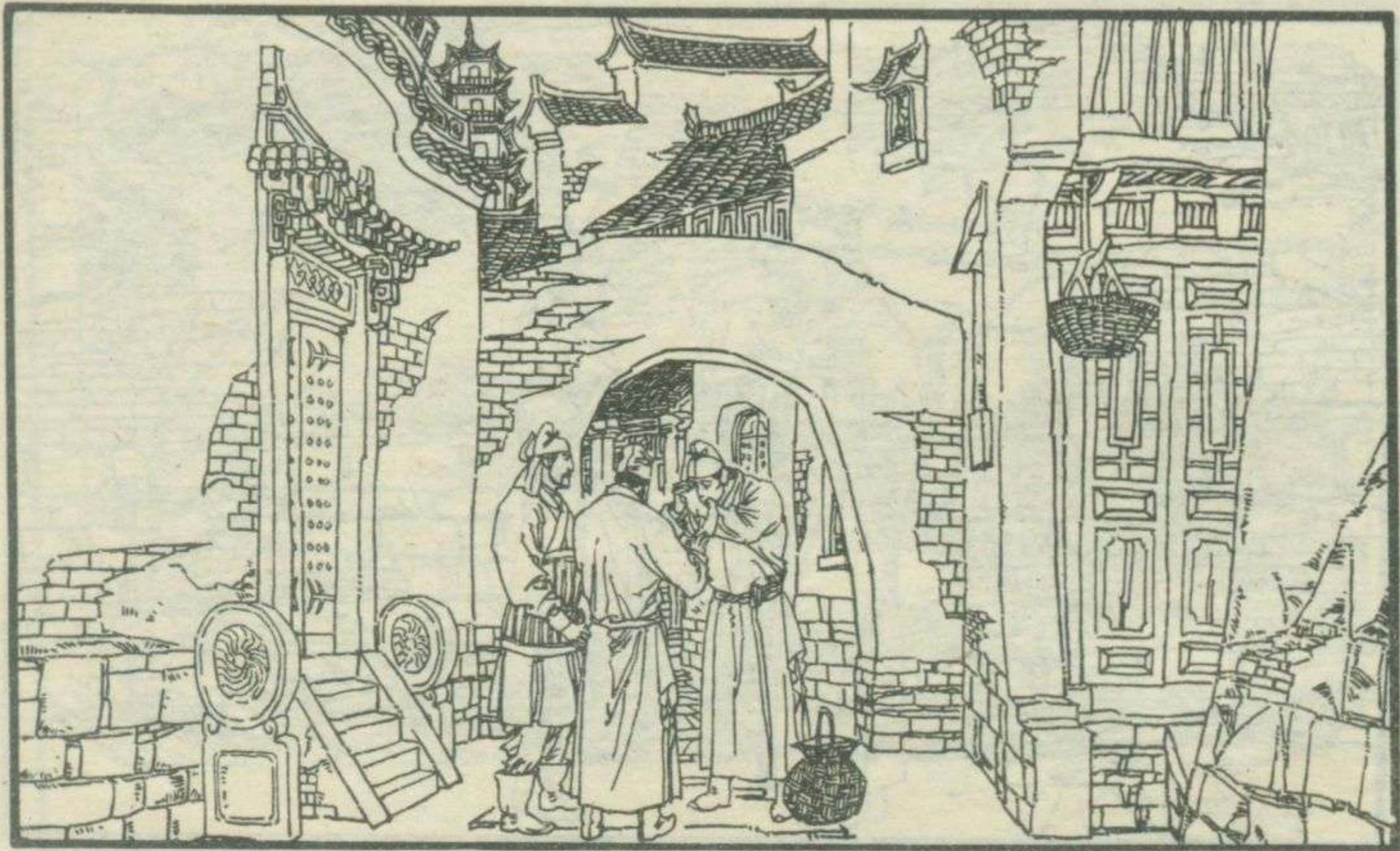
(19) 钱牟手下有近百名打手，整日在城中横行霸道，欺压善良。前几任县令有的不敢得罪他，有的趋炎附势，曲意奉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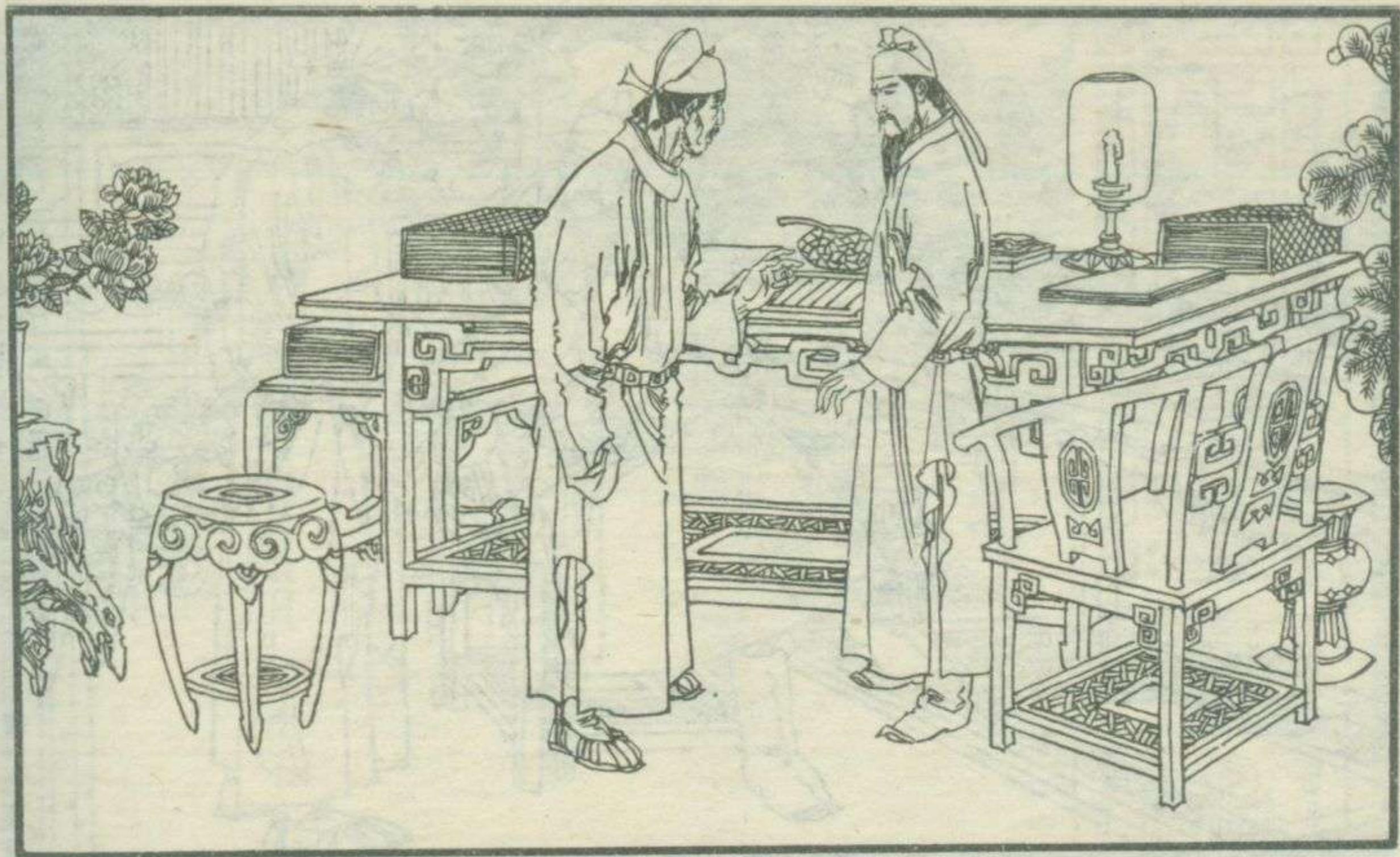
(20) 四年前，有位潘县令主持正义，决意除掉钱牟。谁知半月之后，他却身首异处，暴尸河沿。潘县令分明是遭了钱牟暗算而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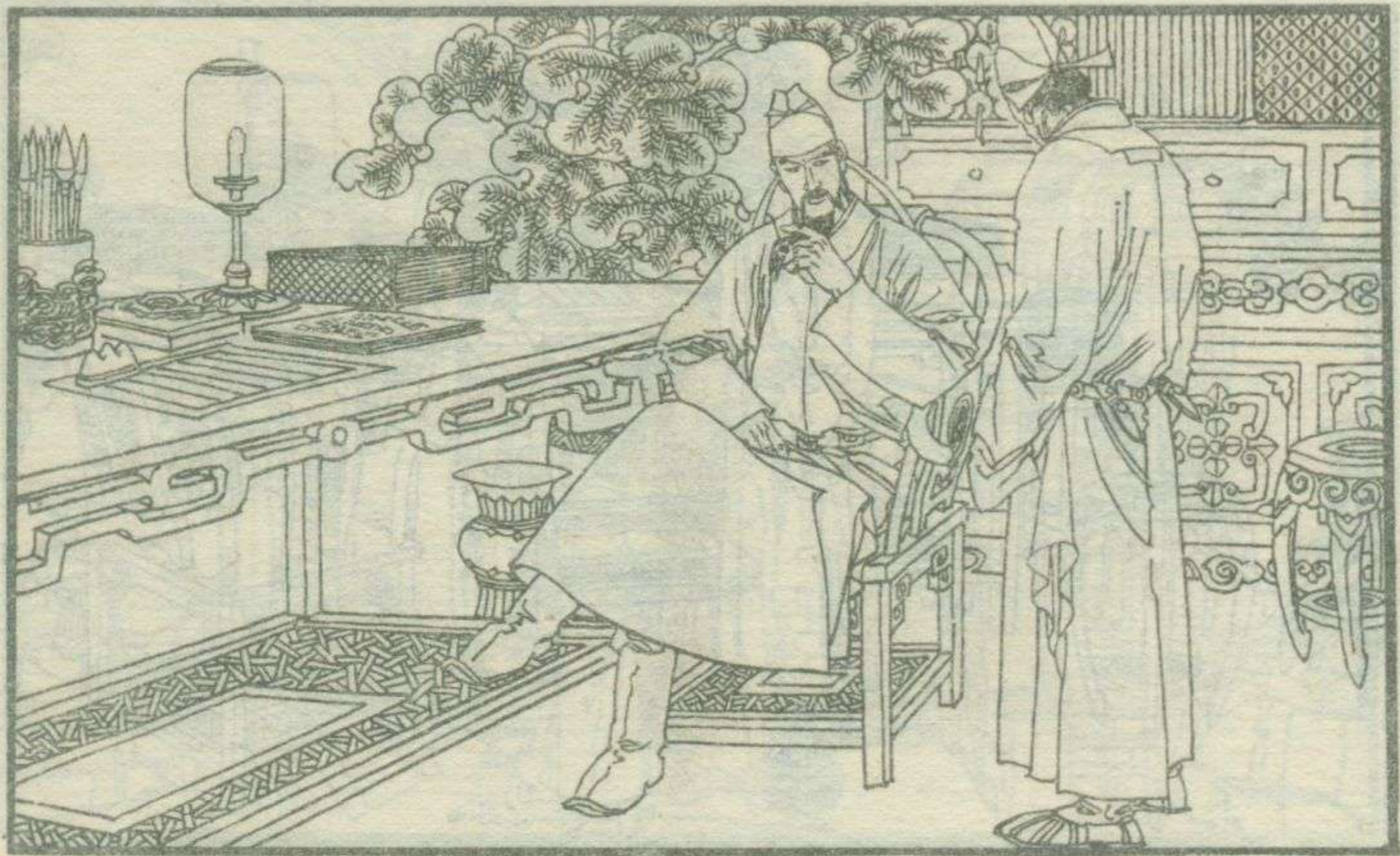
(21)狄公记得清楚，当时有人申奏朝廷，称西疆番胡犯境，潘县令率军民浴血奋战，不幸为国捐躯。后生道：“此乃钱牟杀官欺君之骗局。小人久居兰坊，四年前从未有番胡犯境之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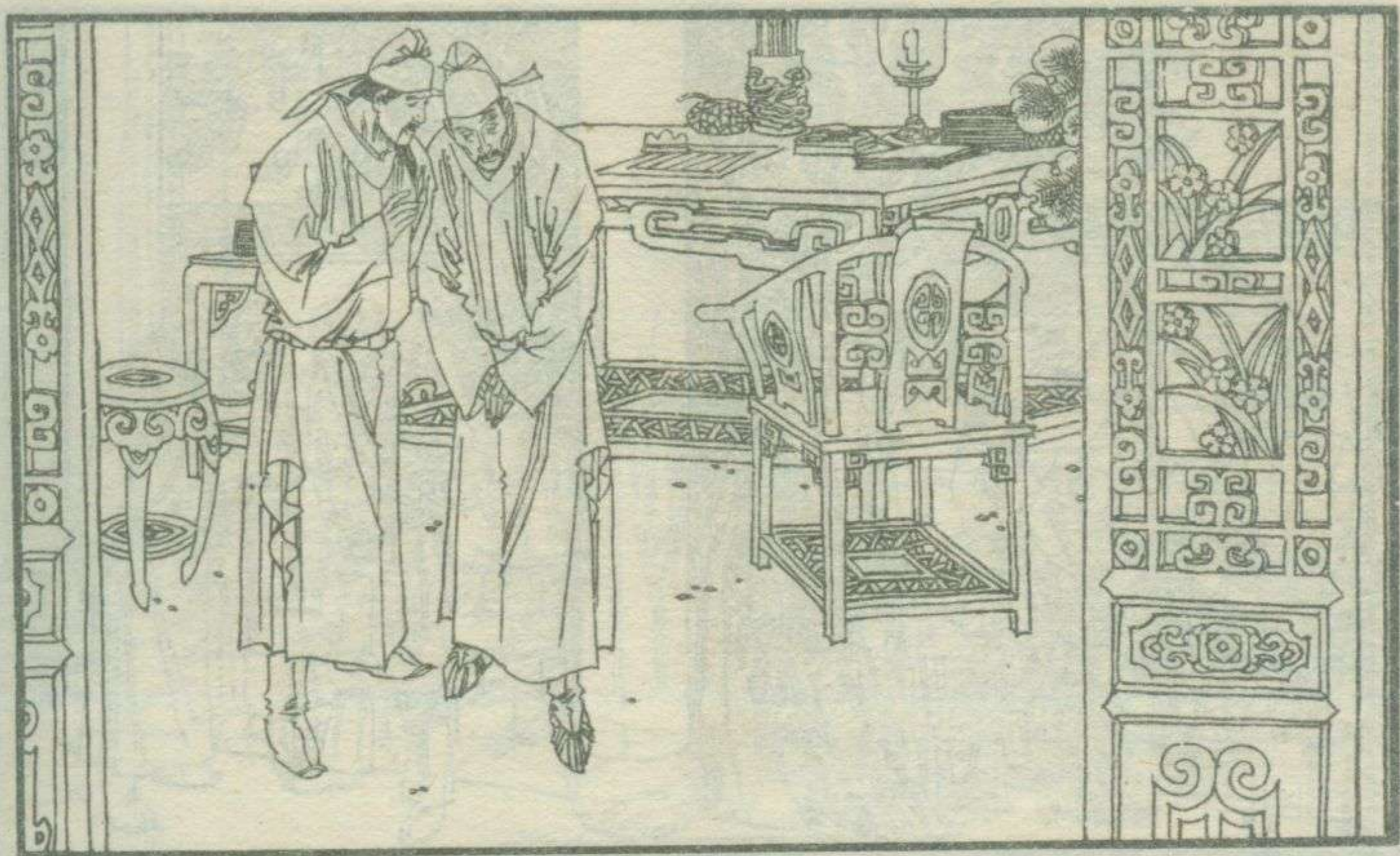
(22) 狄公命马荣将后生姓名、住址记下，嘱他若是再有动静，就速去县衙报官。后生谢了，告辞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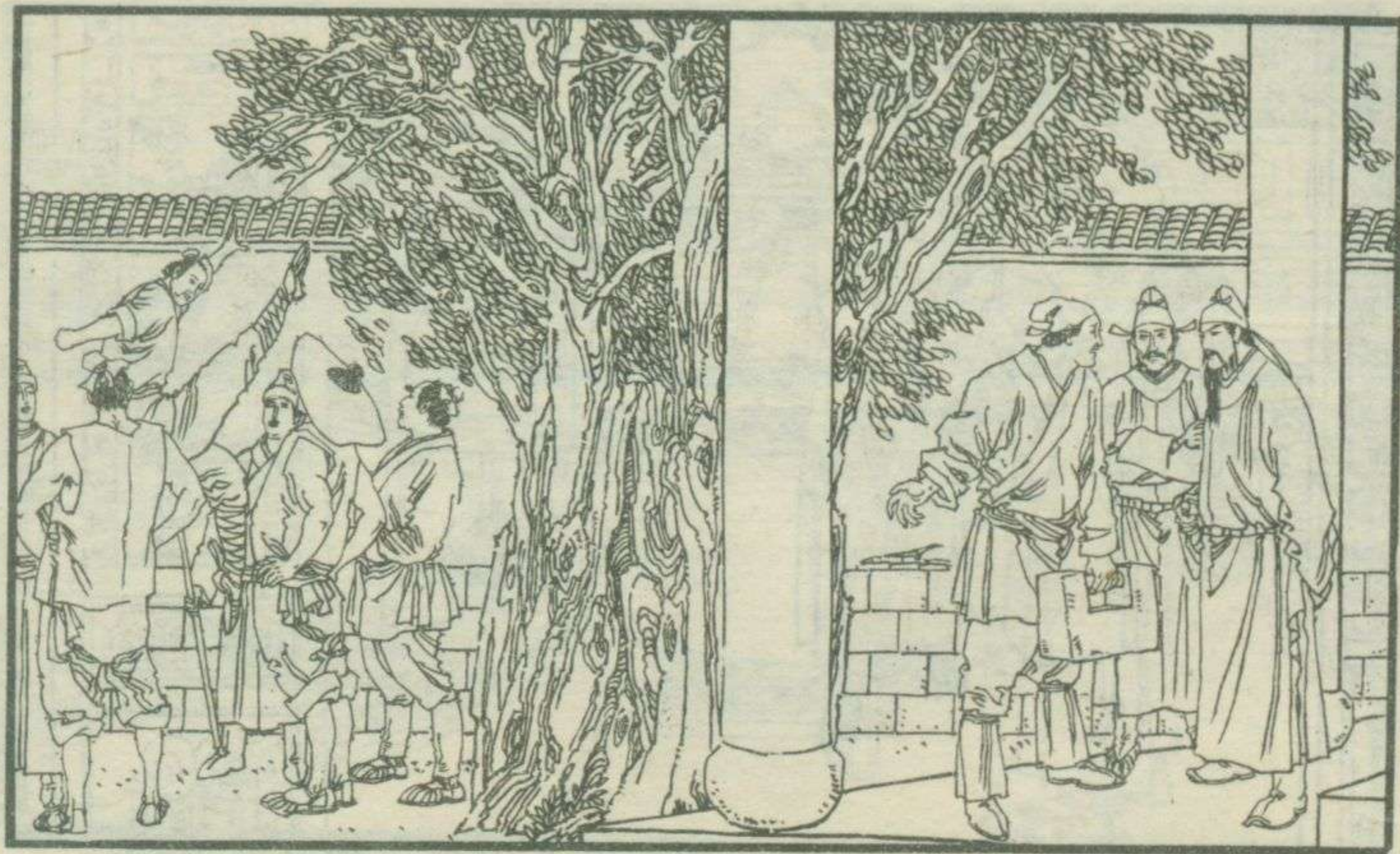
(23) 两人回到县衙,陶甘忙向狄公禀报打听倪琦的情况。倪琦住在水门附近,生性孤僻,不喜交友,年过四十,尚未娶妻。另外,对于倪寿乾还有不少传闻。



(24)倪寿乾生前在田庄别墅中度过。院后有座迷宫，占地数百亩，宫道两侧巨石林立，险象环生，深奥莫测。倪寿乾每天必进宫一次，一去就是一两个时辰。狄公听着，频频点头：“奇闻！奇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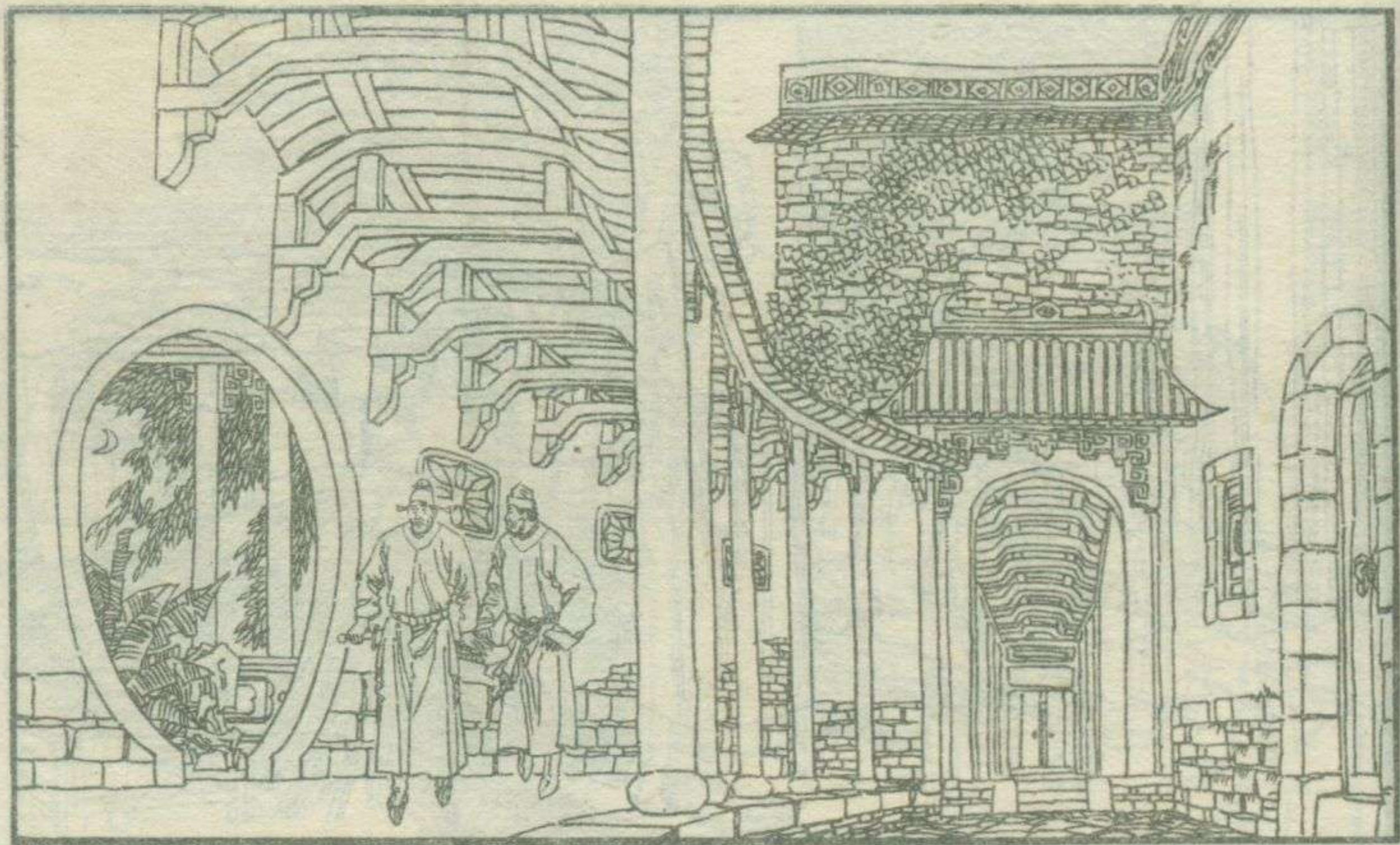
(25)倪寿乾遗产一案虽能引起狄公兴趣，但狄公考虑的当务之急是翦除钱牟，要是钱牟不除，兰坊便无宁日。狄公沉思一会，附耳陶甘从速行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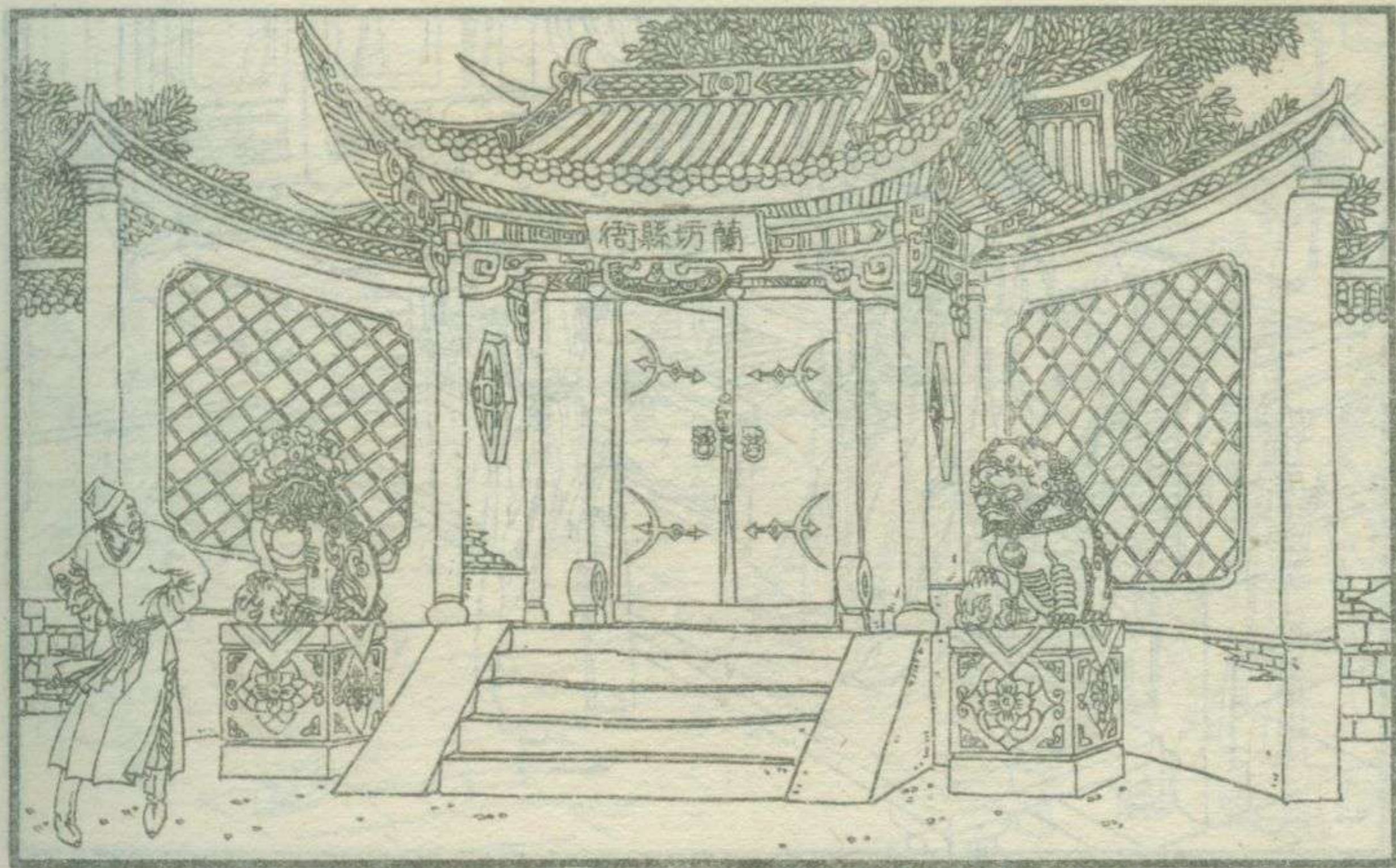
(26)按照狄公的部署，县衙大院成了兵操的营地，有的在耍铜使刀，有的在舞枪弄棒，有的在格斗剑术。一派繁忙景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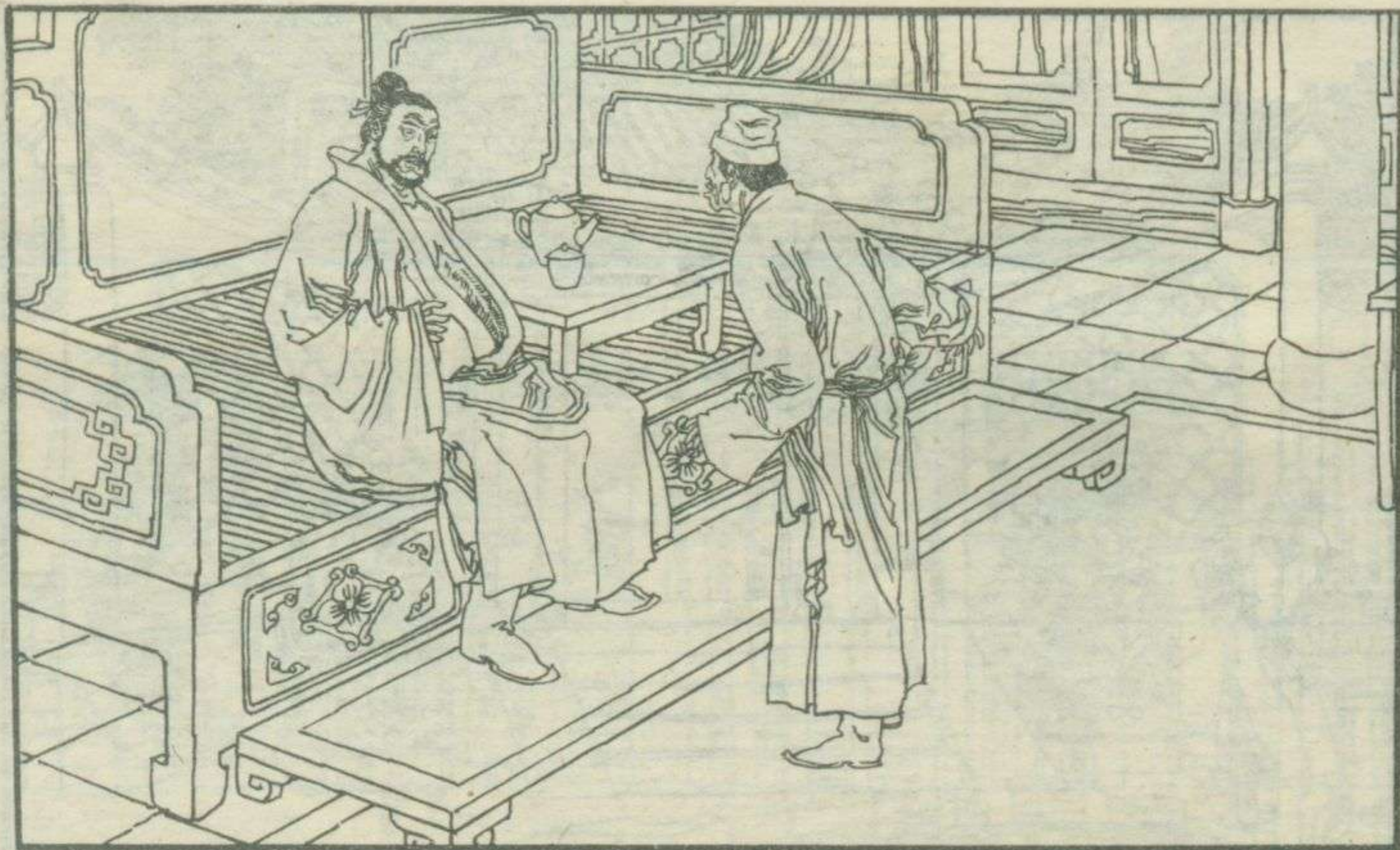
(27) 入夜,陶甘来到大牢,开了禁子手上的铁链,骂道:
“我们老爷念你可怜,饶你一条狗命,你自去吧!不日我们
老爷定将恶霸钱牟捕获问罪!”禁子听了,反眼不答。



(28) 陶甘引他出了牢门，经过黑洞洞的走廊，穿过空荡荡的大院，到处是一片黑暗和沉寂。陶甘将他推出衙门，口中骂道：“快滚！以后休得再来！”



(29) 禁子斜眼瞧了瞧陶甘，冷笑道：“你竖起狗耳听着，你爷不但要来，还要比你想的来得更快！”说完，一溜烟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幕之中。



(30) 这禁子果然是钱牟安插在县衙的坐探。他慌忙奔回钱宅，向钱牟报告狄公一行的动静，然后道：“新任县令只有三四名随身人员，但人人勇猛，个个凶恶，不可轻视。”



(31) 钱牟闻报，并不把狄公放在眼里，即命二十名泼皮当夜攻打县衙，生擒县令，活捉随从人员。他冷言道：“我要给新县令一个下马威！”



(32) 午夜刚过，那二十名泼皮用巨木撞开县衙大门，领头的黑汉高声叫骂：“狗官何在？快滚出来受缚，免你一死！”众泼皮见院中一片漆黑，停住步不敢贸然前进。



(33) 正踌躇间，忽见大厅四周灯烛齐明，众官军披坚执锐，严阵以待。狄公威严地立在台阶上，大喝一声：“兰坊县令在此，还不弃戈请降！”



(34) 黑大汉从惊愕中清醒过来，忙对众泼皮喊道：“我们中计了，快杀开一条血路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乔泰一箭射进了他的咽喉。众泼皮吓得不知所措。



(35) 这时，厅后传来一声号令：“众军佐，时候已到，随本旅帅出巡！”号令过后，只听厅后刀枪铿锵，喊声骤起。众泼皮见状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



(36) 泼皮中有个人急道：“众弟兄，我们切不可卵击石，自取灭亡！”遂弃枪于地，他摇头叹道：“想我戎马六载才当了队正，这一来前功尽弃了！”马荣闻言，忙问：“说话人是谁？原在何人帐前听令？”



(37) 那人姓凌名刚，原在左武卫大将军麾下，他表示愿意听从狄县令的差遣。狄公问道：“城中还有多少名官军逃卒？”凌刚答道：“老爷容禀，大约四十。”



(38) 狄公命马荣将捕获的泼皮押往大牢钉镣收监，接着对凌刚道：“凌队正，本大人有心成全你等，明日午时三刻，将官军逃卒重新征召入伍，到此候命，不得有误！”“得令！”凌刚一声喊，转身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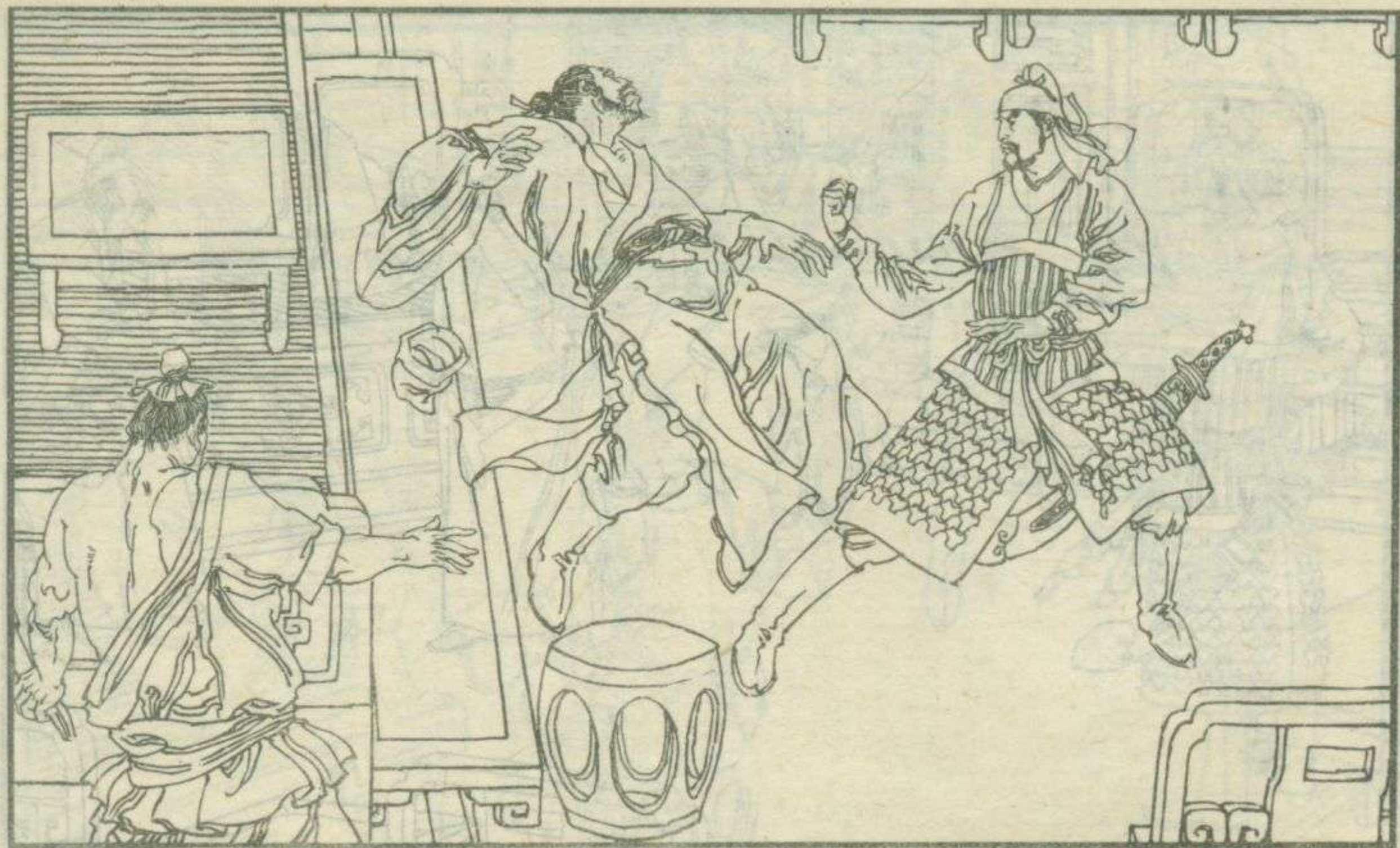
(39) 接着，陶甘在牢门口逐一登记了案犯名姓，到最后一名正是那个禁子。陶甘挖苦道：“你还真是说到做到，确实比我料想的回来得更早。不过，你既来了，就休想再回去了。”



(40)翌日，狄公由乔泰、马荣护卫，径奔钱宅。马荣一脚将大门踢开，厅内坐着三人，居中正是钱牟，另两人为钱牟的策士。三人见不速之客从天而降，个个体大惊失色。



(41) 马荣喝道：“逆贼钱牟听了，你犯了谋反大罪，本职奉命前来拿你归案！”钱牟有恃无恐道：“你狗胆包天，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！来人，给我将这几条野狗砍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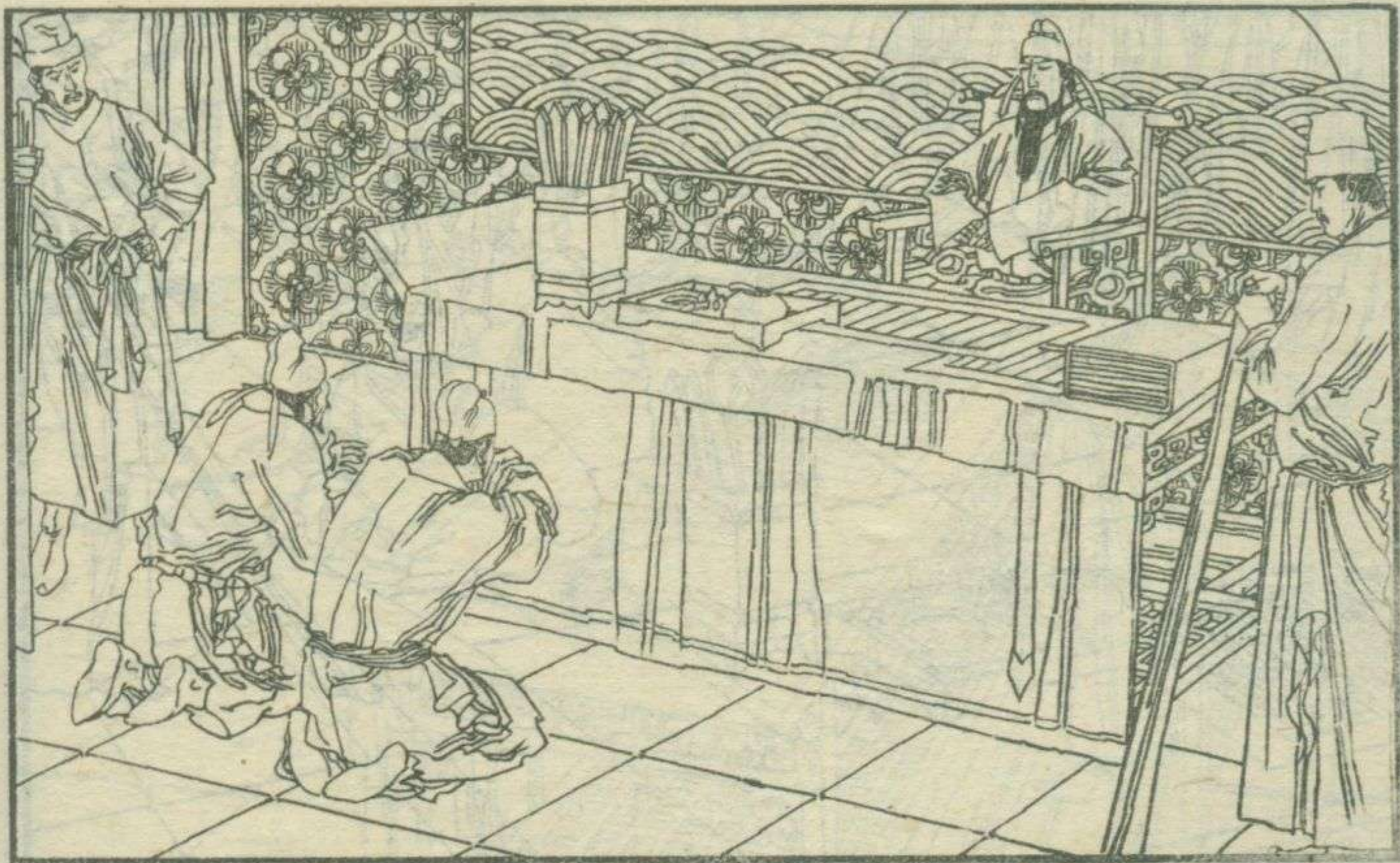
(42) 话音刚落，马荣早一拳飞出，将钱牟打倒在地。众家丁欲上前厮杀，马荣高声道：“官军到此，还不弃戈早降！自古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有罪无罪，县太爷自会区别对待。”



(43) 钱牟挣扎着叫道：“左右，休要听他一派胡言，先给
我将那狗官宰了！”为首的一名家丁举斧就向狄公扑去，凌
刚窜前一步，大叫道：“王大哥，如今满城都是官军，我们
千万不可胡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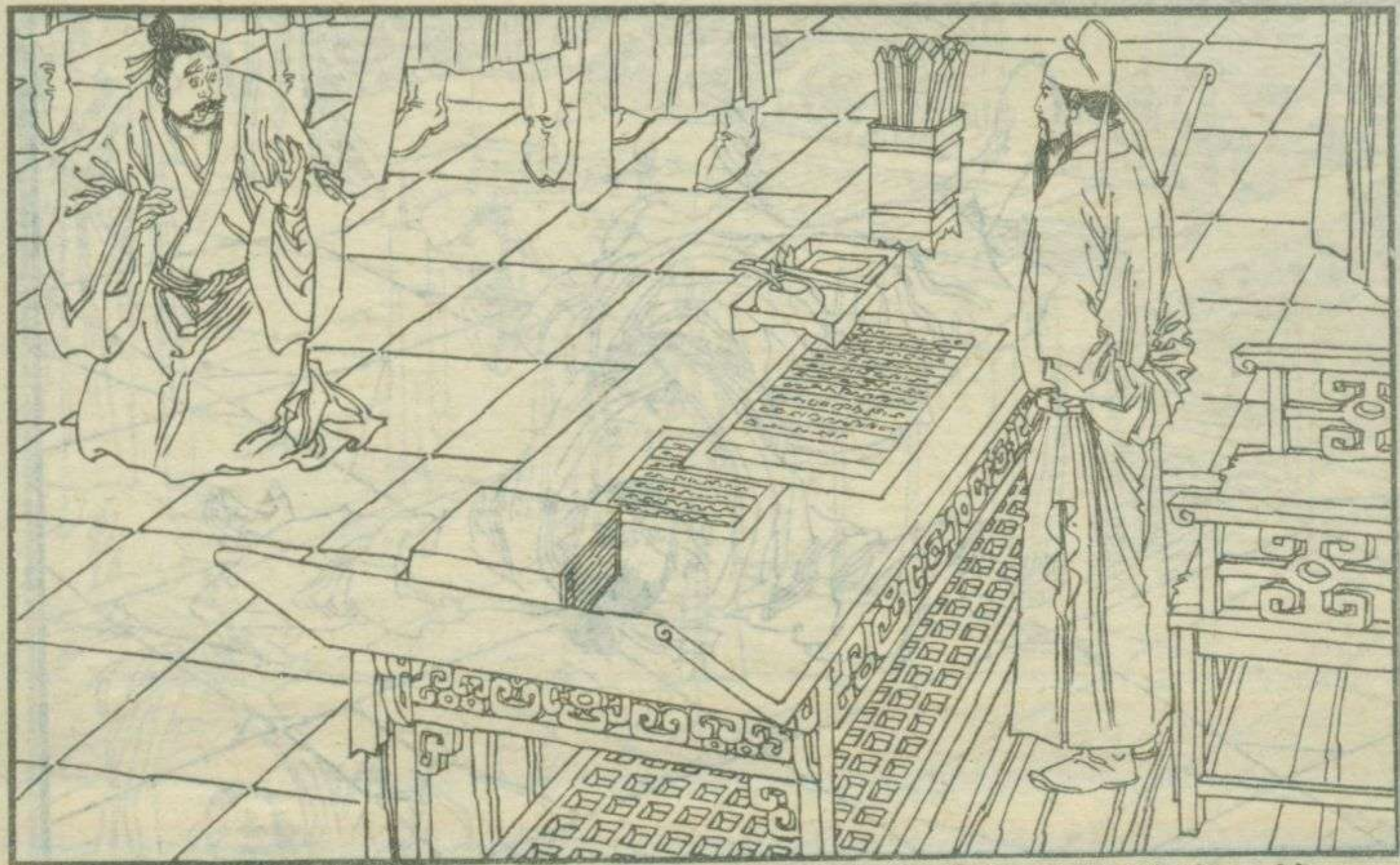
(44) 那家丁自思凌刚言之有理, 举起的大斧又放了下来。钱牟眼见众叛亲离, 不听使唤, 连伤带气, 此时早已昏晕过去。马荣蹲下身去, 毫不费力就将他捆了个严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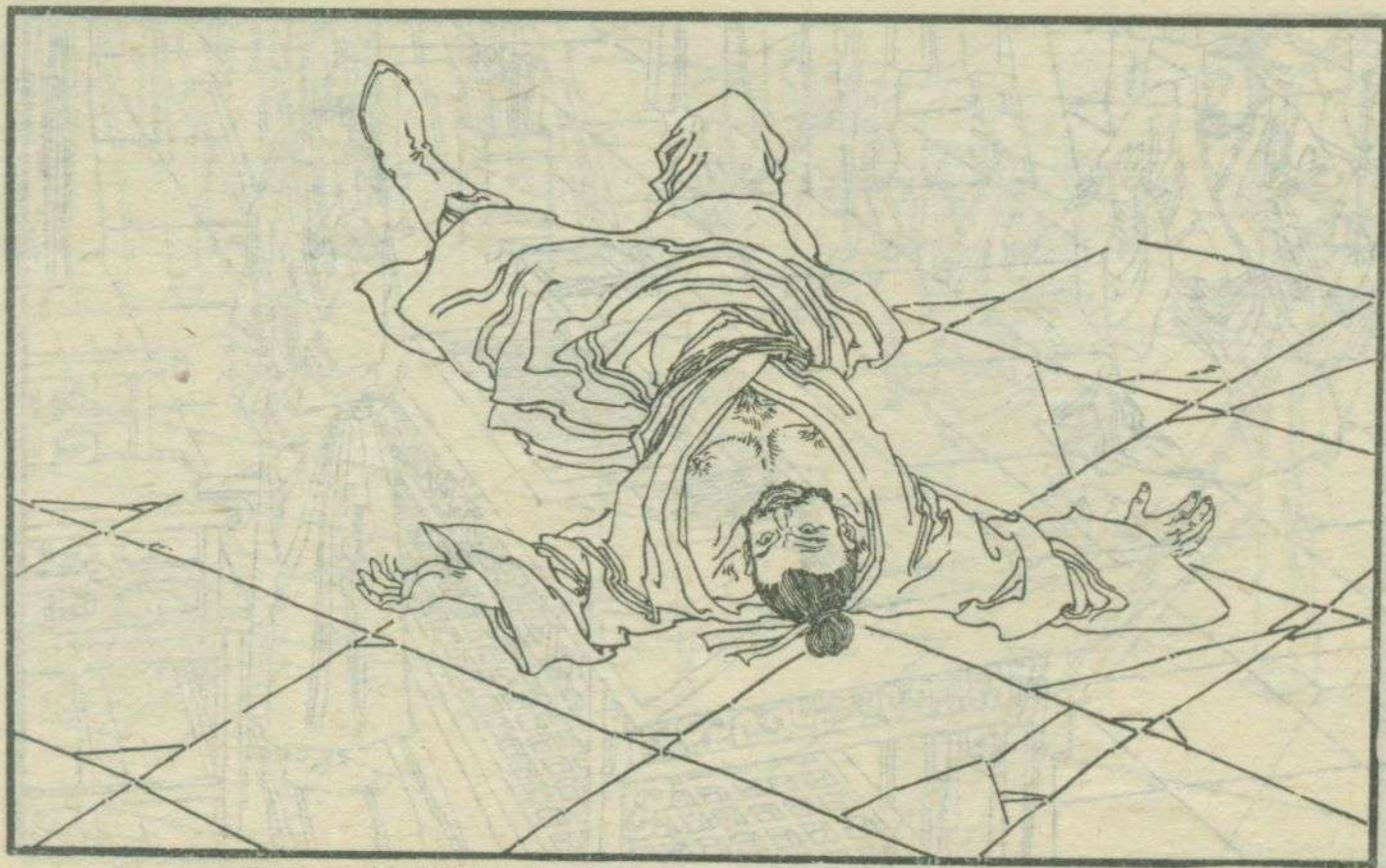
(45) 三人回到县衙，狄公从钱牟两个策士那里了解到一条很重要的线索：钱牟每遇大事要事，于正门上方升起旗帜，有个幕后军师便密访钱宅，面授机宜，钱牟才行事机巧，应变自如。



(46) 狄公问道：“这幕后军师是谁？”策士答曰：“此人一向身穿僧袍，头裹皂帻步行而来。钱牟每次与他密室相商，非一两个时辰不散。钱牟与他密谈多次，却从未向我们透出一丝消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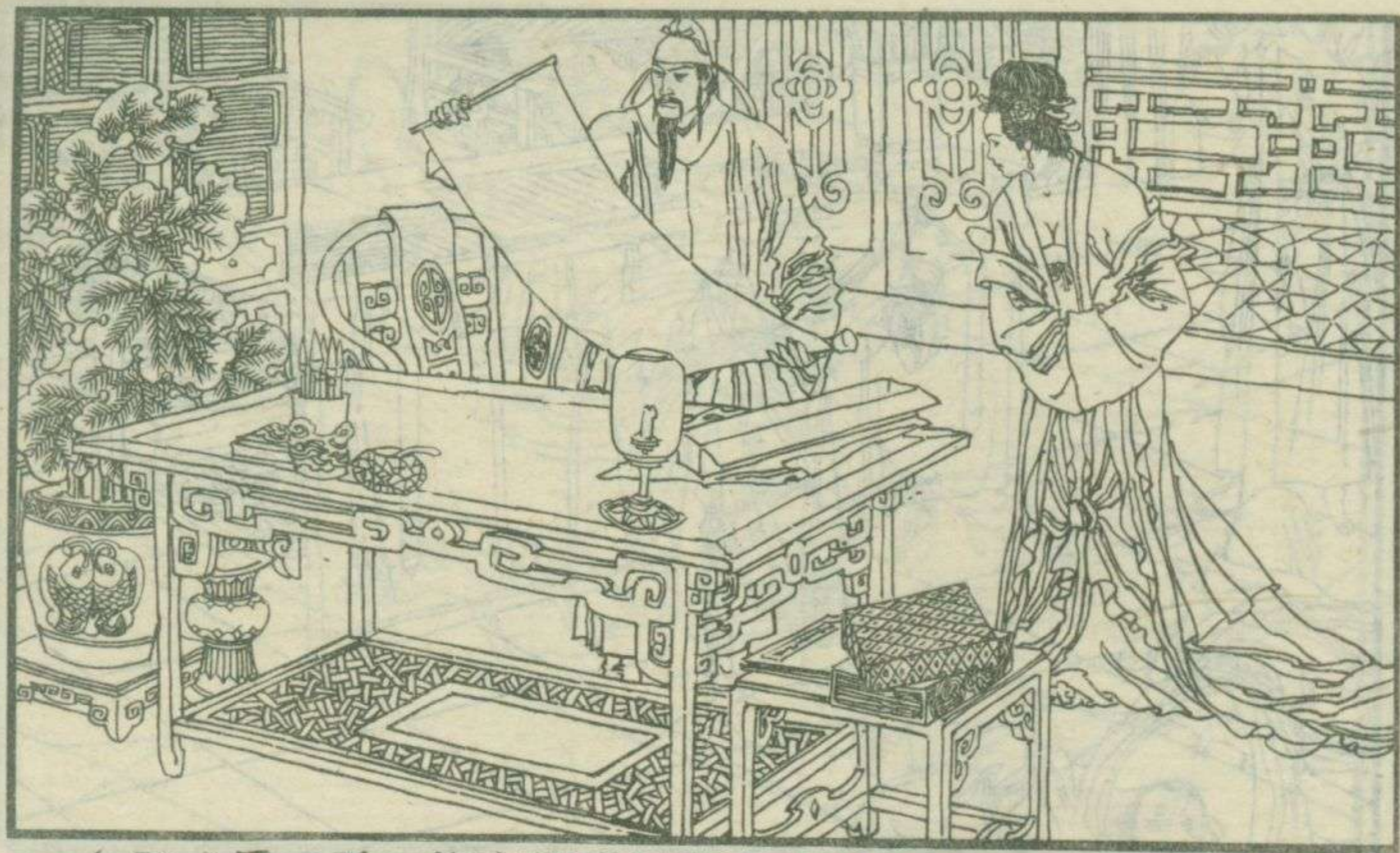
(47)接着，狄公审问钱牟，杀害潘县令为谁人所为？钱牟虽身强力壮，却脑染慢性热病，多年来求遍名医终不济事。他两眼慢慢睁开，嘴唇微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

(48)最后，他竭尽全身力气，从牙缝中迸出一个字：“你……”随即声音又听不见了。突然，钱牟不停地抽搐，蹬腿伸臂，少顷便一命呜呼。



(49)狄公低头看着死尸，心中叫苦不迭：“钱牟还没讲出凶犯名姓就一命归阴了。唉！潘县令为谁所害，我们永远也查不出来了！”不由连连摇头。



(50) 后一天，倪寿乾遗孀梅氏去县衙求见狄公。梅氏约莫三十左右光景，幽娴贞静，向狄公道了万福，便从袖中取出一长方纸盒，放于书案之上。狄公揭开盒盖一看，是倪寿乾的一帧遗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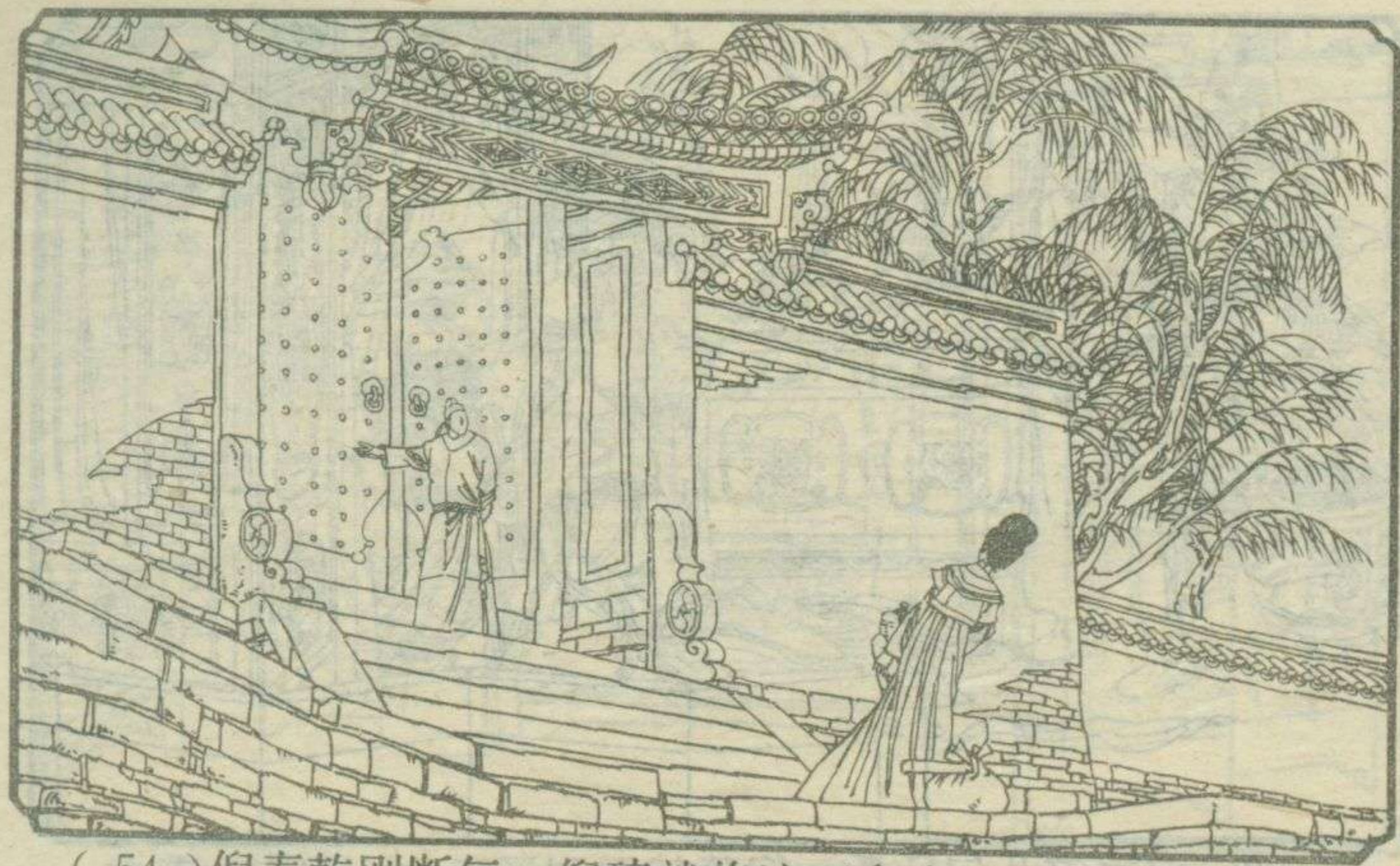
(51) 梅氏道，倪寿乾临终前将此画交给她，说是留给她母子的一份遗产，其余家产由倪琦继承。说话间，倪寿乾咳嗽不止，倪琦便去厨下命仆人煎了一碗汤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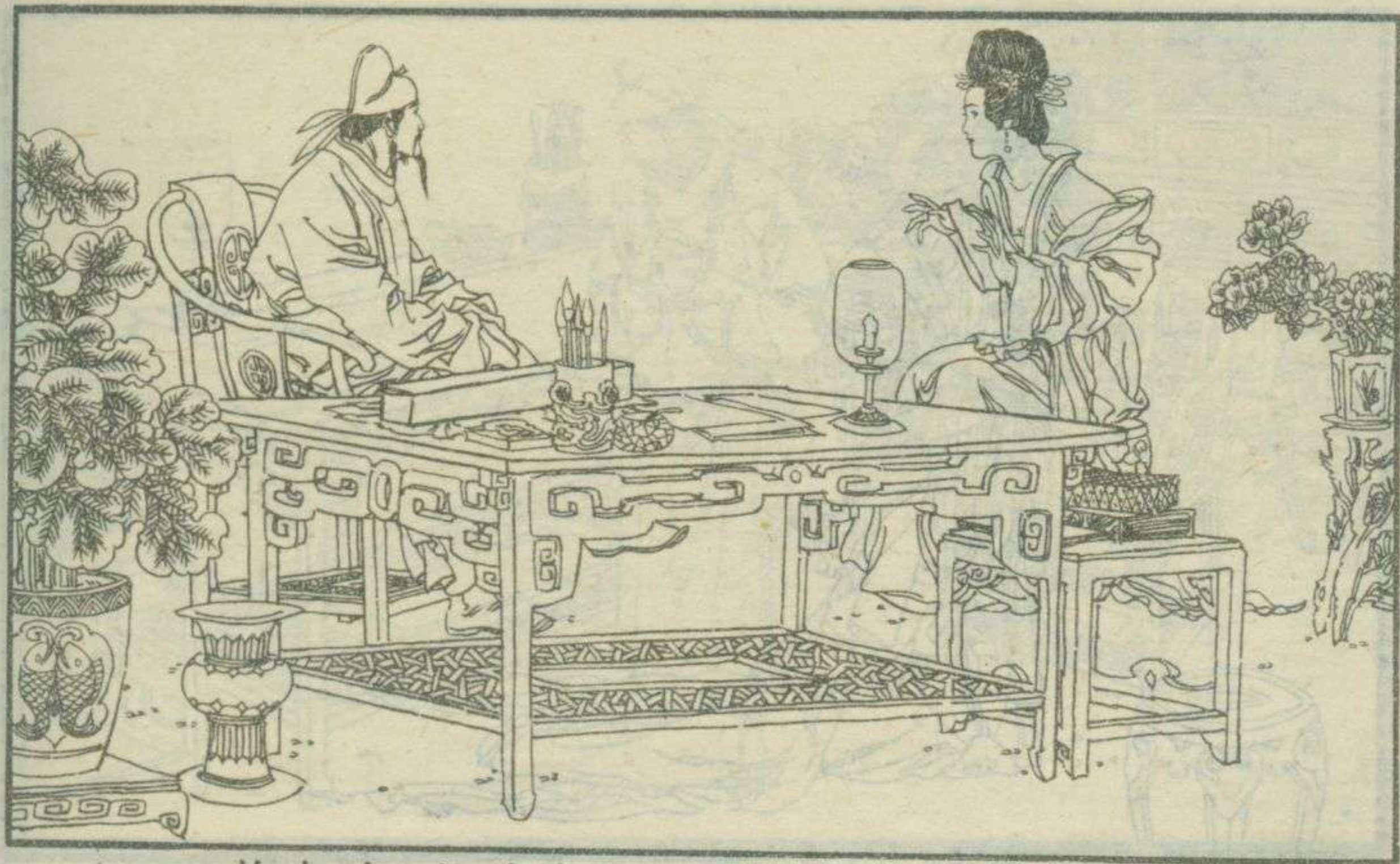
(52) 等倪琦一离去，倪寿乾咳嗽即止，拉住梅氏的手，垂泪道：“我去后，你万事自尊，若到了难处，可将此画拿到县衙交县令一瞧。如他不解其意，就请下任县令观看，直到识得其中奥秘为止。”



(53) 说完这几句话后，倪琦就回到了房中。倪寿乾看着眼前三人，一只手放在小儿倪珊头上，微微一笑，再也没讲一个字，慢慢合上了双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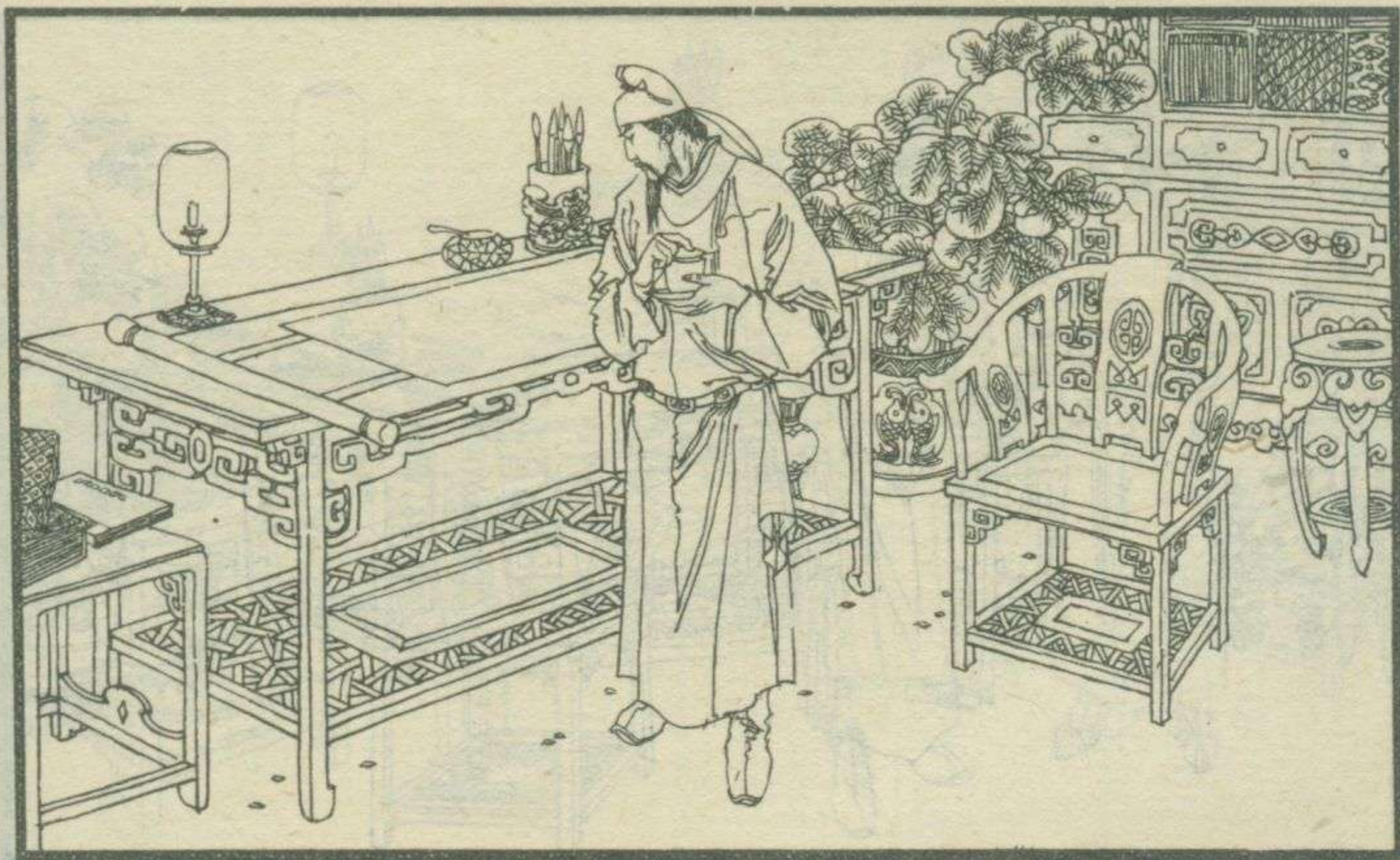
(54)倪寿乾刚断气，倪琦就将这画拿走，说他要重新裱褙，好生保管。倪寿乾下葬的第二天，他就翻了脸，将梅氏母子赶出家门，不准再跨入倪家大门一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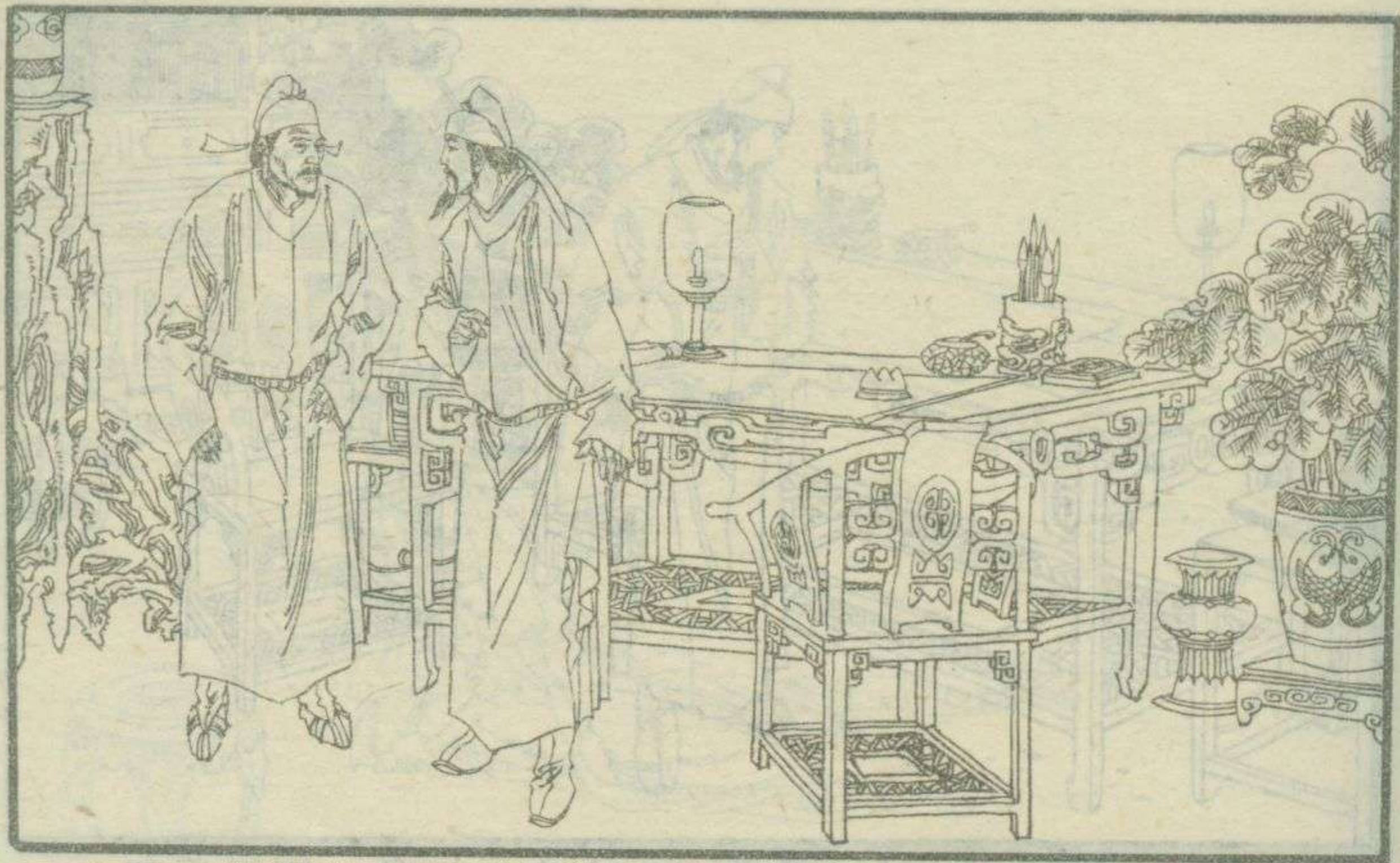
(55) 临走时，倪琦将这画掷于桌上，冷笑道：“此乃你所继承之遗产，现在物归原主，当面璧还。”狄公听罢，寻思此画不同寻常，欲将它细察细想一番，以便秉公而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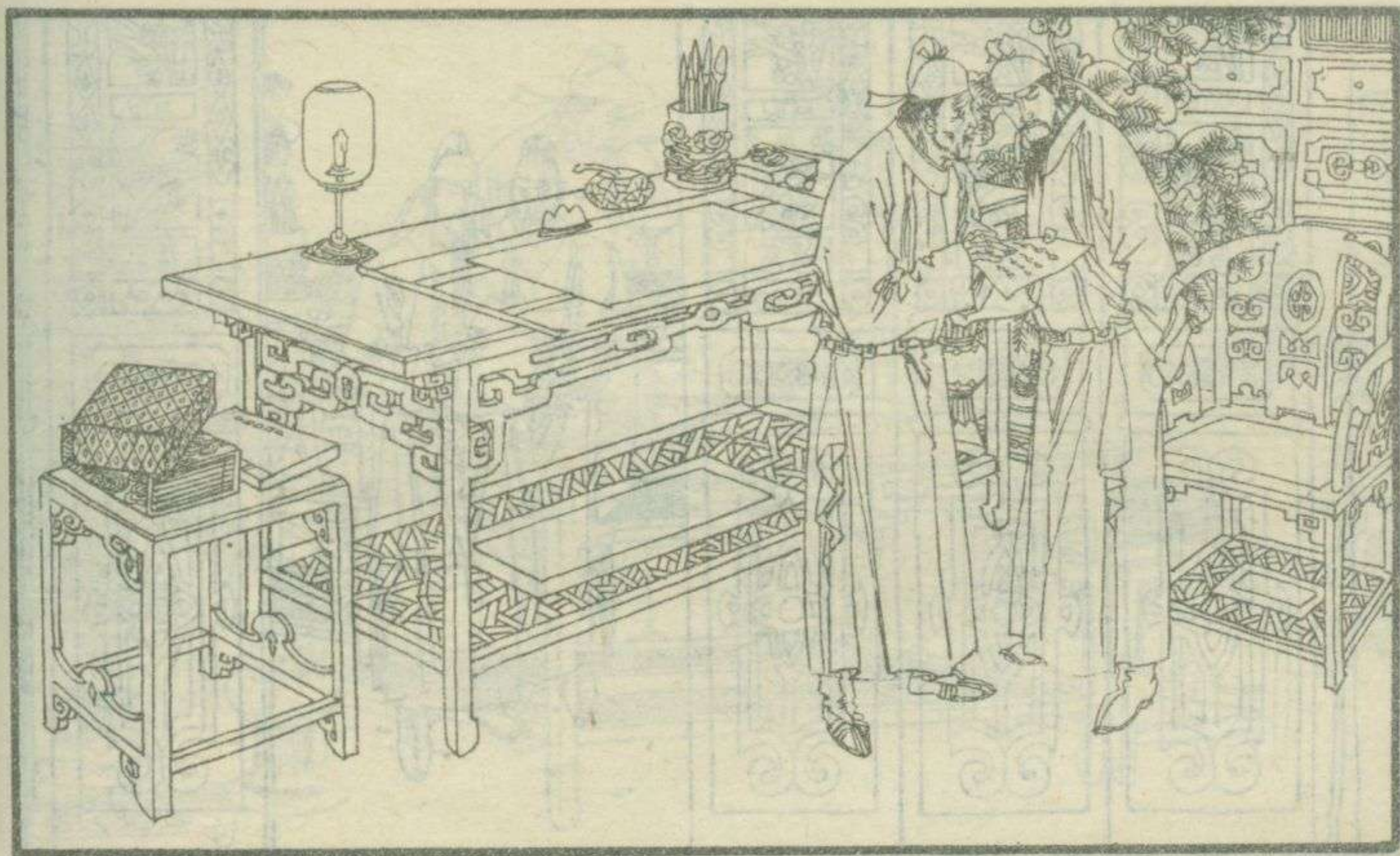
(56) 梅氏微微动容道：“为此，妾请老爷好生察阅，揭开此画奥秘。但求苍天降恩于我母子。”说罢从容拜辞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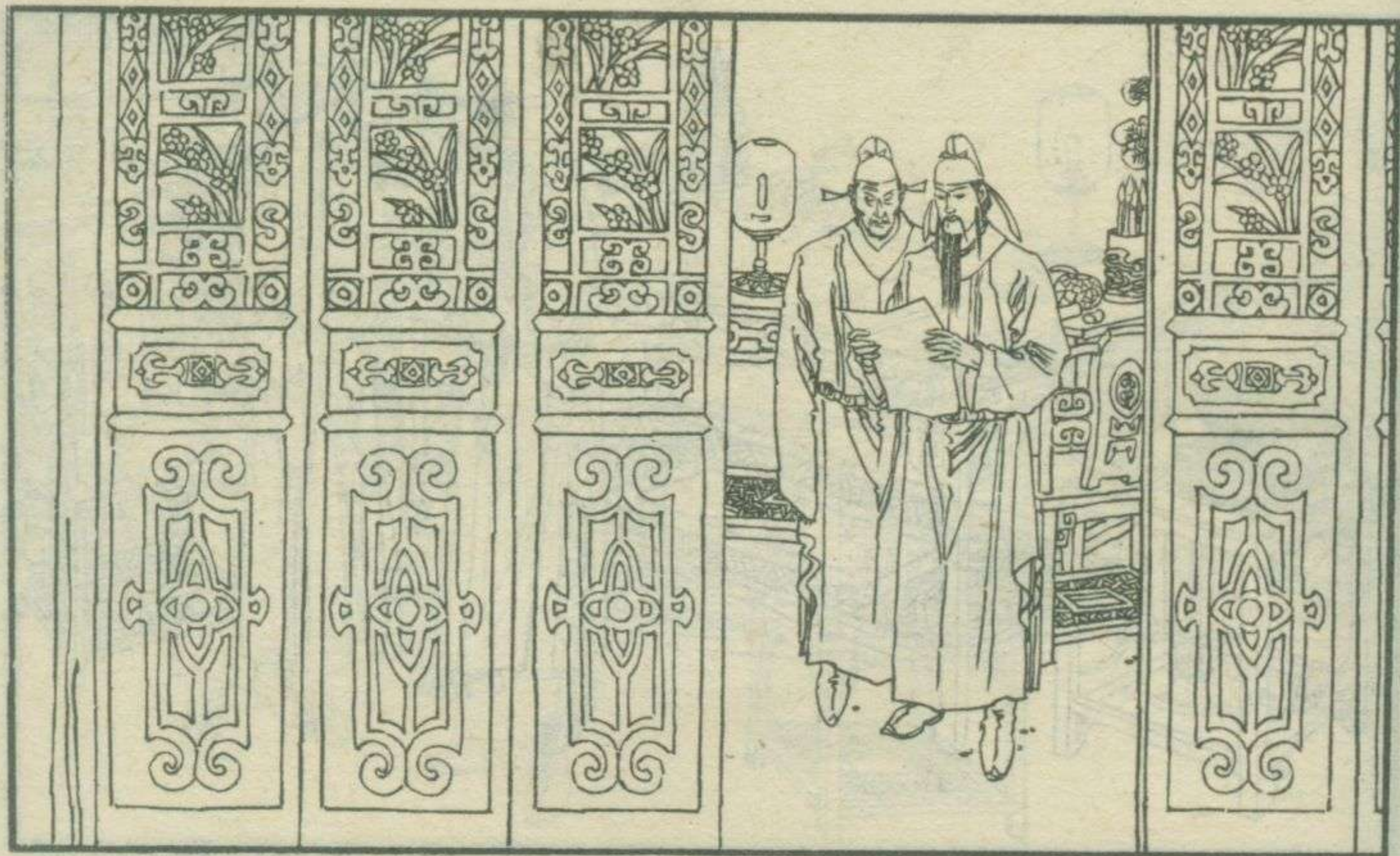
(57)狄公取出画轴，摊在书案之上。那是一幅风景画，画上不见一人，上方写着“虚空楼阁”四字。倪寿乾未在画轴上签名，只在画题一旁用了朱红图书。此画看来玄中又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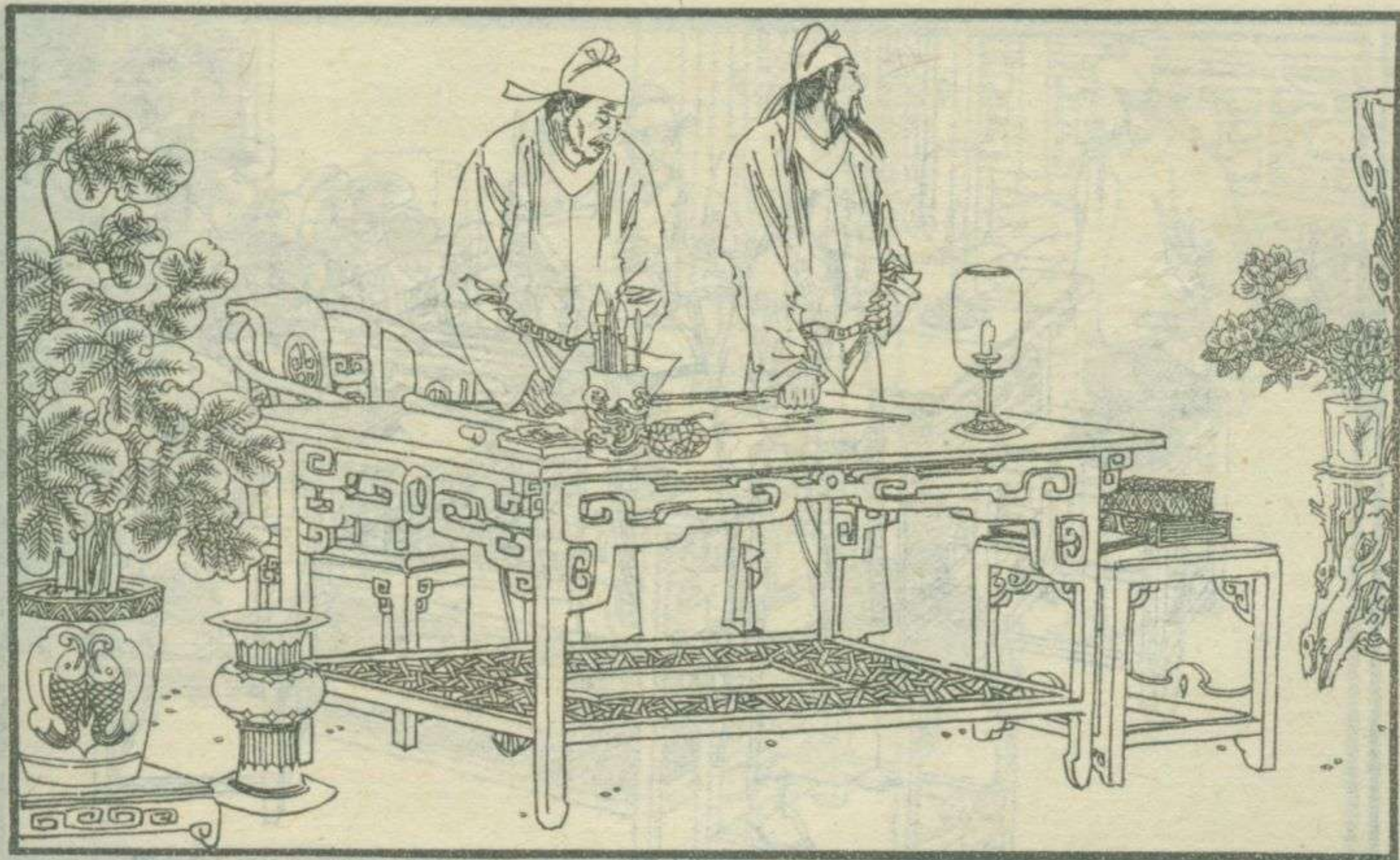
(58) 约莫想了一个时辰，暗道：“这画轴背后夹层之中会不会藏有倪寿乾写的字条？”为了解开画轴之谜，狄公命陶甘查看画轴木棍是否空心，有没有藏着字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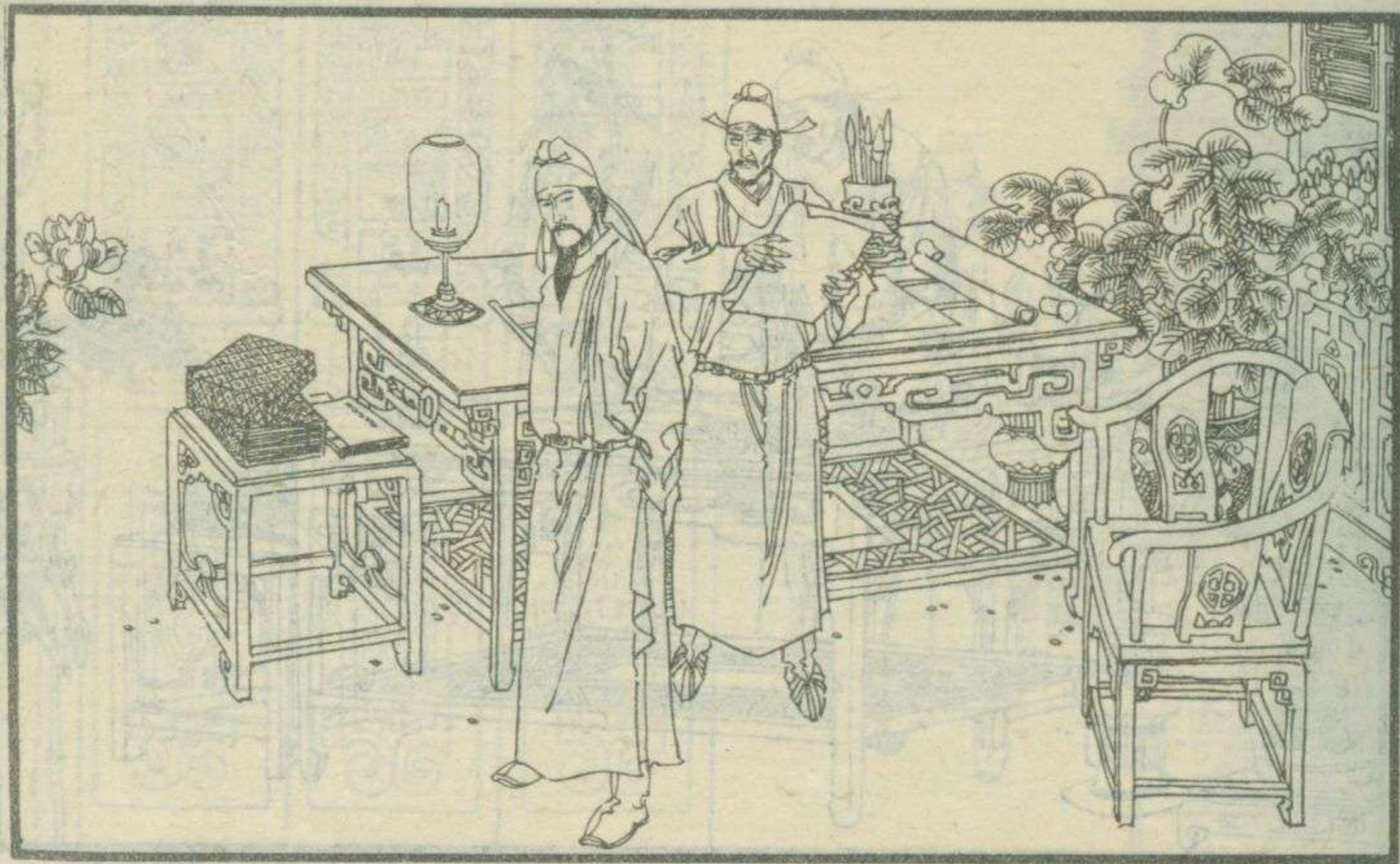
(59) 一会儿，陶甘将画轴衬里揭开，空心木棍中果有倪寿乾终前留下的一纸遗嘱。狄公俯身一看，顿时气得变了脸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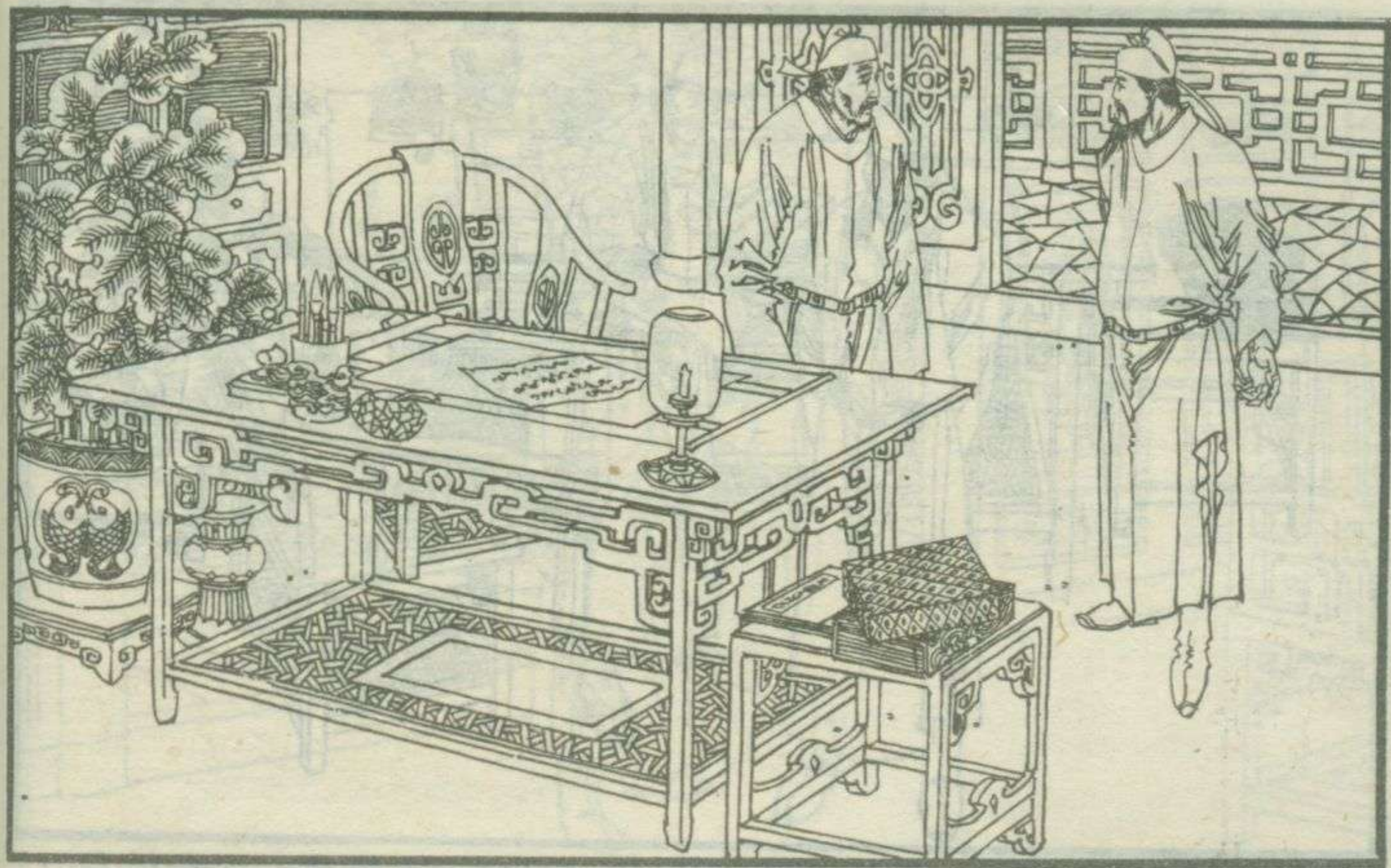
(60) 倪寿乾在“遗嘱”中写道：“我去后，家产本应由两子共同继承，然填房梅氏一向负我，幼子倪珊亦非我之骨肉，故身后一切家产均归长子倪琦独有。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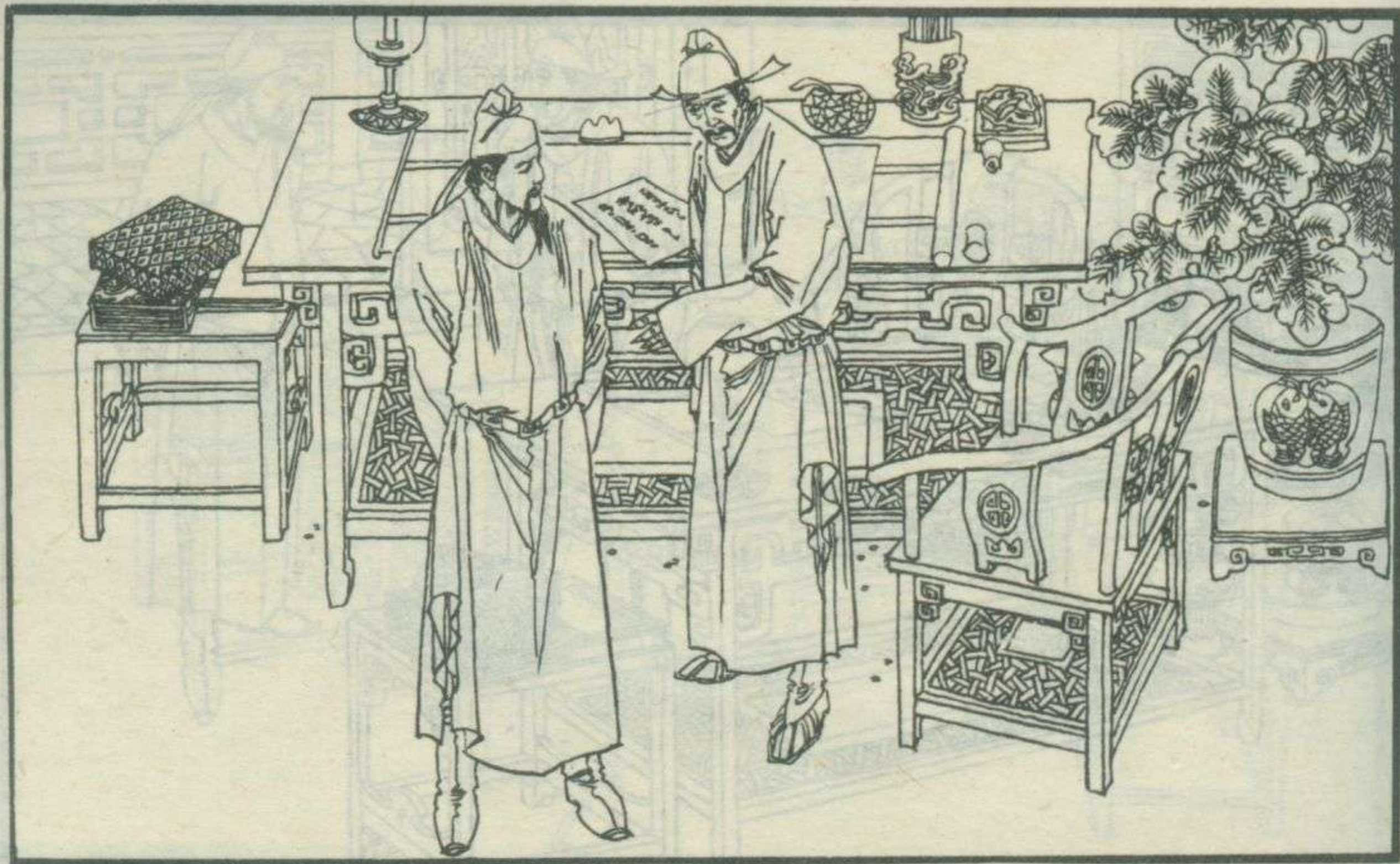
(61)狄公沉思良久，以拳击桌道：“此遗嘱有诈！倪寿乾智慧过人，其长子倪琦心术不正岂能不知？他明白，如说家产归他两人平分，倪琦会对倪珊下毒手，谋财害命。因此，他表面上做出剥夺倪珊财产继承权的样子。”



(62) 狄公分析道，倪寿乾担心这画会被倪琦毁掉，便在夹层之中做了埋伏，藏了一纸无关紧要的“遗嘱”，目的是让倪琦受骗上当，不再去寻找真的遗嘱。而真遗嘱却另藏别处。



(63)狄公又道：“倪寿乾希望能有人解开画轴之谜，故嘱咐梅氏好生保管。每遇新县令上任，就将画轴献上，恳请审验。”据此推测，真正遗嘱的谜底肯定在这画面之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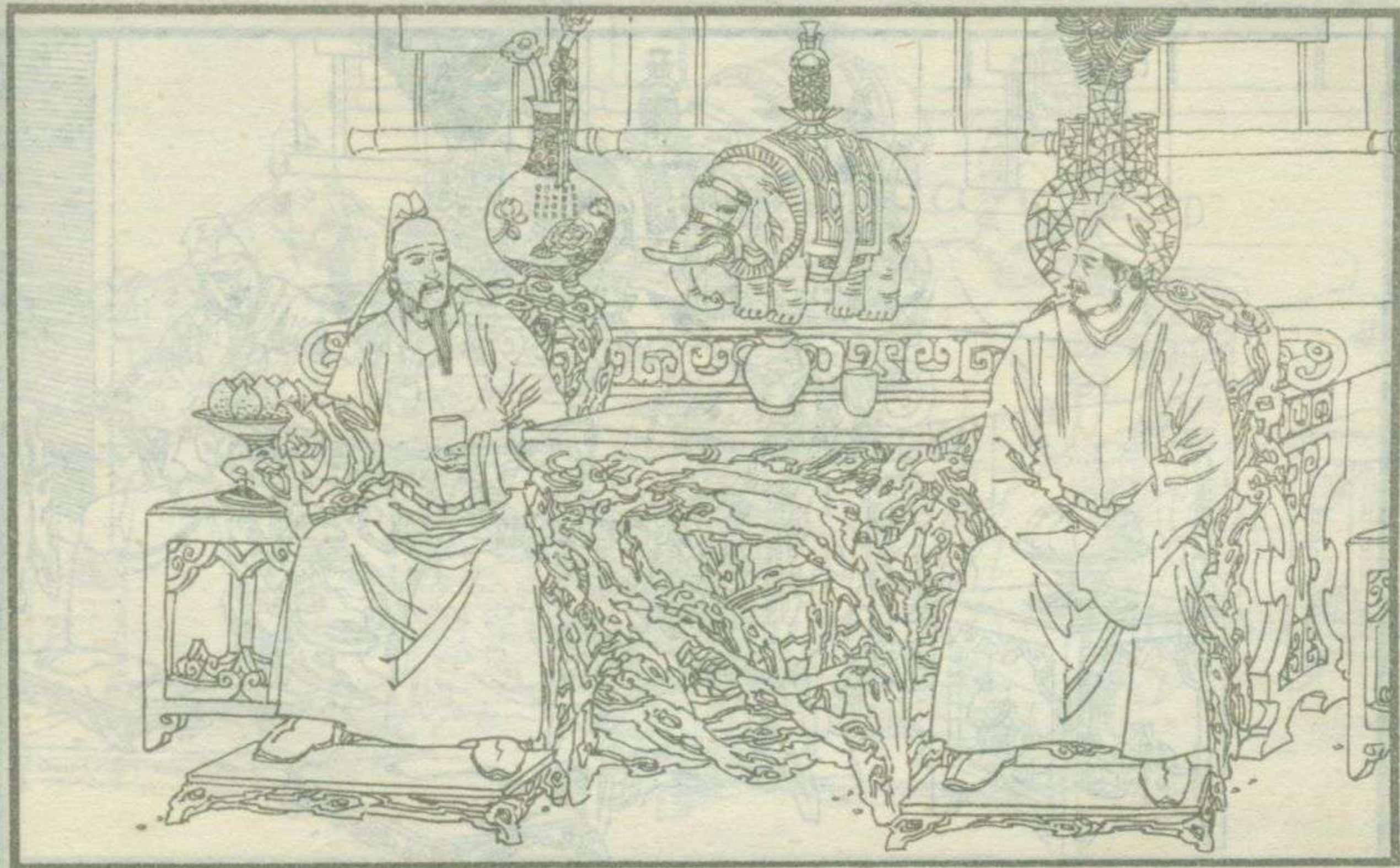
(64) 陶甘听后,悟道:“我想只要弄到倪公手迹,这案件便可迎刃而解了。”狄公点头道:“今日下午我便去访问倪琦,相机将倪寿乾手迹及签名字样弄来,这遗产案就可有眉目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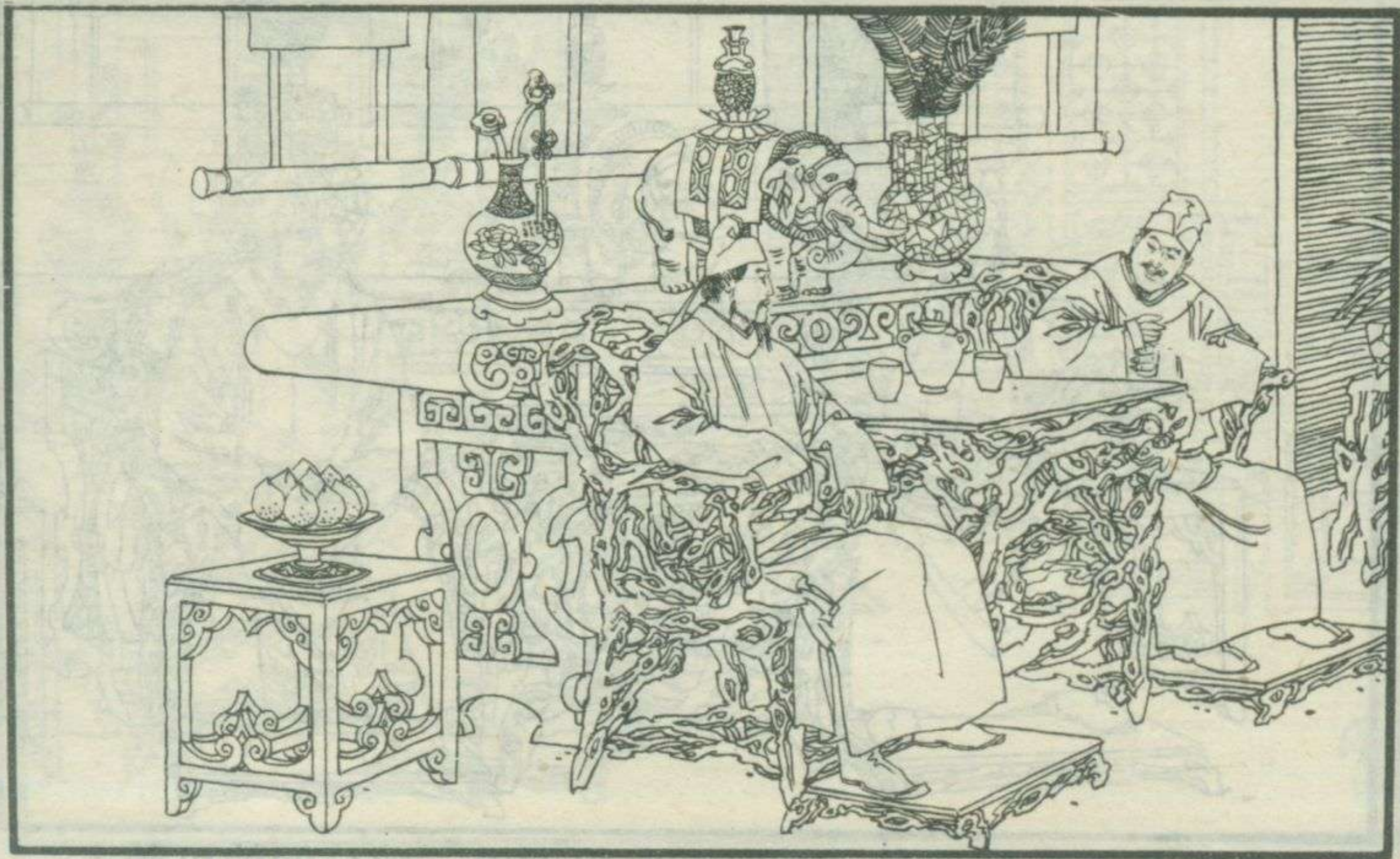
(65)狄公登门寻访倪琦，开言道：“令尊在世之时乃朝中英杰，本县仰慕不已，今能与倪公子见上一面，亦是欣幸之事。”倪琦闻言受宠若惊，不着边际地敷衍了几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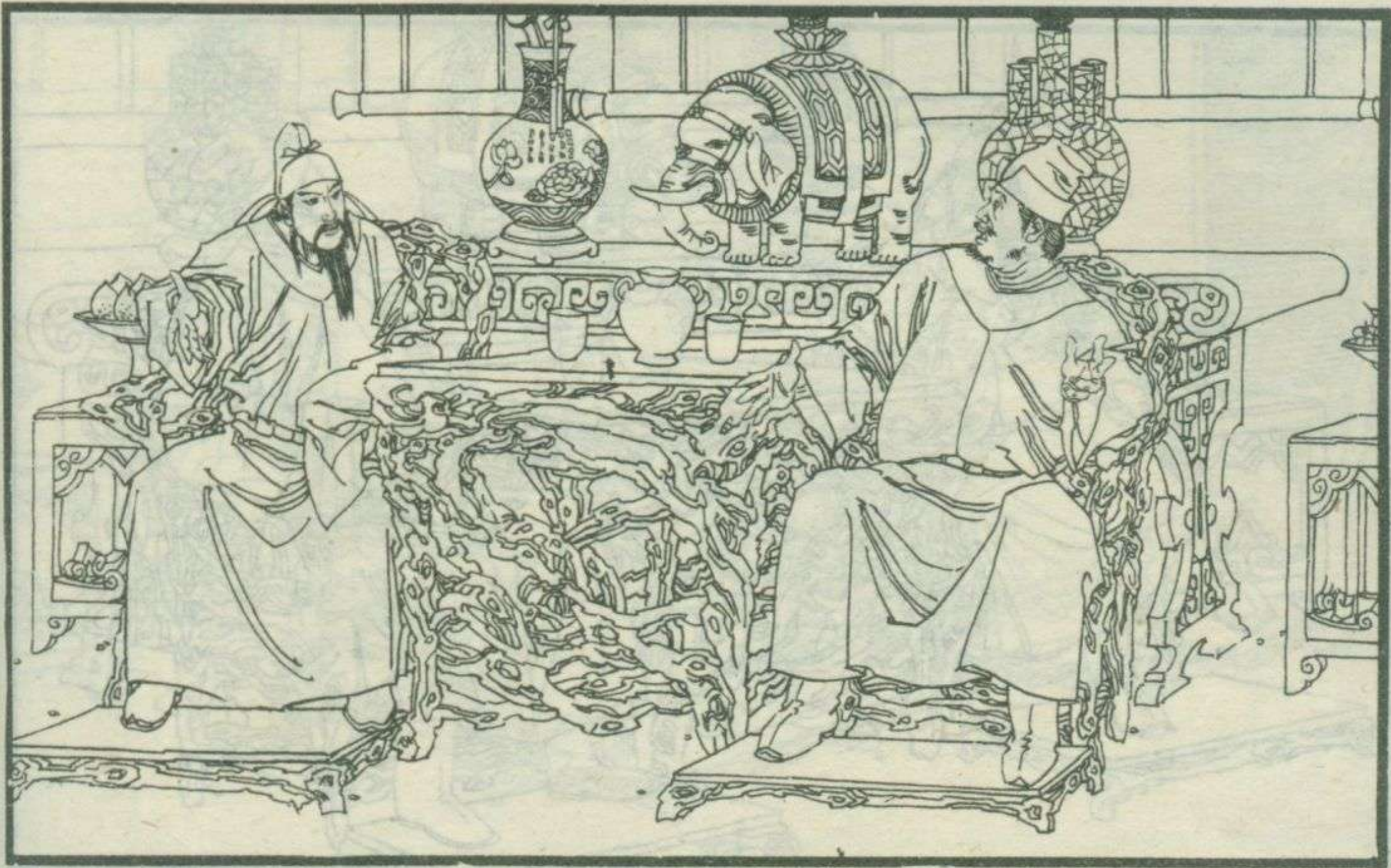
(66)狄公又道：“听说令尊给你留下一大片田庄在东城门外，那里有座迷宫，十分有名，本县得个闲空倒想去一饱眼福。”倪琦道：“若蒙光临，不胜荣耀！只是那迷宫已破败不堪，看时多有不便。”



(67) 那迷宫中九曲十八弯，变化万千，狄公问他可曾去过。倪琦一对鼠眼射出不安的光亮，言道：“家父已将迷宫交给一对老奴看护，故小民从未去过……”



(68)狄公转又问他，迷宫中秘密梅氏知情否？倪琦愤然作色道：“老爷不提这个狐狸精倒也罢了，一提起她来，叫人痛心疾首！她水性杨花，招蜂引蝶，私通淫乱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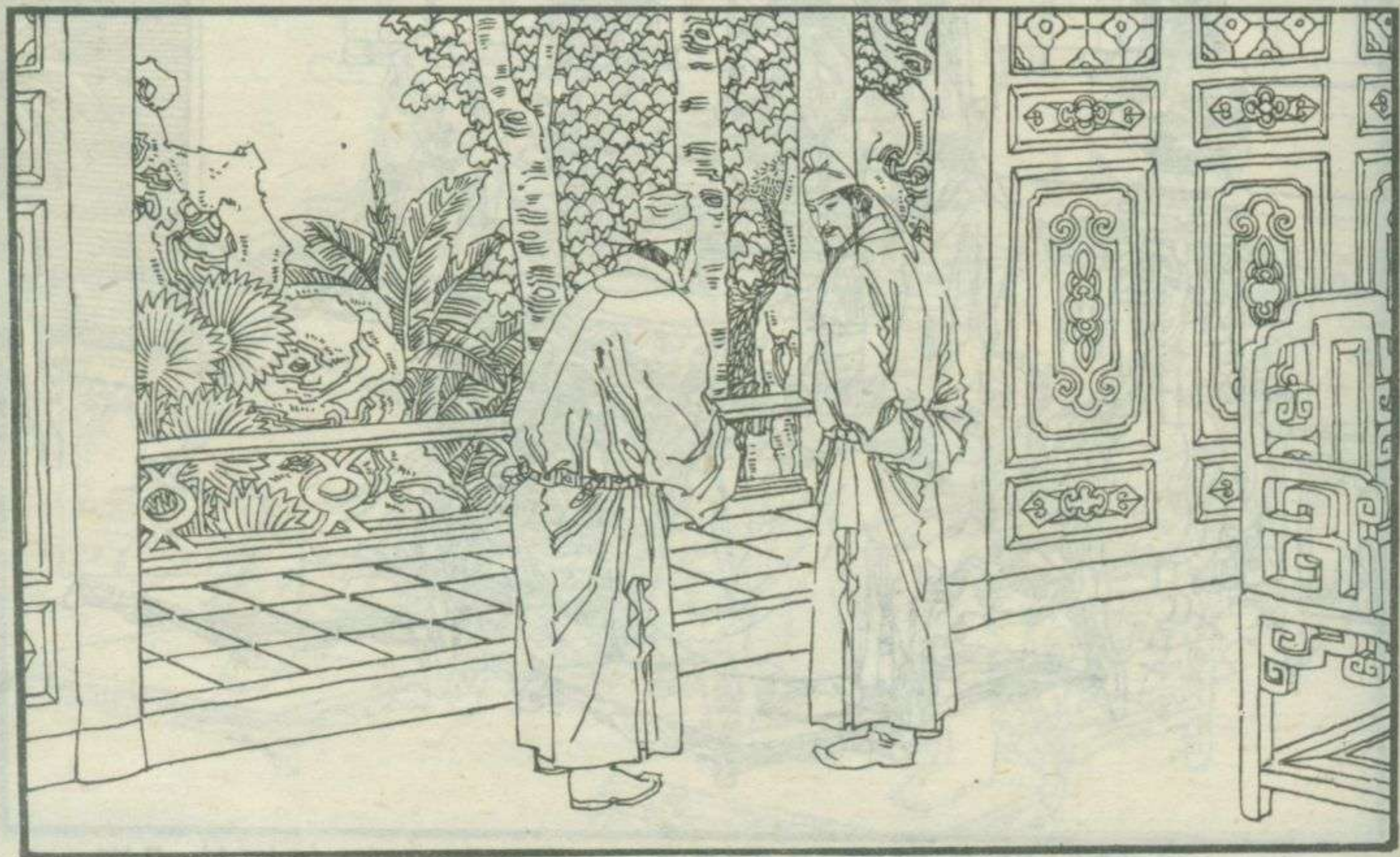
(69)狄公冷冷道：“梅氏已在县衙将你告下，要求将一半家产平分与她母子。”倪琦立刻气恼道：“好一个忘恩负义、绵里藏针的贱人，真是恬不知耻！这样一来，倪门伤风败俗之丑事必将公诸公堂，小民我……于心何忍？……”



(70) 等倪琦平静下来，狄公乃转入正题，要观赏一下倪寿乾的书画。倪琦作难道：“家父于垂危之际已将手稿烧毁，一字不留，故此事小民实难从命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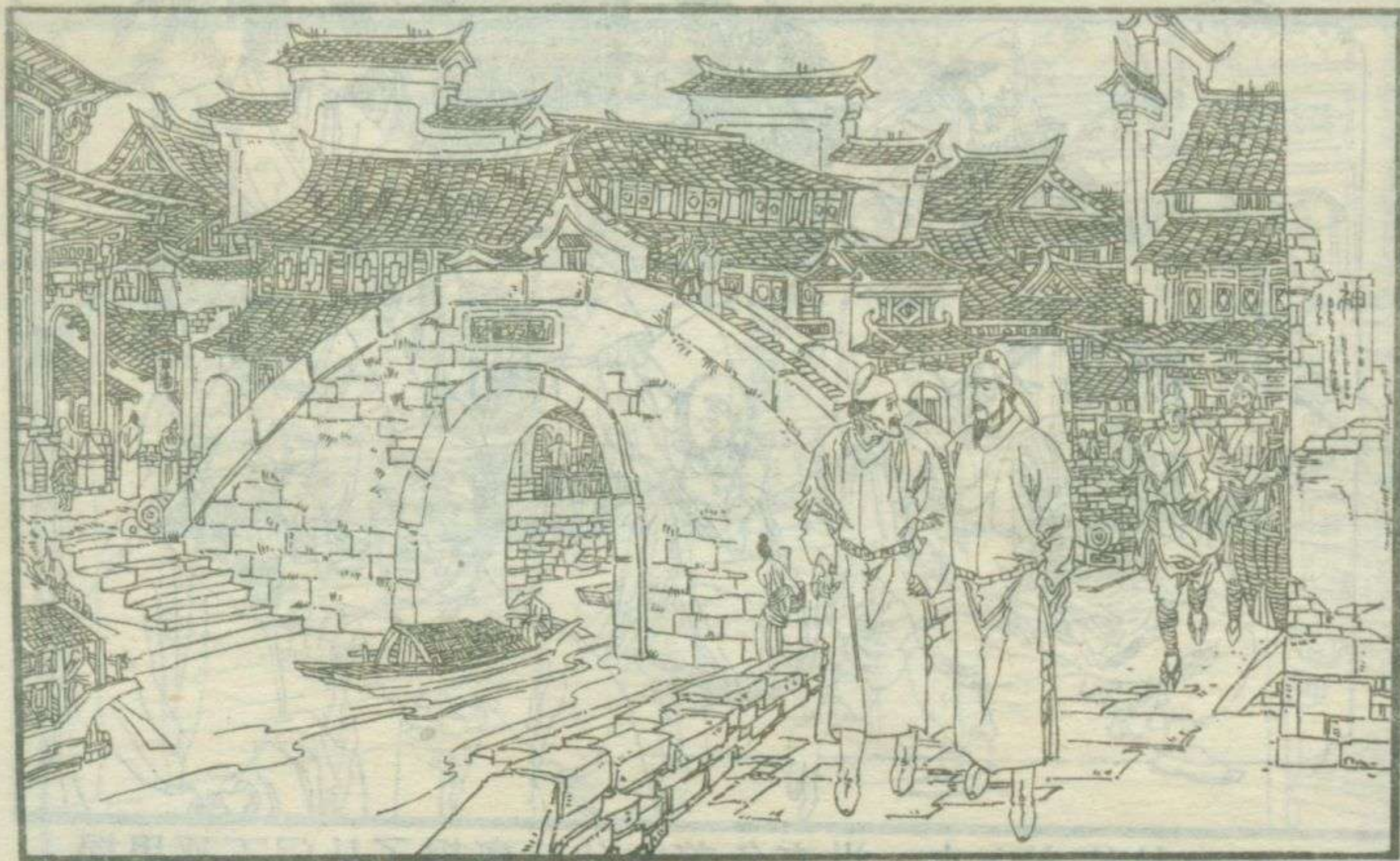
(71)突然，狄公问道：“令尊生前作画一向都在何处？”倪琦略想一想，说道：“迷宫近处有座小轩，家父生前常在那里吟诗作画。若是老门丁看管得好，恐家父当年用过的画案仍在那里。”



(72) 末了，狄公再想打听倪寿乾在兰坊有哪些好友至交，倪琦推说其父在此无一友朋。狄公见倪琦十分狡黠，待人外松内紧，处处设防，难以从他嘴里问出些许情况，便起身告辞了。



(73) 从倪宅出来，洪亮急着向狄公禀报了从门丁那里探得的情况。倪琦乃一纨绔子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却对舞拳弄棒之事很感兴趣。他已将中院辟为演武校场，常一连数个时辰坐在场边为演武家丁喝采助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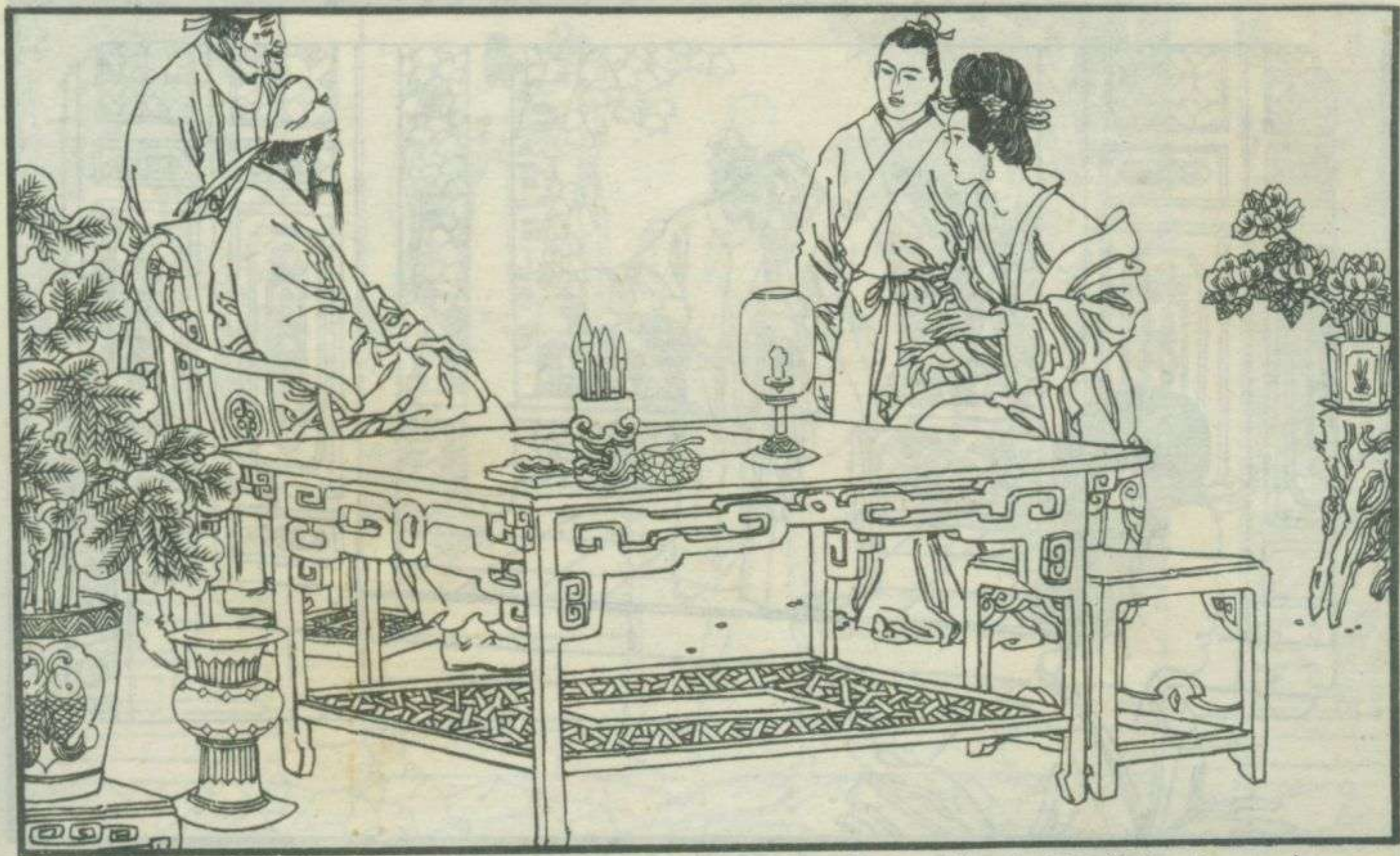
(74) 据门丁反映，倪琦曾以重金聘请钱牟手下勇士为他效命，钱牟虽是不乐，却也未认真计较。他甚至越界聘得胡兵来宅中教家丁使用胡兵弓箭，传授胡兵布阵之法，以防胡兵前来洗劫兰坊。



(75)倪寿乾生前对儿子管教甚严，终前留下遗言，东城外那片田庄须保持原样，不得更动。倪琦自父亲死后确从未去过。狄公听后，说道：“不日我欲去那迷宫亲眼一瞧，便能见分晓。”



(76) 回到县衙，忽报梅氏母子前来求见。狄公见倪珊长得俊秀，聪颖过人，甚是喜爱。他问梅氏，倪寿乾在世时，倪琦如何侍奉父亲。梅氏道，倪琦对父亲百依百顺，十分孝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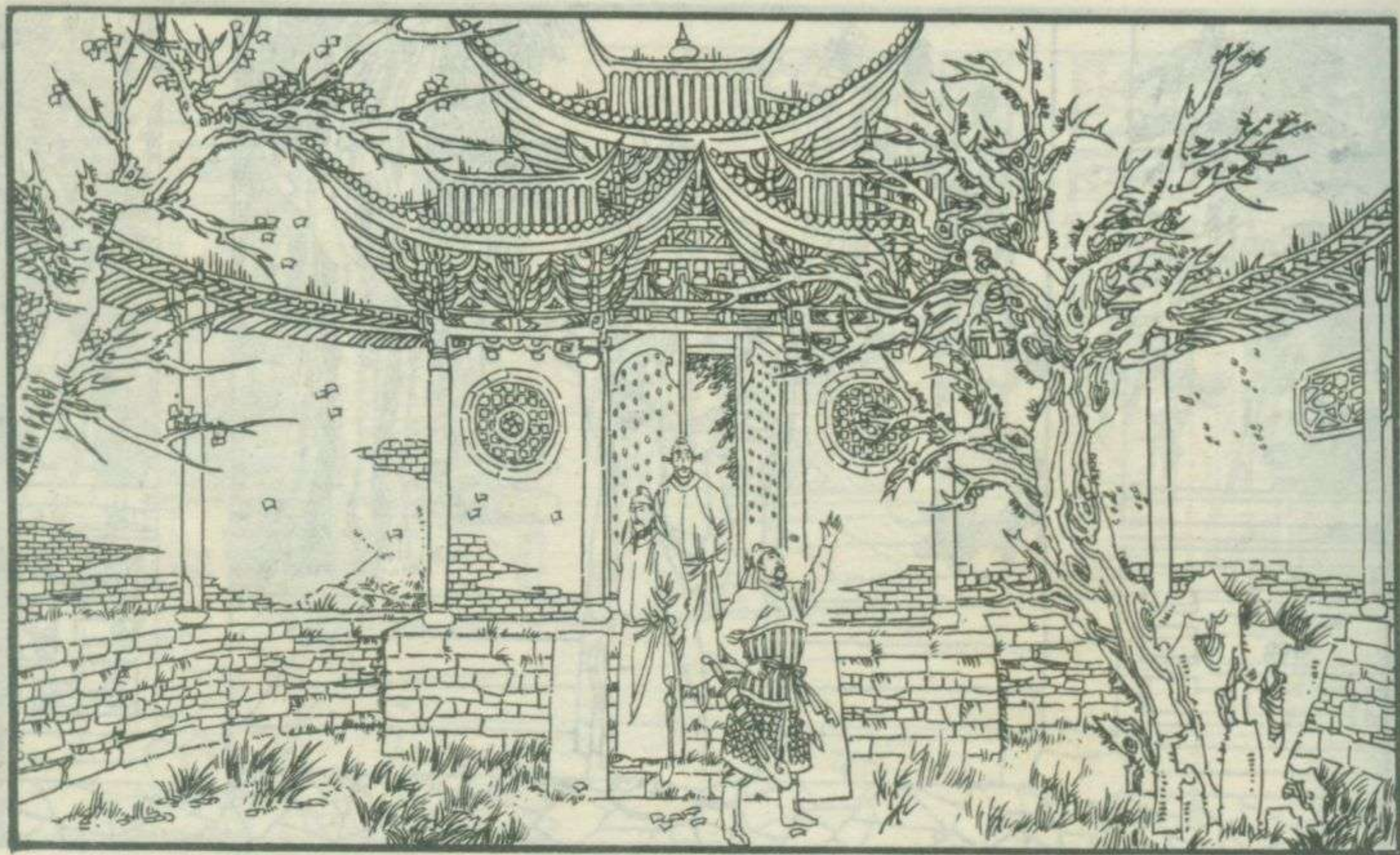
(77)谈到倪寿乾生前在兰坊的好友，梅氏道：“先夫一向喜好清静，与人交往极少，不过有一次他曾讲过，离城不远的山中住着他的一位至交，平生十分景仰，只是从未讲起过名姓。”



(78) 据梅氏回忆，那人曾来宅上见过倪寿乾一面，是个农家打扮的老翁。倪寿乾亲自恭迎，携手请老翁书斋长叙，数时不出。那人定是倪公的旧友，深藏山间的一名隐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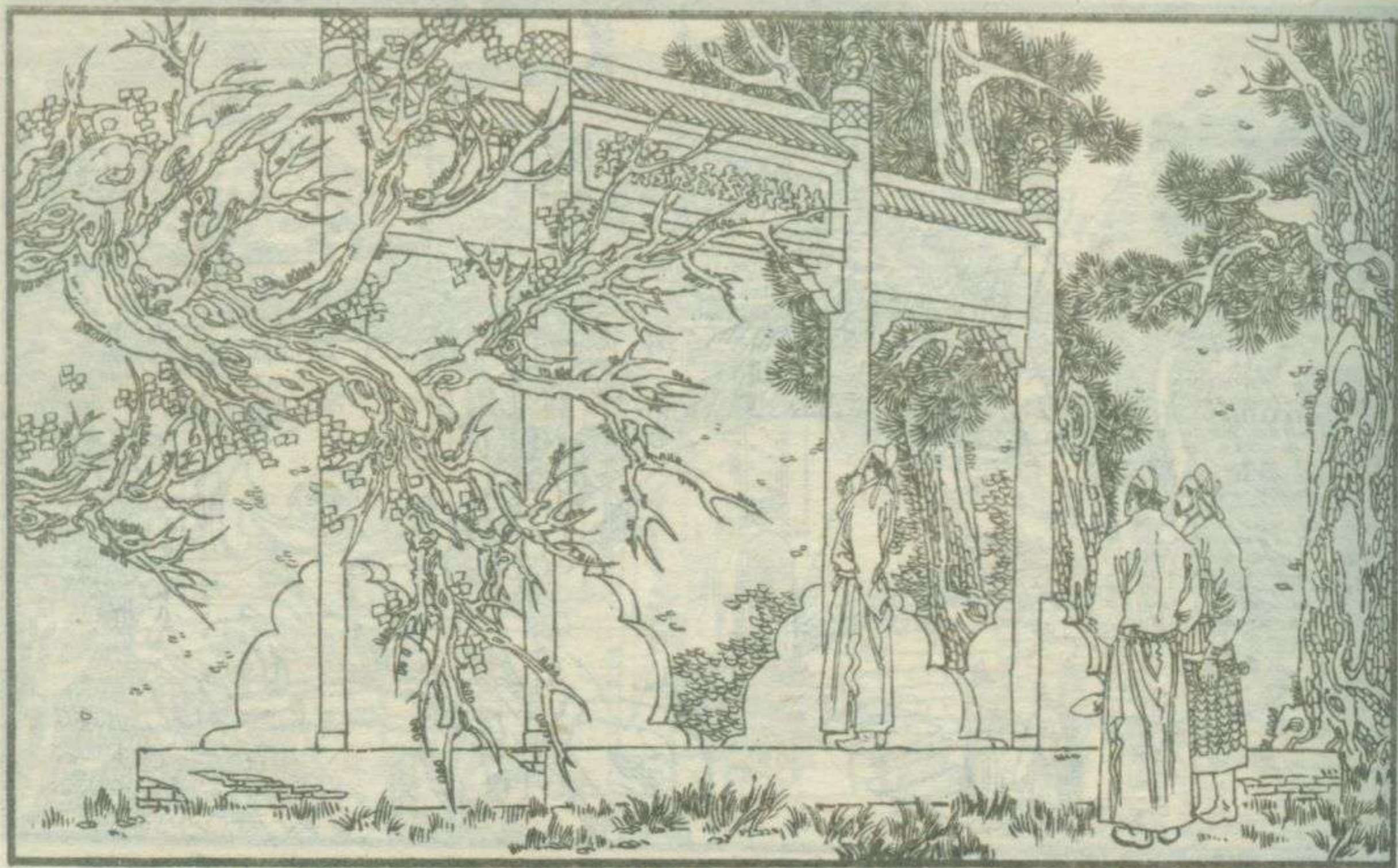
(79)接着，狄公问起倪寿乾书画的藏处，梅氏闻言连连摇头：“妾身边没有，老爷可向倪琦索取，他手中少不得要收藏几幅。”狄公思量梅氏言之实情，遂吩咐洪亮送他母子两人出衙。



(80) 午饭后，狄公一行去东城门外倪家田庄。进门一瞧，遍地杂草丛生，一片荒凉。马荣高声叫道：“门子何在？”连唤数声，无人回答。



(81) 三人缓缓向园后围墙木门走去。走近抬头一瞧，拱门上方石板上铭刻有字：莫道盘陀千里远，通心只在咫尺间。狄公自语道：“此处定是迷宫入口了。”



(82) 这龙飞凤舞的草书，狄公平生还是第一次看到。笔者名为“鹤衣隐士”。这罕见的盖世神笔，狄公由衷地佩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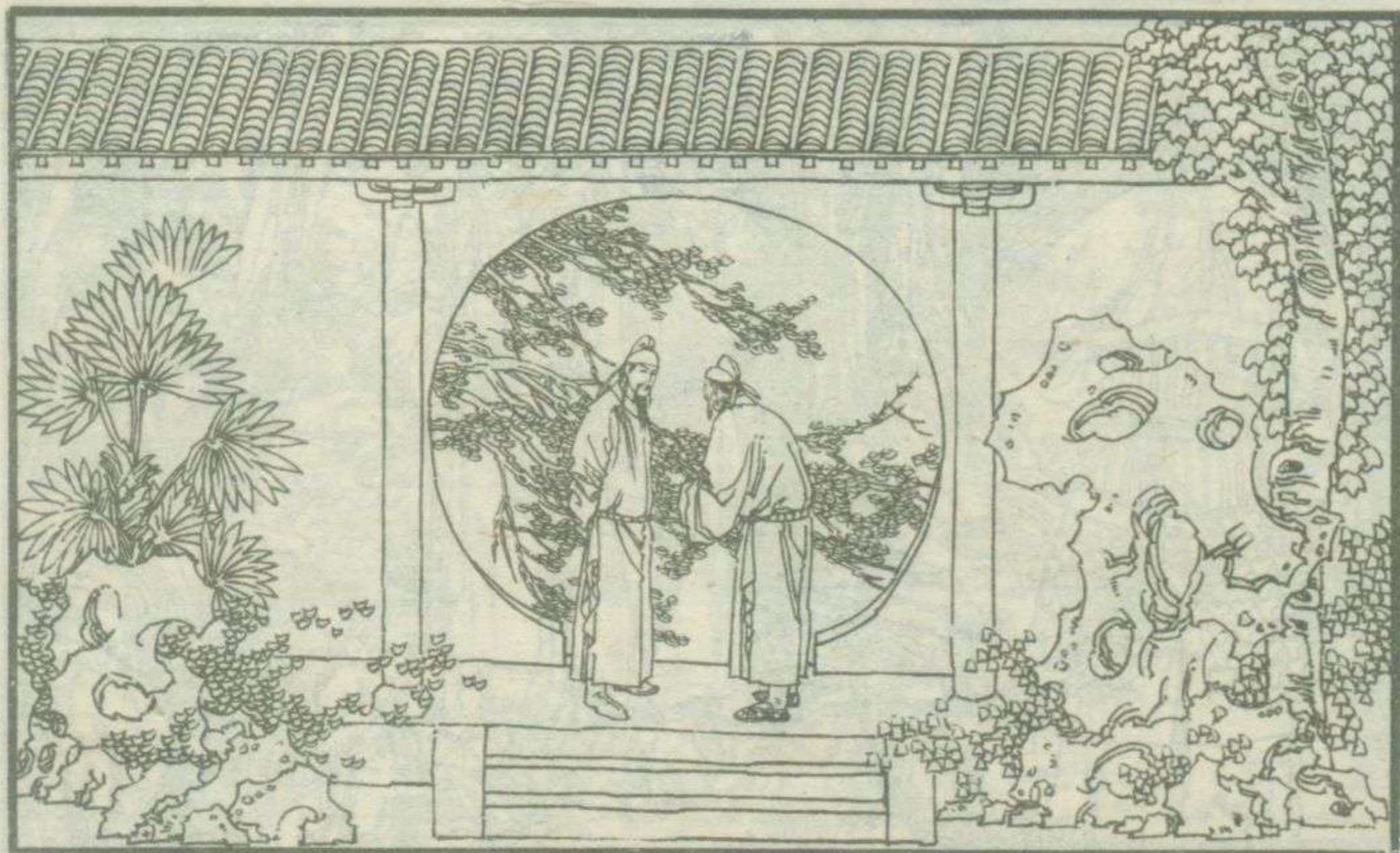
(83) 狄公走过拱门，一棵松树下立有碑石一方，上刻“入口”两字。再向前便是一条阴暗潮湿的绿色小道，先直后弯，于拐弯处不见了尽头。狄公转过身一看，有块大圆石上写了“出口”两字。



(84)狄公长叹一声：“宫中路径不知，只恐进得去，出不来，还是不要贸然进入为好。”便命马荣攀上一高大杉树，看看这迷宫究竟是何样形状，何等大小。马荣喜道：“这有何难。”纵身一跳，攀上了树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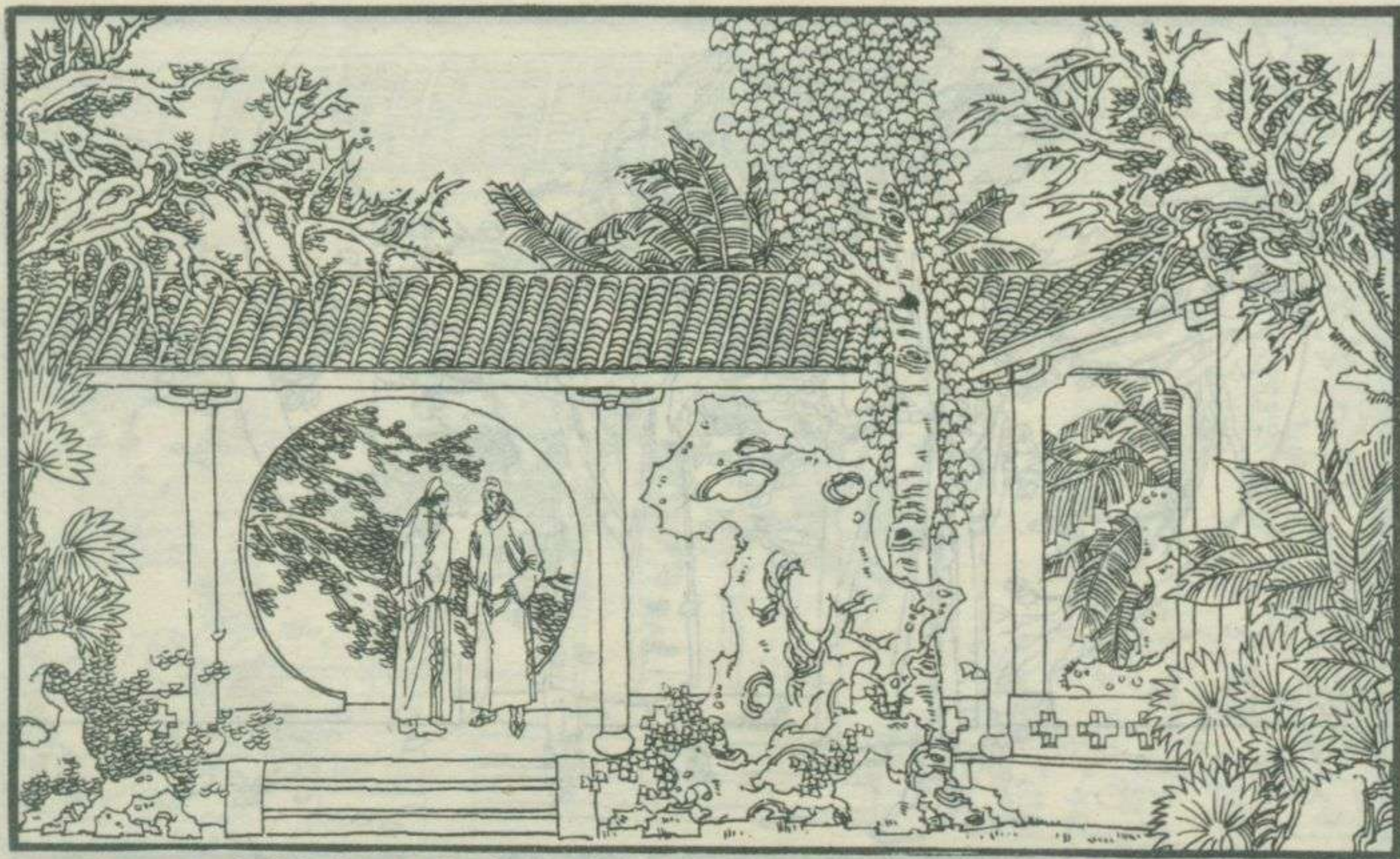
(85)少顷，马荣从树上跳下，禀道：“这迷宫足有几百亩地大小，形如蜘蛛网，只因处处树顶毗连，看不清路径，也不曾看见房顶、亭尖之物。”狄公听后道：“倪寿乾每日进宫一次，宫中怎能没有书斋画亭？”



(86) 三人回到县衙，狄公唤来档房馆吏问话：可知兰坊有一位鹤衣隐士？老馆吏回道：“老爷，这鹤衣先生一直隐居于南城门外万寿山中，苦心修炼，以求不老长生，谁也不知他现在多大高寿。”



(87) 狄公表示很想一见鹤衣先生。老馆吏面露难色，说此事恐不易成功，老先生自息影深山老林之后，不出山口，不见宾客，早与尘世隔绝了。狄公觉得此人与众不同，决意要去寻访。



(88)老馆吏见狄公十分坚决，便道：“老爷，南郊万寿山路窄坡陡，山高谷深，即便二人小轿也上不了山去，只能步行进山”狄公说了声：“多谢指点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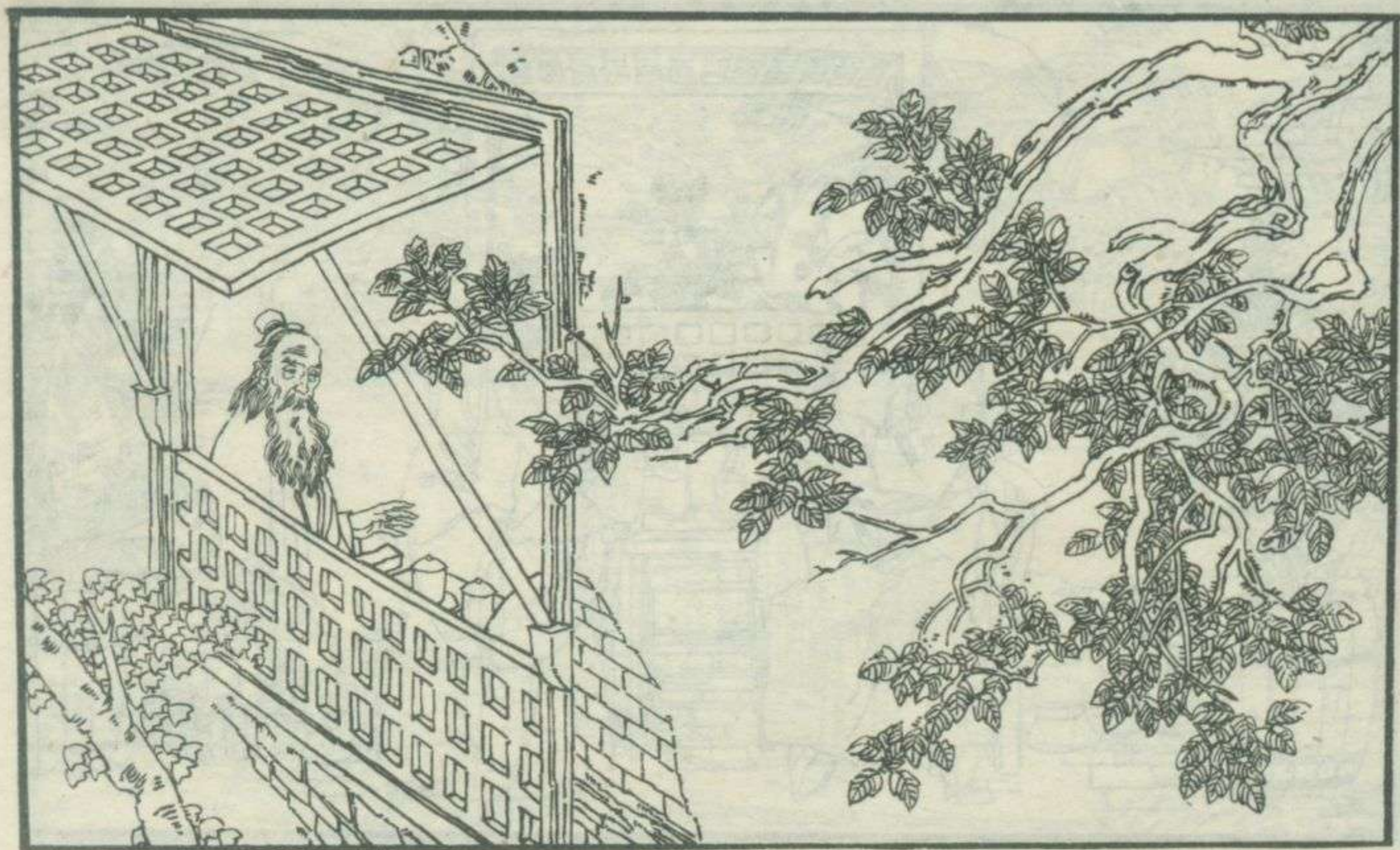
(89)第二天，狄公扮作江湖郎中，只带洪亮一人去万寿山中寻访鹤衣先生。二人沿石径攀山不止，一口气登上峰巅青龙岭。稍事休息，又下羊肠小道进入深谷。



(90) 两人拨荆棘、穿草丛，来到一扇竹门门首。门内是一座小花园，景色极佳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狄公见一老者正俯身浇灌花木，这才喊道：“老丈可是鹤衣先生么？”



(91)老者正是鹤衣隐士,他略一点头,引狄公进入屋内。坐定,狄公忙道:“晚生乃一不速之客,诸多打搅,万望涵容。先生,你……”



(92) 谁知“你”字刚一出口，鹤衣先生就接口道：“倪！哈哈，你是倪门宗亲！”狄公心里豁然开朗，钱牟死前曾吐出“你”字，恐是指同党姓“倪”，只因钱牟很快断了气，难以追问下去。



(93) 鹤衣先生又插上话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！自那次我与倪公叙话后，转眼已是十年有余，却再也没有相见，想来他已故世八九年了。昔年倪公与我在京师同窗同门，同作同憩，情同手足，于今已七十年了。”



(94) 鹤衣先生又说道：“倪公为官一生，可谓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。他却对其不肖之子倪琦家教丢弃一边，以致倪琦堕落成性，不可救药。他心灰意懒，弃官来到兰坊，意欲以田园之乐，终其天年。”



(95) 谈话间，鹤衣先生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张条幅，说是倪寿乾的手迹。狄公近前一瞧，方看清落款写了“宁馨簪倪寿乾敬书”。对照倪寿乾画轴上的笔迹，确为他人伪造。狄公庆幸这一趟收获不小。



(96) 狄公小心说道：“晚生有一事不明，尚请先生指点。”
鹤衣先生接口道：“一事不明？我劝你脚踏实地，好生查访，
切忌舍近求远，莫做缘木求鱼的蠢事，也许有朝一日你能
找到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。失陪了！”



(97)狄公等主人离去后，自出前门。经鹤衣先生指点，狄公对倪寿乾遗产一案，解开迷宫之谜，已成竹在胸。于是命洪亮急回县衙议事。



(98) 两人下得山来，上马回城。内衙中，马荣、乔泰将捕获番胡头领乌尔金一事，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。狄公听完，连声赞道：“好！好！洪亮，传唤倪琦到堂候审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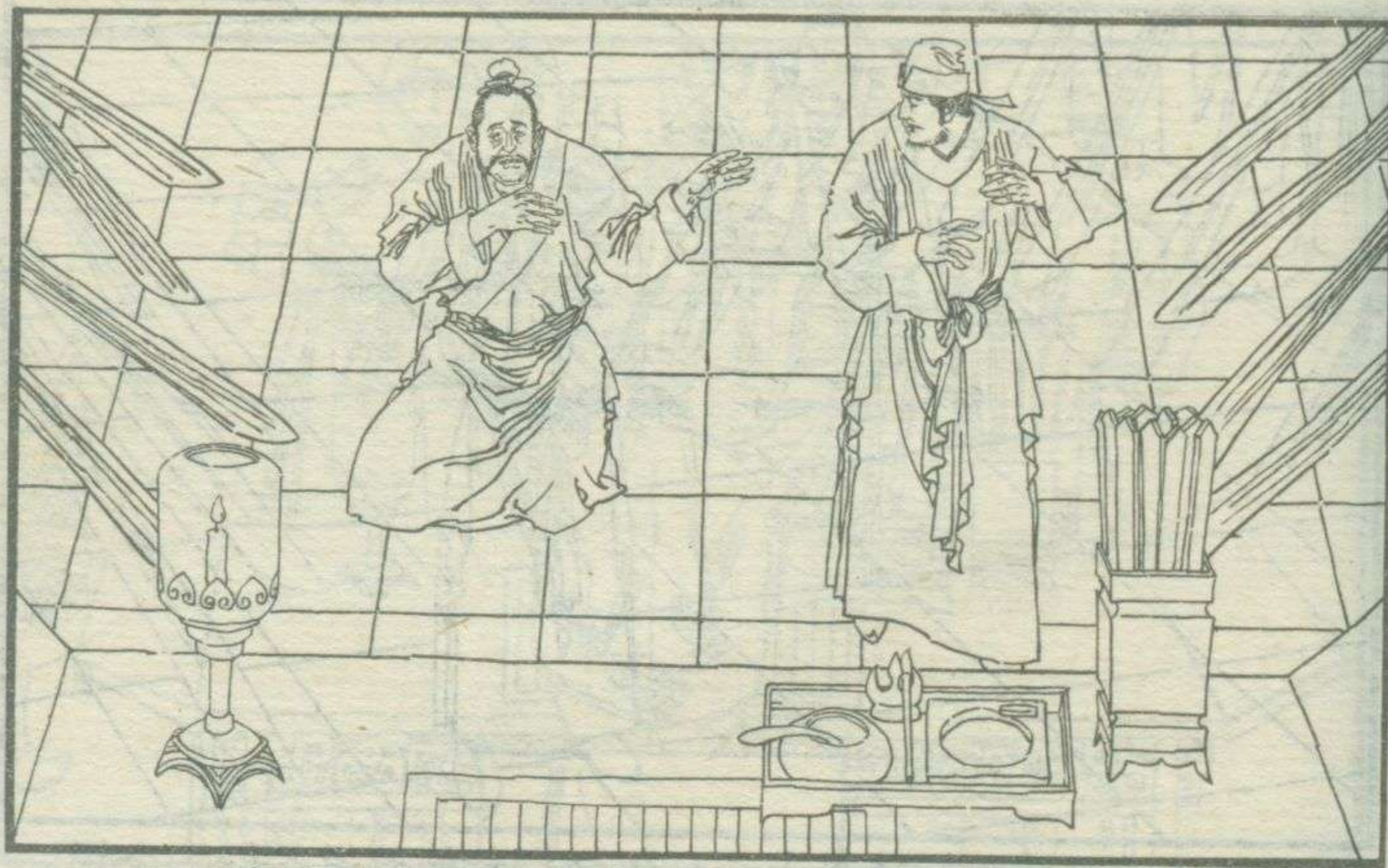
(99)三通鼓罢，晚堂开审乌尔金。狄公惊堂木一击，高声道：“乌尔金，你杀人掳掠，犯下大罪。你一区番胡头领，孤掌难鸣，能成何气候？你若想得个好死，就须将你阴谋如实招供，且说出在兰坊的内奸名姓！”



(100) 起初, 乌尔金坚不吐实言, 狄公动了大刑, 冷冷道: “你不见棺材不掉泪, 本县已将你同党请来了!” 示意马荣去堂下传人。



(101) 等马荣将倪琦带上，乌尔金指着他骂道：“好一个叛贼！你这个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之徒，今生不得好死！”倪琦故作镇静，说道：“狄老爷，此人疯疯癫癫，休要听他一派胡言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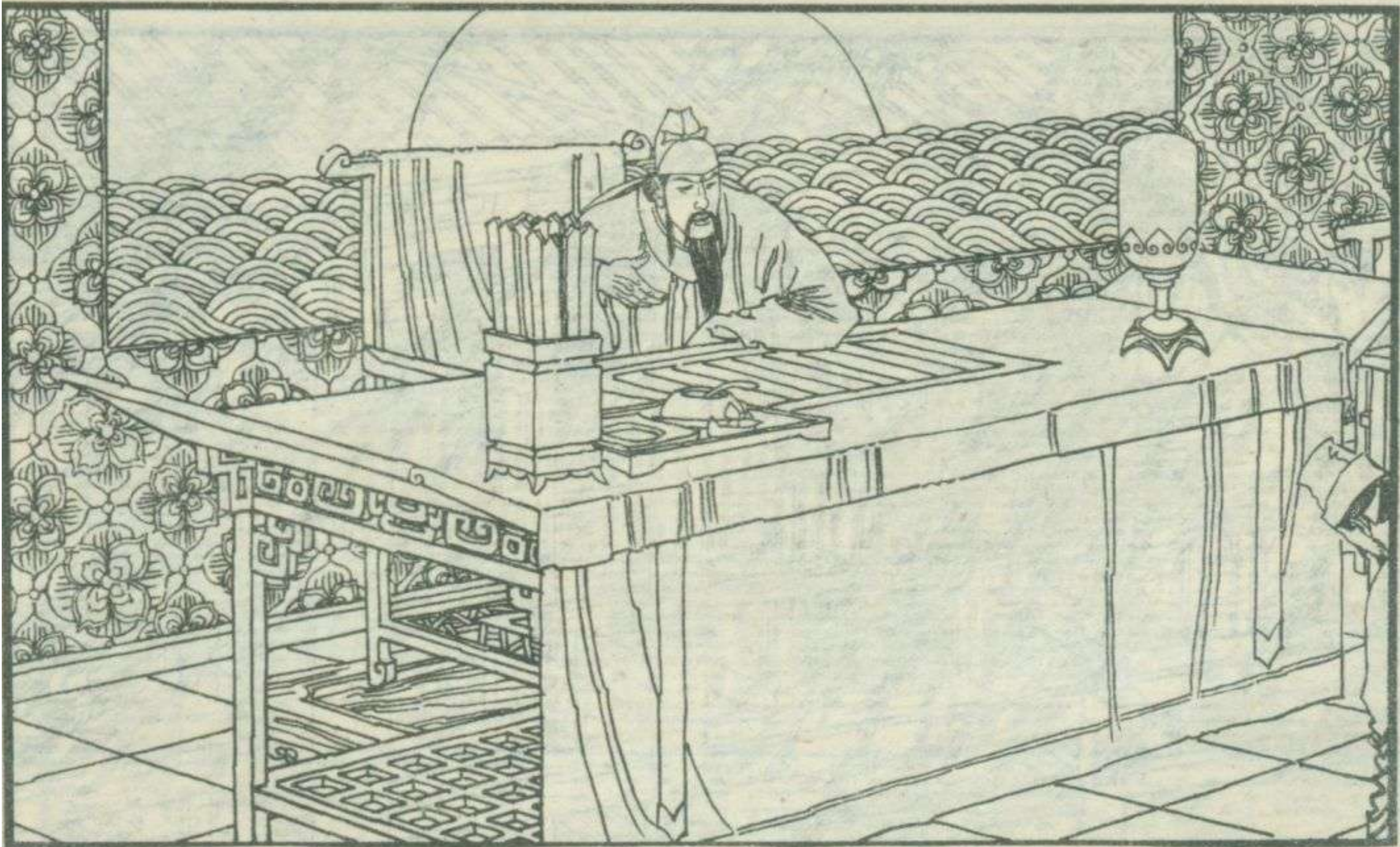
(102)狄公不予理会，对乌尔金问道：“倪琦宅中你还有哪些同党？”乌尔金供出两个胡人名字，即为倪琦聘来，在宅中拜为教习的两名武士。同时，还将城中内奸的人一一说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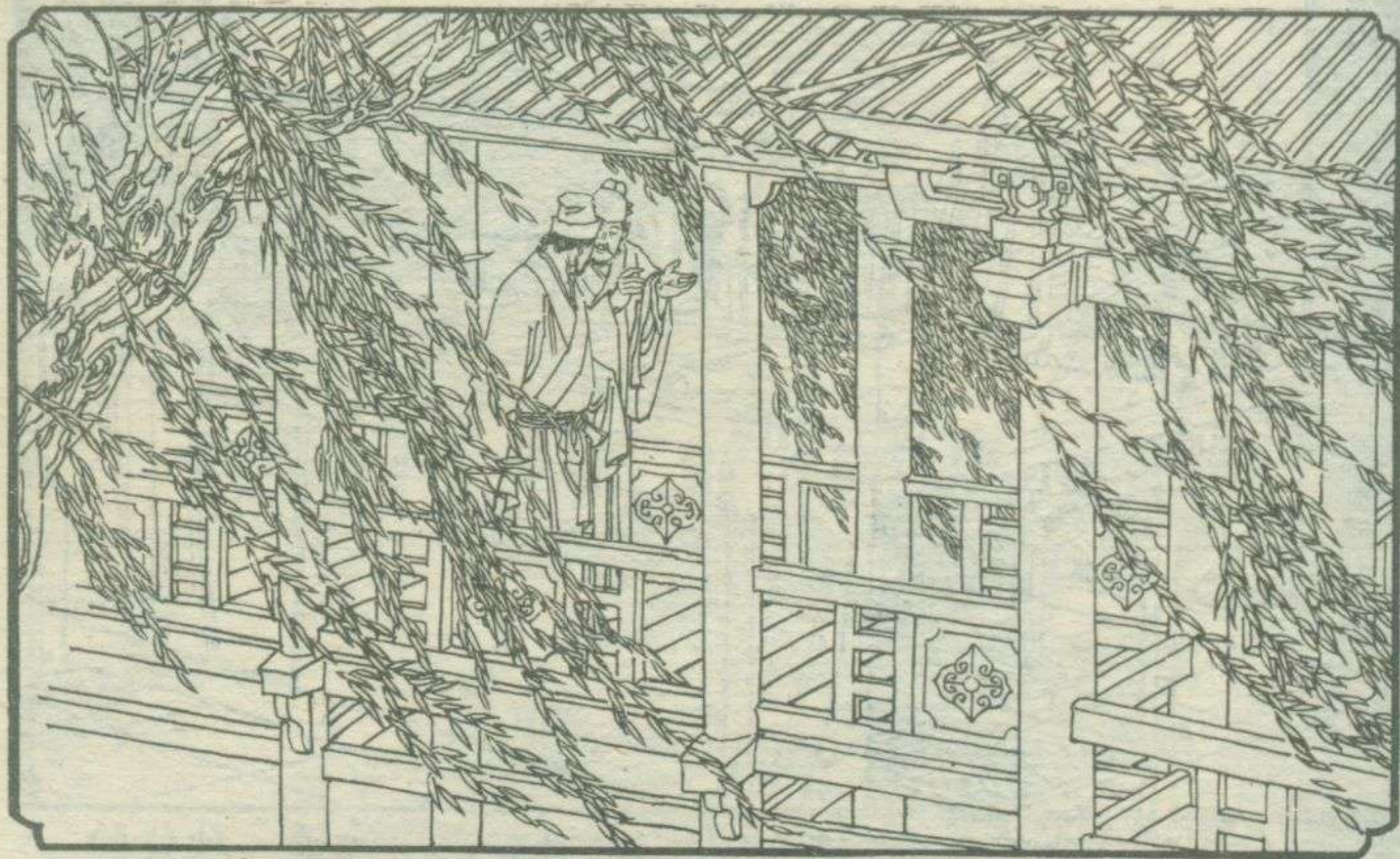
(103) 在狄公再三追问下，乌尔金又供出了杀害潘县令一事。四年前一日，倪琦赠他纹银十两，命他去县衙报官，假说倪琦与番胡头领使臣密会，欲谋不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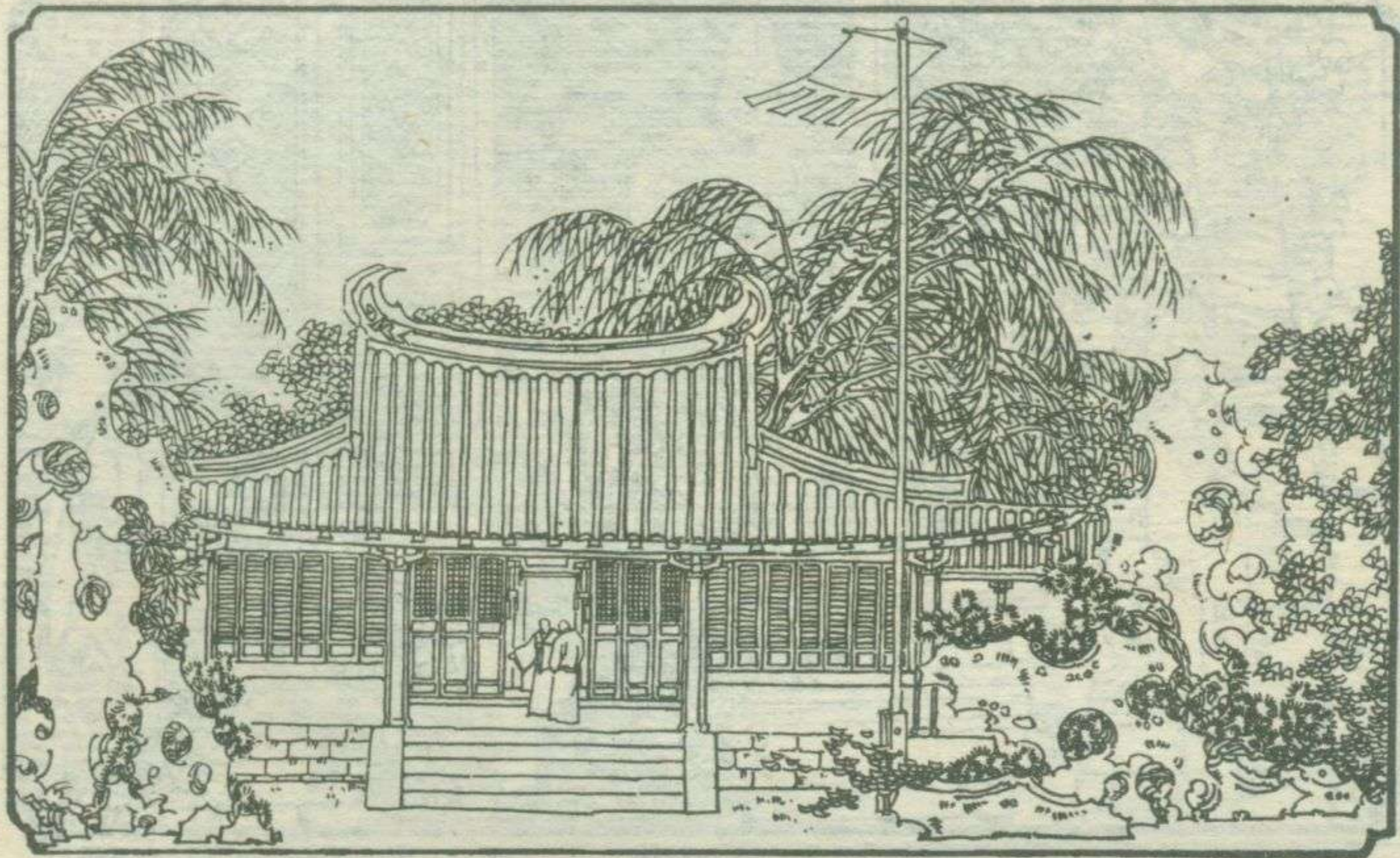
(104) 潘县令信以为真，只带两名随从由乌尔金引路前去捉拿。刚出城门，乌尔金飞起双刀，先将两随从结果了，然后一刀将潘县令砍翻，又将尸首拖至沿河。乌尔金供毕，在供单上画了押。



(105) 狄公命将乌金尔押进大牢，接着审讯倪琦。狄公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勾结番胡，图谋造反，按我大唐刑律应判凌迟。如能从实招来，本县便让你全尸。”倪琦眼见难以抵赖，便连连叩道：“小人死罪！死罪！”



(106) 多年来，倪琦仔细观察西疆情势，兰坊位处偏远之区，京城长安对它鞭长莫及，早有图谋独立称帝之意。他先怂恿钱牟在兰坊称霸，又向钱牟面授机宜，如何与上台官府周旋。此举正合钱牟心意，自然言听计从。



(107) 倪琦本应居于东城门附近旧宅，为了紧紧操纵钱牟，却选择了与钱宅仅隔半里的城西南水门。钱牟如有危难急事，只要在门口升起旗帜，倪琦即可看见，装扮成僧人步行而来密商。原来，钱牟的幕后军师即是倪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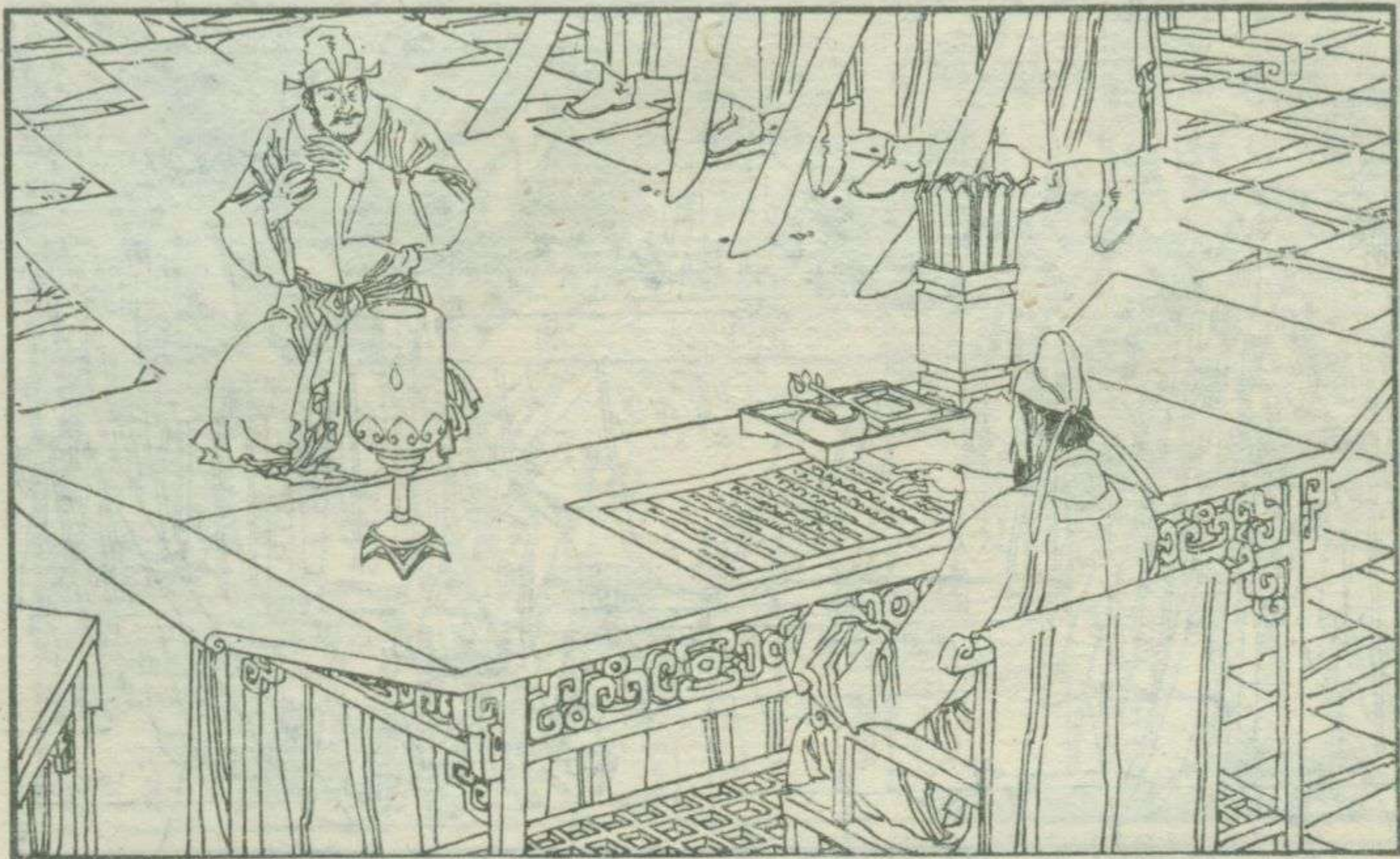
(108) 倪琦所以要争取胡兵相助，一是因为钱牟虽早已控制兰坊，但若公开与朝廷对抗，他这点人马却不能济事；二是因为倪琦手中没有兵力，钱牟不会俯首贴耳，拥他为君。倪琦便决定与番胡勾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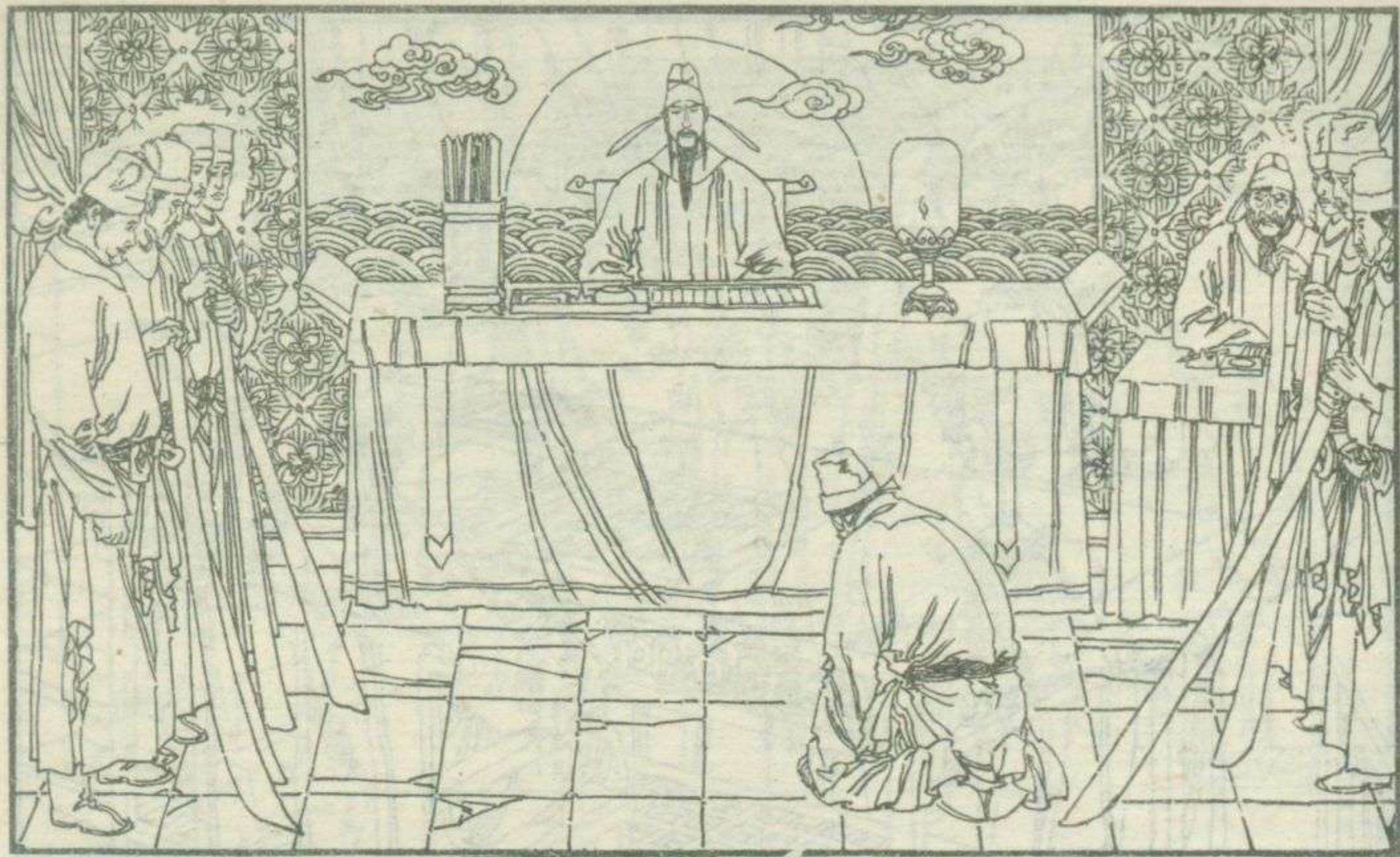
(109) 正在这时，潘县令到兰坊上任，倪琦写给番胡头领的密信正巧落入县令手中。因案情重大，倪琦不得不命乌尔金将县令诱出城外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事后，倪琦谎报朝廷，才将一场风波平息。



(110) 钱牟被捕后，倪琦怕钱牟熬不过大刑，坏了他的大事，决定趁官军无防，火速行动，经乌尔金内外联络，三路胡兵聚集于城西郊外。不料狄公先下手为强，使倪琦功亏一篑，黄梁一场。



(111) 作乱之案审完，狄公紧接着追问倪寿乾画轴一事。倪琦道：“原遗嘱写明家产由我兄弟两人平分，故我将它毁了，又将一份伪件插入画轴夹层之中。这样，我就自然成了亡父全部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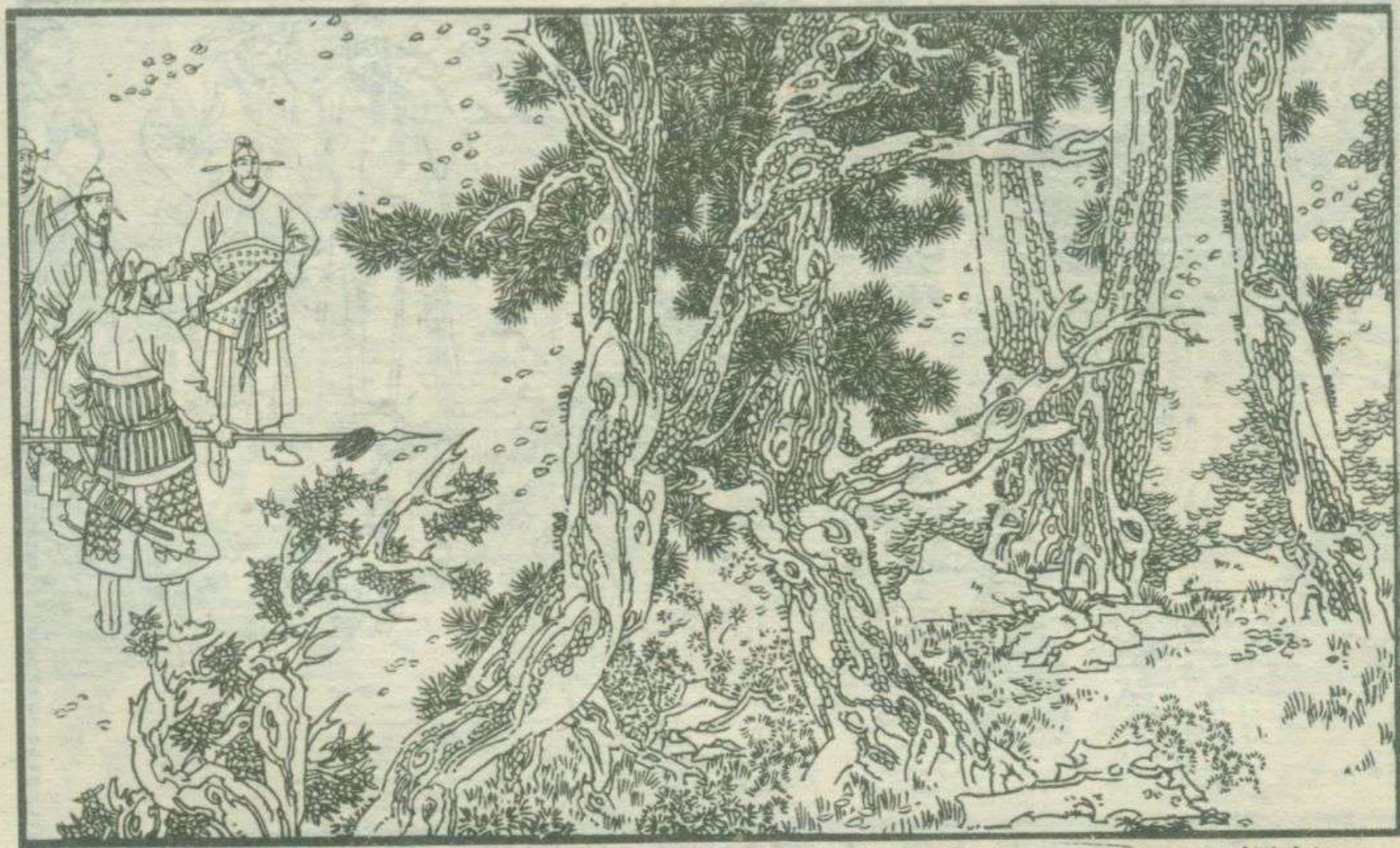
(112) 狄公道：“倪琦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的一切罪恶勾当均在本县掌握之中。”倪琦低垂着头，叹服狄公断案如神。



(113) 半个时辰之后，狄公一行来到倪寿乾东郊别墅迷宫。为做到进得去、出得来，狄公安排每向前二丈距离，即有一名衙卒站岗，首尾呼应。又命马荣持枪在前开道，以防陷井，以及猛兽蛇蜥等袭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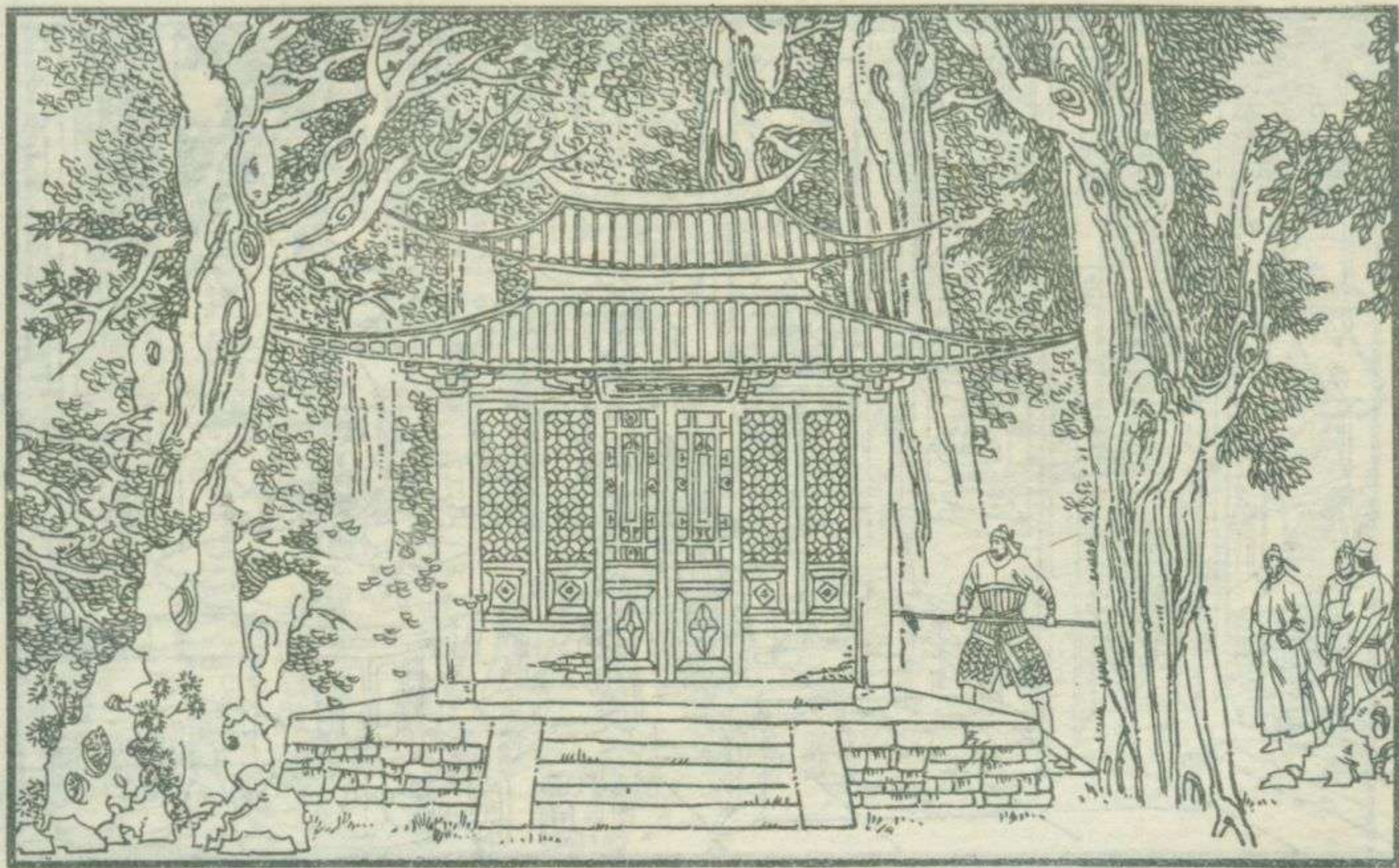
(114)一行进入迷宫，宫中十分昏暗，腐叶败枝发出阵阵臭气。走过第一、第二路标，马荣在两棵松树间将浓枝密叶一拨，见一条三尺长短的赤色蝰蛇正于腐叶上爬过，一眨眼钻进树根洞中不见了。



(115) 狄公一行上了小径，往右走到拐弯处，只见五棵长松分立路边，一边三棵，一边两棵。狄公喜道：“据画轴所示，亭阁一定离此处不远了。”



(116) 谁知没走几步，马荣双脚陷入泥潭。狄公浓眉皱起：自入宫至此，处处按图探路，倒也十分顺利，怎么到了这里竟断了进路？便命马荣好好寻找路径。



(117) 幸喜水池不大，狄公、马荣寻出路石，一步一步到达彼岸。狄公拨开垂枝一看，前面一棵大杉树下有座石亭，门上方横匾上，“宁馨簪”三个金字清楚可见，命衙役将此亭团团围住。



(118) 一行进得亭内，中央石桌上有一玉匳，约一尺见方。狄公拂去盖上尘土，将匳盖揭了，取出一黄布小包。狄公说道：“这便是倪寿乾留下的遗嘱了！”

若是倪琦(革面洗心)

改邪歸正

他與

倪珊

則家

產各

半若

是他怕要不得不可救

藥金部家產則歸

倪珊一人所求者祇盼

有識縣主慧眼識破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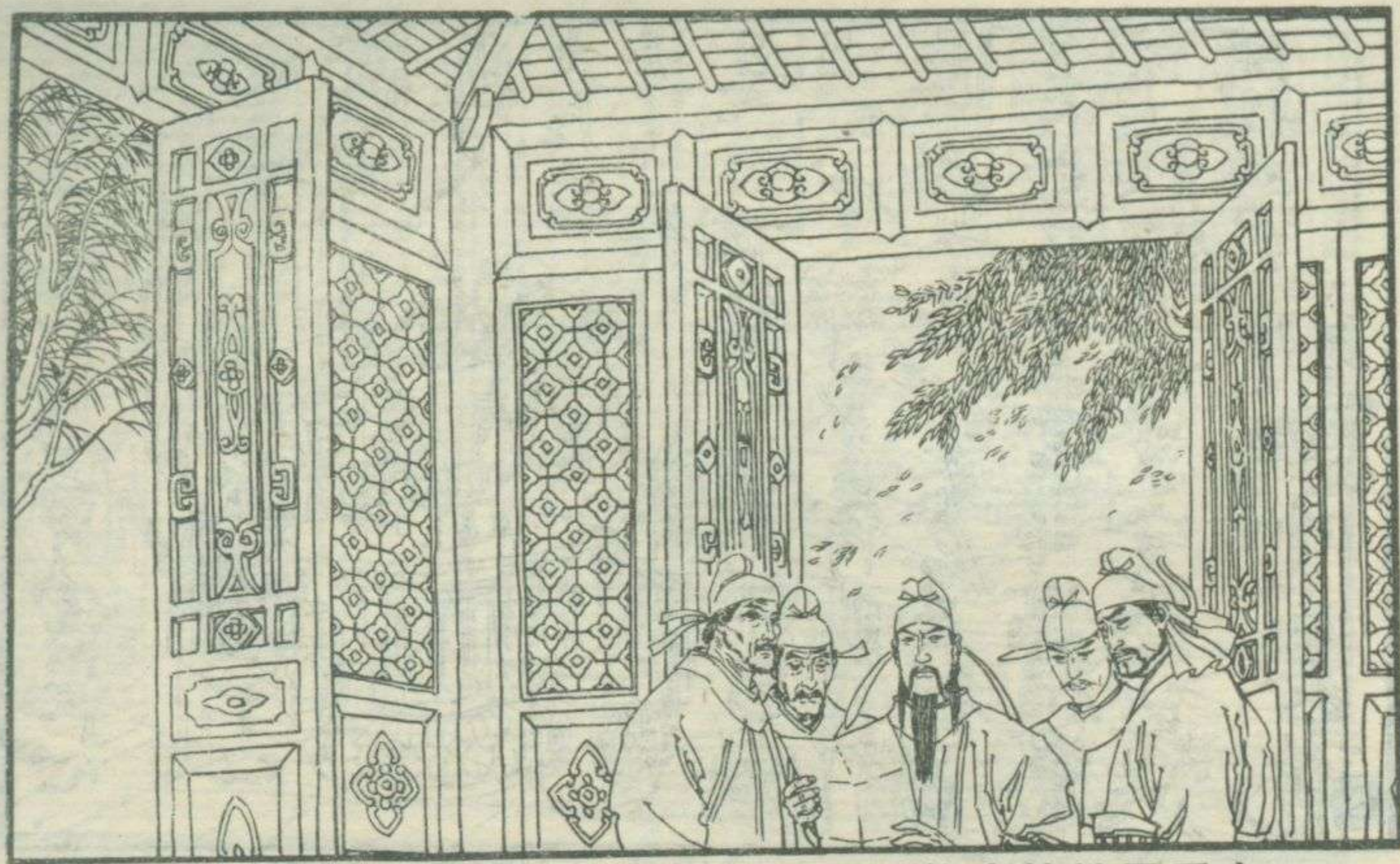
中隱意於迷宮中將此

遺囑取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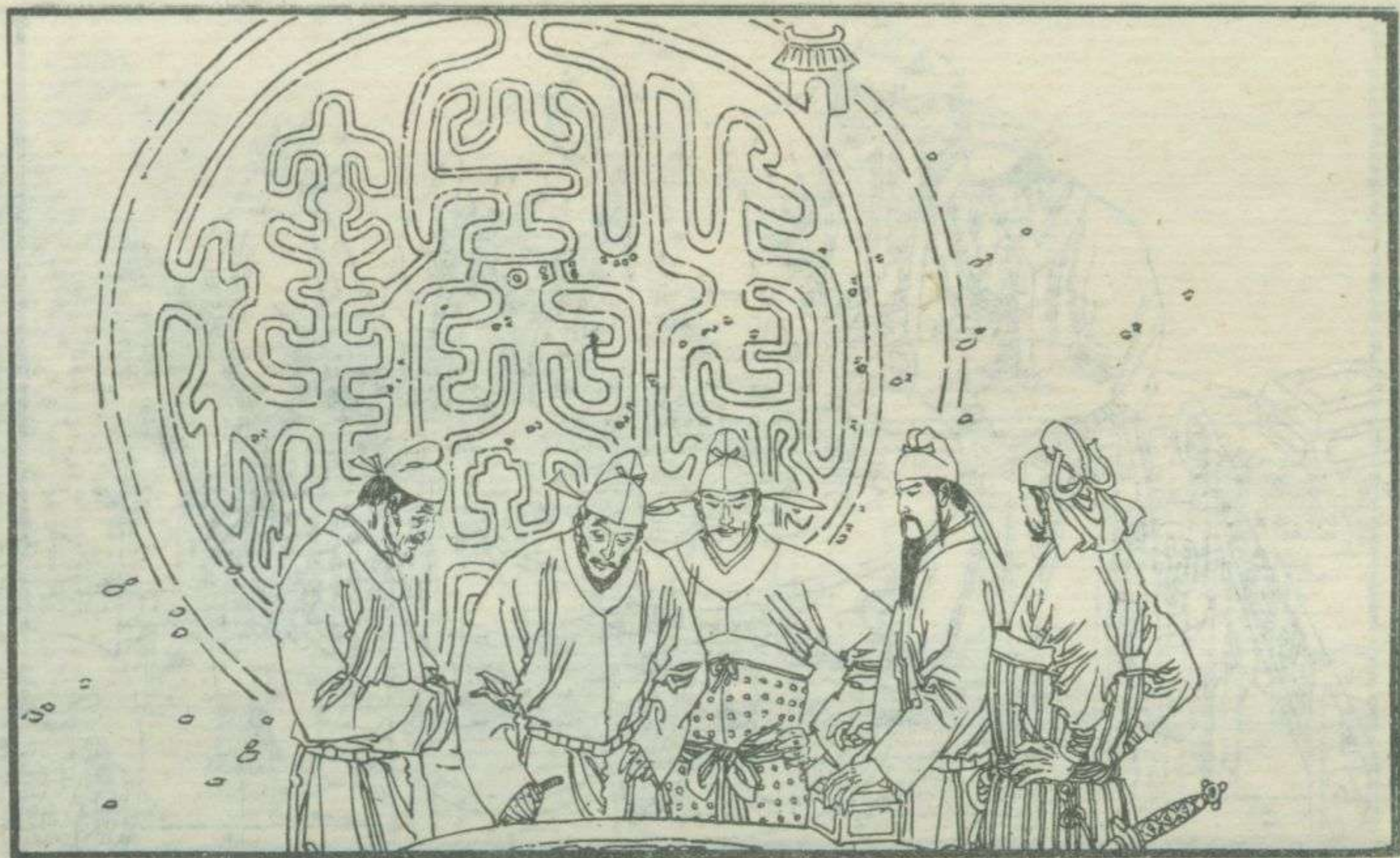
主囑人倪琦乾



(119) 遺囑写道：“……长子倪琦心有邪念，惹事生非，犯上作乱则在所不保。……身后家产若由两子平分，则幼儿倪珊性命不保，故终前于病榻之上留下虚假遗言，却将真实遗文书于此卷之上。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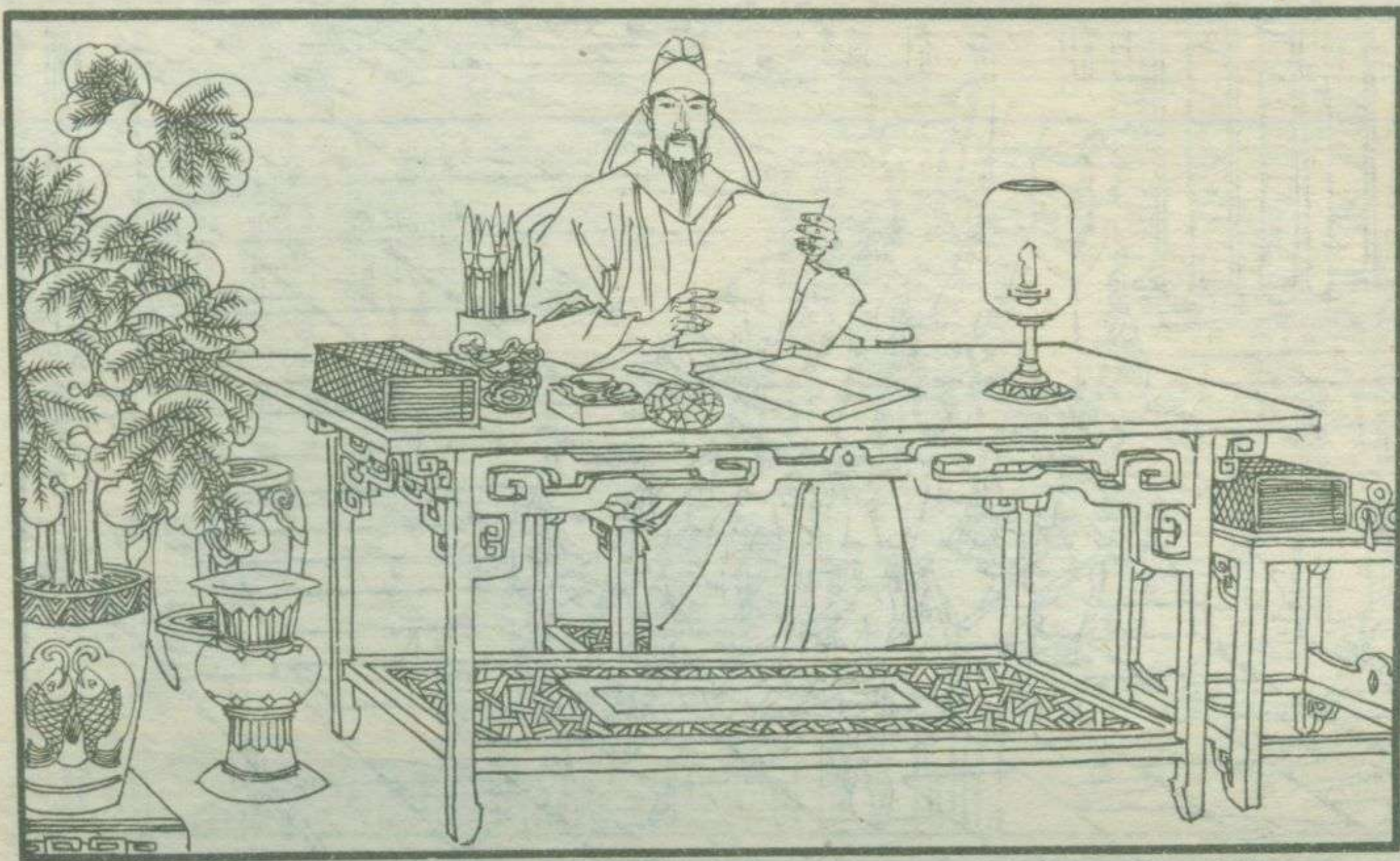
(120) 这遗嘱旁另有附文一纸，上写：“倪寿乾教子无方，致使长子倪琦犯下罪戾。倪寿乾一无所求，恳请对倪琦从轻发落。”狄公读罢此文，深为倪寿乾肺腑之言所动。



(121) 少顷，陶甘用尖刀将桌面上土垢轻轻刮去，一幅圆形图案渐渐显露出来。狄公低头一看，说道：“这必定是迷宫图，瞧，弯弯宫道正好组成了四字古篆——虚空楼阁。这‘虚空’两字便是倪寿乾辞官后内心的真实写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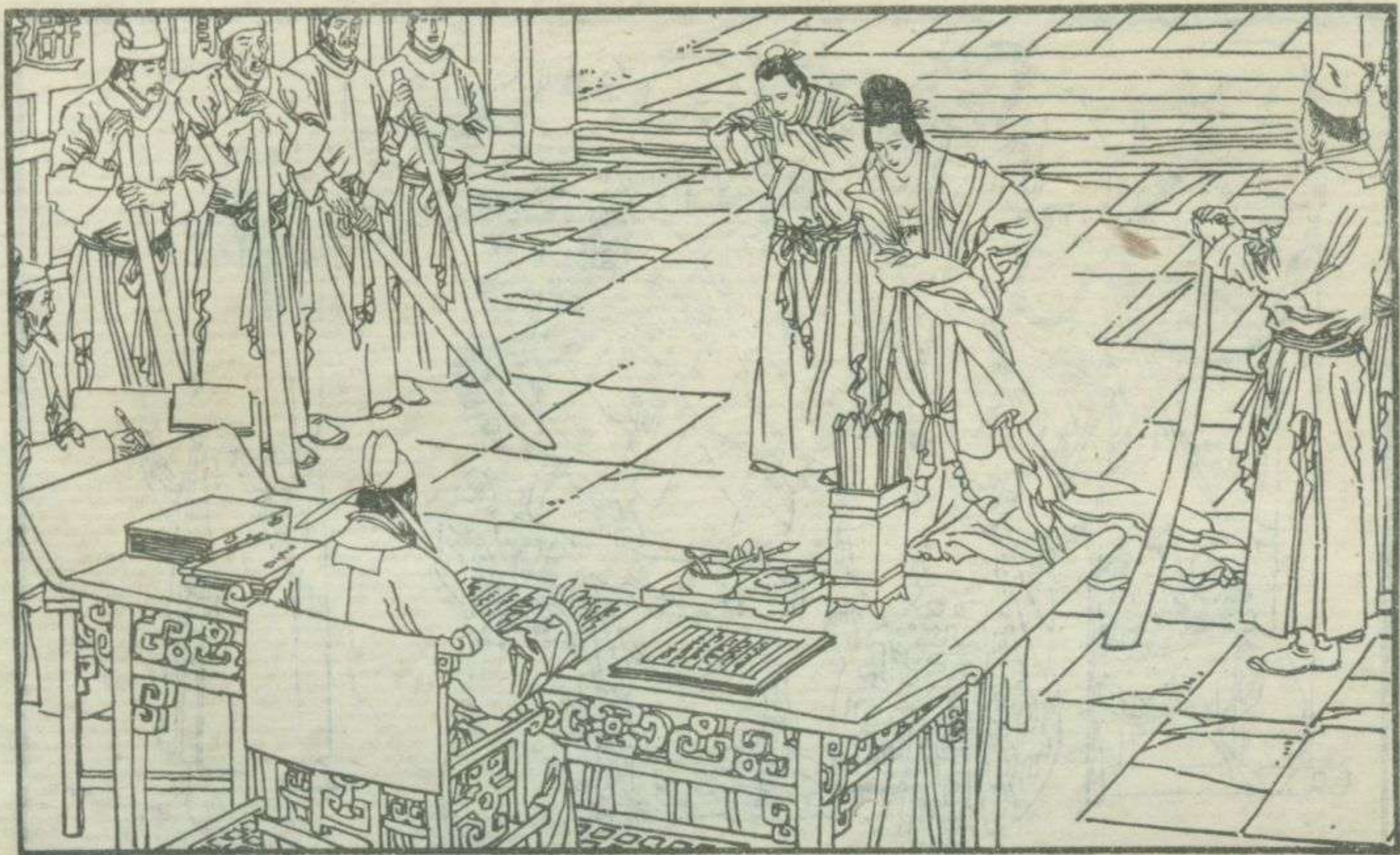
(122) 狄公又将迷宫图仔细看了，真是赞不绝口。若是某人从入口处进宫，须穿过整座迷宫方能到达出口，若不知捷径，则永远也找不到宫中这座亭阁。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称是。



(123)一日午后，狄公收到刑部批文，将倪琦一案了结。倪琦叛国谋反，罪大恶极，本应凌迟，念其生父倪寿乾乃朝廷功臣，故减为斩刑，人头免悬城门示众，其财产亦不予没收。



(124) 狄公又将倪寿乾遗文交倪琦观看。倪琦低头读了，未言一字 面如死灰。衙役上前将倪琦双手绑了，押下堂去。



(125) 接着，梅氏母子被引到堂上。狄公当众宣读倪寿乾遗嘱，倪门全部家产均由梅氏母子继承。梅氏母子连连道谢，以表感激之情。



(126) 迷宫案了结了，狄公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为官须清正廉明，尽忠报国啊！”

